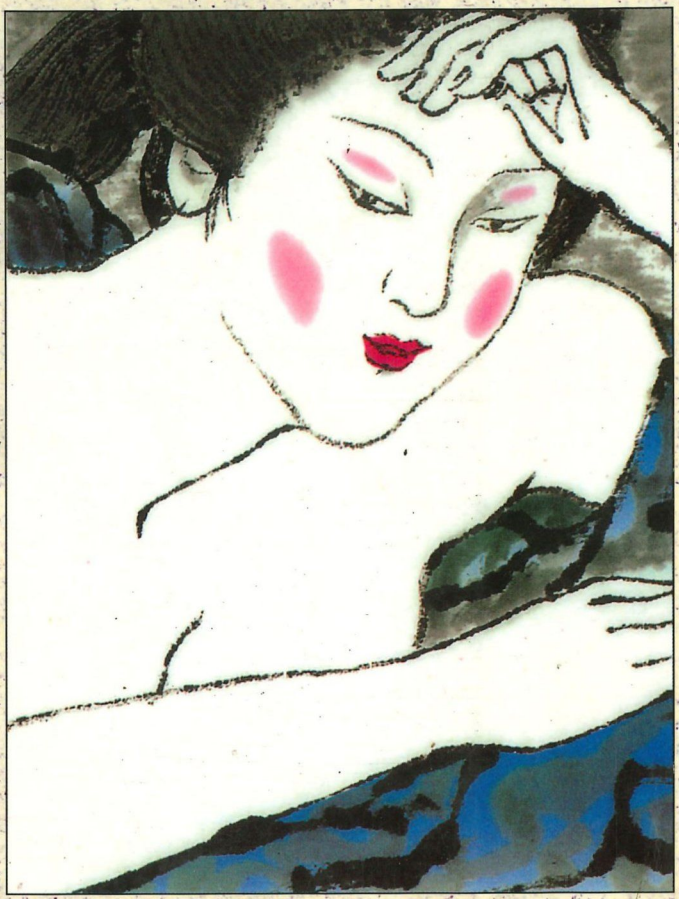
《東洋時代小說精選》

心灰意冷

小池一夫

上卷



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東洋時代小說精選》

心灰意冷

小池一夫 上卷

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東洋時代小說精選

心灰意冷

上卷

小池一夫

LIN YU

〔作者簡介〕

小池一夫

出生於東京。大學畢業後，師事時代小說作家山手樹一郎先生。自1970年執筆《帶子狼》以來，就一直從事創作。創作的範圍極爲廣泛、有小說，喜劇作品、電影、電視和舞台劇劇本，作詞等從時代劇到現代作品，甚至還出過有關高爾夫球的著作，可謂是全能的作家。1972年，創立小池書院的前身，即Studio Ship股份有限公司，主辦高爾夫球雜誌《Albotross View》。代表作品有《夢源氏劍祭文》、《斬首之朝》、《貳十手物語》、《半藏之門》、《疊捕傘次郎》、《春來了》、《阿凱悽慘的春季》、《修羅雪姬》、《克萊英格福里曼》、《新，太一啊！莫哭泣，無論如何都得爬起來》等。

ISBN 957-9593-84-1
00160
9 789579 593847

心灰意冷〈上卷〉

小池一夫／著
康明仁／譯

腳步聲。氣息聲。風聲一點都沒有發出。

無足無聲，精采絕倫，忍術中謂之「殺風」。

距離十步遠處，其中一人飛躍而起……

躍起的那人，舞起稍短的那把隨身的佩刀，從頭上反手砍了過來。忍術的驚人之處就在於能結合多數人的不同技藝，並且其中必定有採用高空下襲的攻擊之術。

槍林中，迎擊敵人的高空襲擊，幾乎不可能。

但是，主丞對付這必殺之技的手法，卻讓人驚嘆不已。

說時遲，那時快，他把身體往左邊一傾，同時朝著空中飛騰而來的敵人，在毫髮之間，投出一把小刀。與此同時，倒在地上的主丞等著對方慌張地把失去了目標的管槍拉回之際，從腰間劃出一道白光……

目錄

魚部●蛸魚之卷／5
魚部●早若狹之卷／42
魚部●日之出蝦之卷／55
魚部●鱧皮鐵鉋和之卷／80
菜部●紅葛溜之卷／105
菜部●筍絹皮之卷／157
菜部●蠟燒豆腐之卷／183

後書／小池一夫／231
隨想／妹尾河童／234

魚部・章魚之卷

1

腕下主丞穿過了高輪的大門。就在這時，午後六時的鐘聲響了。

咚……咚！

像是發自品川海底之下，那寒意沈沈的音色告知人們，今夜又是霜寒露冷。

「是兩個人嗎？……跟踪過來的……」

主丞雙唇露出一絲冷笑。身後的大門早已關上了。

連頭也沒回一下，他就徑直向江戶御府內走去。

花若開了～
是要告訴人們，山間裡的，哦～
使者已經來到～騎在馬鞍上啊～

主丞的聲音非常宏亮清澈，且富有彈性。

享保元年，臘月——

德川第八代將軍吉宗繼位未久，江戶城呈現一片喧嘩騷動之勢。政局不穩，人心惶惶，連死人都會跑出來亂竄，可以說是繁囂的「死走」（註：日文臘月稱爲「師走」，此處爲訛音「死走」——譯者）。

隱藏山間的～櫻花～

主丞身穿純白緞子的窄袖便服，推開暗夜，向前走去，從衣襟中凝睇紅絹的貼身襯衣。他光溜溜的脚踩著一雙大津石割的雪踏草履，在夜色中踽踽而行。每踏出一步，緋色的襯衣就在眼前鮮明地晃動着。

彎手折斷樹枝，做成路標～
深山裡迷爐滿山遍野～

倘若獻上博多的佩帶上未插大小兩刀，人們就會錯認他是女的，那麼妖艷。從熊谷笠上的塵埃，就可看出他是長途跋涉而來。

嘴裡哼的〈鞍馬天狗〉已傳到兩個跟踪而來的步卒耳朵裡去。

個頭稍高的一個只扛著管槍，他們倆都沒有帶行裝。

兩人距離主丞三十步。

並排在樹蔭底下，一旦……
一旦……

像是被謠曲所誘，兩人動了起來。

迅速——

腳步聲。

氣息聲。

風聲一點都沒有發出。

無足無聲，精采絕倫，忍術中謂之「殺風」。

距離十步遠處，其中一人飛躍而起。

與此同時，另一人把手中的管槍拉出一倍多長，向主丞襲擊。

躍起的那人，舞起稍短的那把隨身的佩刀，從頭上反手砍將過來。

忍術的驚人之處就在於能結合多數人的不同技藝，並且其中必定有採用高空下襲的攻擊之術。

槍林中，迎擊敵人的高空襲擊幾乎不可能。

但是，主丞對付這必殺之技的手法，卻讓人驚嘆不已。

說時遲，那時快，他把身體往左邊一傾，同時朝著空中飛騰而來的敵人，在毫髮之間，投出一把小刀。

與此同時，倒在地上的主丞等著對方慌張地把失去了目標的管槍拉回去，從腰間劃出一道白光。

戛然一聲，刀鞘讓管槍給擋了回來。

扔出刀鞘，讓管槍擋開，趁機挺起身子，站穩之後，砍了過去，動作一氣呵成，眞是神速無比。

一旦～目及櫻花～

謠曲終，主丞猶取防備之姿，右手的刀刃上血流成線。

「這叫唇寒流。吃了兩刀，感覺如何？」

一人被主丞扔出去的小刀刺中胸部，另一人逆向斜行的傷口處噴出大量鮮血。

「處理屍體，可得花很大的力氣。所以，就留你們一條性命。」

他從其中一人的胸口處拔出小刀。

「馬上回去，趕快止血，說不定還能保住性命。不過，到那時候，也許已唇寒身涼了。」

「故曰唇寒流。」

2

在江戶城裡數一數二的高級飯館八百善的大門口，女主人阿艷的腦子裡還迴旋著剛才發生的一切。眞是宛如一場夢。

名字也不問，來歷也不確認，就把那個戴著熊谷笠的男人帶到二樓最裡面的房間。而且，竟然把那男人的腳放在自己的胸部取暖。店裡的使女與男傭俱是一片驚訝喧鬧。現在回想起來，這一舉動簡直令人火冒三丈。

（爲何會做那種事……？）

那男人一進來就叫喊：「拿洗脚水來！」

女主人被他那亮晶晶的眼睛給深深迷住了，彷彿被捆綁住似的一動不動。全神貫注地洗著男人的雙脚……

「在這樣荒寒的日子裡，赤著雙脚走路，想必非常冷吧！」

「那麼，用你的胸窩暖暖我的脚吧！」

「好！」親手把這男人的雙脚抱進自己的胸窩。

一種冰冷造成的麻木感直沖腦門，女主人至今尙能感受到。

「按道理，那種傢伙，在大門口就會被趕走的。」

眞板的仙吉氣忿忿地叫著。

「可……可是，一向討厭男人的女主人……竟然把……白白地露出……」

連幫廚的新助也開始含糊其詞。

（無論如何，得想些辦法！）

女侍們也摻雜一起，和男傭們一道吵吵鬧鬧，議論紛紛。

（總之，必須設法制止一下……）女主人這麼想著。可是全身舒洋洋的，一下子說不出話來。

此時，阿艷突然發現有個女侍獨自一人站著不說話。

（對了！這女侍是四天前荐頭行的上總屋帶來的阿葉。那天晚上，很受客人喜愛。不過，眼神帶著點凶氣，我比較討厭她。但是，爲什麼這時候我卻在意阿葉呢？）

（啊，對了！我差一點忘記大目付的千千岩大人吩咐啦……）

阿艷總算想起來了。

就在這時，她斬釘截鐵地說：

「你們都忘了吧！上次不是說過了嗎，大目付的千千岩大人急速派來的使者是一個

浪人打扮的武士，最近要經過這裡。肯定是這個人！招待不能有任何不周之處！」

「暖活他的貴脚，也是招待嗎？」

仙吉那股怒氣，目前是無法壓制的。

「總之，廚房人員要多用些心神，酒要燙熱一點！」

阿艷像小姑娘似的興奮得心神不定，這一點她自己也感覺到。

自從丈夫去世，已有七年，今年一過，也就二十六歲了。正當青春年華，卻獨守空閨，每天只是把這店打理得清清楚楚，絲毫沒有一點艷情逸事。

（難道這樣不可以嗎？我用我自己的身子，做什麼，那是我的自由。）

阿艷想起這些，頓覺渾身酥麻。

「不知是哪裡來的小白臉，女主人竟然如此迷昏了頭。」

「咔——」一聲，柳葉刀砍斷了章魚脚。

「不管怎麼下功夫，一個普通浪人怎麼懂得八百善主廚仙吉老子做出的味道。眞他媽的！管他的，隨便弄弄，敷衍過去算了。」

鏗鏗！鏗！仙吉發瘋似地砍著章魚。

「開什麼玩笑！竟然把一個素不相識的男人的雙脚……讓人放進去的人瘋了，放進去的人也瘋了，兩個人都瘋了！雖說是大目付大人吩咐的，也不能……」

此時，誰也不敢靠近仙吉。

3

那個武士頭戴深編笠，走了進來。

通常是用手撥開柿漆的長門帘進來。

有經驗的人，這時總會讓雙手空著，爲的是隨時能夠拔刀。一般武藝高超的人都會這樣做。

「我是大目付千千岩大人手下的明石多聞。請原諒我爲了保密，遮住臉部！」

武士這樣通報姓名，使阿艷頓覺心涼了一半。

「讓你神魂顚倒吧！」

「咦……？」

阿艷不知如何作答，多聞卻咄咄逼人。

「個子很高，非常漂亮，讓人錯以爲是女孩子。」

「……」

「全髮，穿著一身和裝便服。」

「是……是的！」

阿艷也不敢說不是。

「就在剛才……到達的。」

「帶我去廚房吧！」

「什麼？去廚房？」

阿艷搞不懂他的意思。多聞不理她，徑直向廚房走去。

事有湊巧，前面阿葉已站在那裡，像要帶他去似的。阿艷深感不安。

「醋章魚，切疊片，還有清湯。」

仙吉像換了個人似的，態度變得非常恭敬。

明石多聞似有一種威力，讓人不期然改變態度。

「章魚菜？當眞要出這一道菜?!」

「是的。」

多聞確認後，從懷裡取出一個藥包。

然後——

澆在上面。清湯和切疊片都澆上了。

「您幹什……什麼？」

「加進毒藥，吃完後數到一百左右，就會一命嗚呼。」

「咦!!」

仙吉說不出話來。阿艷和廚房裡所有的人都嚇呆了。

只有阿葉不知道爲什麼，顯得滿不在乎。

「不要擔心！這只是試一試罷了。」

多聞從大銅壺中取出酒壺，再拿出一包藥倒進酒中，一邊向阿葉招手。

「樓上那一位叫腕下主丞，這次新被召進的將軍家品嘗人。「品嘗人」就是指品嘗毒物的人。不管什麼毒物，只要含一口在嘴裡就可知道，是一種非常難以勝任的職務。由此，千千岩大人就先把主丞閣下邀請到這家八百善，想試一試他的品嘗能力。」

阿葉把放有毒藥的酒和菜放在盤子上端著。

「讓女主人端去的話，就會被看出破綻。阿葉！」

「是。」

「一定不能疏忽大意！」

「是！」

阿葉去矣，端盤動作非常老練。

「就是這麼一回事。阿葉是幕府的忍者，甲賀之女。」

阿艷站不住了，只好蹲坐下來。

（不會吧……竟然會有這種事!!）

「無事取鬧者，斬！」多聞的聲音更具威力。

阿葉爬上樓梯，看不見了。

4

主丞慢慢地把酒杯端到嘴邊。

已經喝完了三杯，也吃了醋章魚，可還是不見毒物起作用。

「您不冷嗎？很不巧，將軍府下令說，刮大風時儘量不用火。尤其是手爐（手提暖爐），更是禁止使用。」

主丞沒看阿葉。

這使她頗感焦慮。

總之，毒藥和阿葉的姿色對主丞都沒有起作用。

「可以的話，也像女主人那樣，讓我暖暖您的腳吧！」

沒等主丞回答，阿葉就開始解開衣帶。

這體現了女人的好勝心。

她站起來，裸露了上半身。她的美姿吸引了主丞。

多聞站在樓梯下，不知不覺地拔出刀來，緊張地等待著。

可能是在等待阿葉發出的信號。

鴉雀無聲……阿艷一直顫抖著，心下尋思：這肯定是一場夢。

主丞曲枕躺下。阿葉把他的一雙腳放進她那豐滿的胸部。

「現在……」

阿葉喊出聲來。與此同時，多聞飛奔而上。

主丞左手敲打榻榻米的邊角。

多聞衝進來，拔出手中刀，向主丞刺去。

榻榻米垂直地豎立起來，擋住多聞的刀，刀貫其上。多聞「嗚——」的一聲，呻吟著。阿葉也拔出藏著的短刀。

榻榻米那邊閃出一道光。

主丞打開護手，拔出大刀，擺出警戒之勢。

阿葉全身流滿了血。

不知是什麼時候被斬的，她那對眼睛張得大大的。

緊接著，多聞和榻榻米一起倒下。

「這叫唇寒流翻動榻榻米。處理屍體，可得花很大的力氣。且留下你們一條命。馬上回去，趕快止血，說不定還能保住殘生。不過，到那時，也許已唇寒身涼了。」

主丞用懷紙擦著刀上的血跡，下了樓梯。

看似膝行，卻是撲身而至，轉瞬間，阿艷已在主丞的手臂中。

「你冷得快變成雪了……老闆娘！」

主丞在阿艷眼前露出了笑容。

「給你添麻煩了！」

笑容更加接近了。

5

阿艷討厭寒夜雪。

深夜裡的雪，帶來一種死後世界似的幽靜。

但是，唯獨今晚特別……

希望雪能下得更多一點——

她但願……留住主丞。

就他們倆待在大雪之中。

阿艷斟酒時，手顫了一下，碰到主丞的酒杯……只因心下不安。

「殺了大目付手下的人……會怎麼樣呢……」

「那兩人不是大目付的手下，僞裝的。」

主丞讓她打開二樓房間的拉門，一邊觀賞夜晚的雪景，一邊喝著酒。

但是，阿艷感到——他是在眺望雪景的遠處，濃暗的彼方！

雪景遠處，那濃暗的彼方就是江戶城。

「自從接到邀約，請我來八百善，我就看出那使者是冒充的。」

（那些假的使者究竟是什麼人？）阿艷本想問，被對方一盯，就噤口不言。

睫毛長長的，有一種少年純眞的眼神。

阿艷俯下臉來，把臉頰靠在主丞的肩上。

一陣沈香的味道。

「拜托你一件事！能不能叫一個人到大目付千千岩的宅邸走一趟。說是腕下主丞派去的，要一套進城用的衣服回來。」

「是。」

「不過，千千岩手下的任何人都不能跟過來。轉告說，這是我的命令。」

「知道了。」阿艷嘴裡應著，心裡卻對主丞的話大感不解：怎麼敢命令大目付。

主廚仙吉重新做了醋章魚和其他兩樣菜，端了上來。脚步聲非常大，顯然在表示他的憤怒之情。

一些不明不白的事情接二連三發生，血跡弄髒了店鋪，而這些都是主丞引起的。可他卻迷住了阿艷，正飲著酒。

作爲八百善的主廚，眞是感到無法忍受。

6

水松茶色的披肩上繡著鯨魚鬚，聯成一線。原本應是三條花紋，卻少繡了一條白色紋樣。這是無紋之意嗎……？

主丞穿起半袴，披上肩衣。這進城的打扮迷住了阿艷和女傭們。

男傭們也呆呆地盯著他。

眞是威風無比。

阿艷抱著大大小小的東西，跟在主丞後面，心裡蹦蹦跳。

（討厭啦！怎麼就這樣離別……）

主丞走到大門口，眼睛四望，像是在找什麼人。

「你是主廚，名叫仙吉吧！」

「咦?!嗯！」仙吉大吃一驚，抬起臉來。主丞緊盯著他。

「醋章魚是水煮後，切成一小片一小片，用最上等的醋加少許鹽，浸泡著，醋換五次，每次都要用手去揉揉，然後用力絞乾，放在碎絲生薑上面，就不會有醋味。」

仙吉吃了一驚，兩隻手抓成了拳頭。

「清湯，不分大小，盡是些吸盤，拔光浮在上面，加些鹽巴。疊切片則是加三杯醋和梅醬油較好。」

仙吉張開握成拳頭的雙手，俯地屈膝低頭，以示敬意。不愧是八百善的主廚。

「不能偷工減料！」

主丞嘴裡露出了潔白的牙齒。

仙吉也被迷住了。

「您……好……走！」

阿艷說不出其他話來，只這一句，包含著她衷心的哀求。

「你是說……叫我回來這裡嗎？」

雪不停地下著。主丞向寒夜雪中走去，一邊回答。

「那就回來吧……」

……

「糟了！」仙吉匆忙跑回店裡，拿着傘返回來。

「叭——」的一聲，傘打開了，向主丞那邊撐去，一邊說：「讓我陪您去吧！」

「沒這種必要。」

主丞接過傘，踏出那雙高高的木屐，踩雪而行。

「主……主丞先生，您是明知那是個圈套，來我們八百善的嗎？」

仙吉大聲喊著。阿艷也是同樣的心思。

「爲什麼呢？」

阿艷跟在主丞背後，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主丞的聲音響起——

「心灰意冷……」

聲音消失在雪夜中。

7

主丞從淺草鳥越的八百善，朝江戶城走去，經過神田。

起風了，傘上的雪花飄落。

主丞既不縮肩，也不把手放進懷裡，左手拿着傘，右手時常空着。

進入一橋大街，穿過去，左側是一番原避火地，走過前面的護城河，就到達一橋門。

穿過和裏神保小路的交叉口，左邊是明樂八郎衛門的宅邸，右邊是佐藤又八的，對

鄰則是橫谷堅物的住家。

兩旁的圍牆連接着，到表神保小路的交叉口，大約二十間（一間等於六尺）長。

主丞前進着，突然，傘被往前吹去。

「噗——」的一聲！風中有異樣的聲音吹拂過去，傘折成兩截。

主丞輕而易舉地閃過破空飛來，刺穿手中傘的兩把飛刀。

雪煙飄起，兩個柿色裝束的忍者出現在眼前，向主丞逼近。

傘花飛舞，一會兒左邊，一會兒右邊……

在橫谷家門上潛伏一人，難以跳下。

主丞操着傘飛舞起來，使那忍者失去從高處襲擊的機會。

投出傘，攻向突襲過來的兩人，主丞背向對面的圍牆。

一把忍者刀斬飛了傘，另一把則落了空。

主丞身體沉下。屋頂上那人失去了跳下的機會。

主丞右脚向外跨出一大步，扭轉左腰，拔刀出鞘。這是據物斬，從對方兩把刀的間隙劈落。慘叫聲傳出。

收回來的刀沒有回鞘，向屋頂上那人飛去。已經逃不了。

「唇寒流據物斬滋味如何？」

一人右腰，另一人右肩被砍，直流着血。

「處理屍體，可得花很大的力氣。且留爾等殘生。」

主丞的半袴上染滿血跡，猶如片片花瓣。

「馬上回去，趕快止血，說不定還能保住性命。不過，到那時，也許已唇寒身涼了。此即唇寒流。」

左手食指和中指夾着刀柄，右手敲打着左手腕，把血跡除掉。這動作甚爲壯觀，猶如一幅畫。

「快滾！」

主丞大喊一聲。那三人落荒遁去，消失在黑夜裡。

橫谷家的通用門打開了，幾個男僕拿着蠟燭飛奔出來。

男僕們後面走出一位貌似屋主，五十來歲的武士，打量着主丞。

「什麼事？」

主丞收刀，欠了欠身。

「在貴府門前騷擾了，深表歉意！是一些不軌之徒搗亂，無奈只好伸伸手脚。我是

最近剛被召進的品嘗毒物人，名腕下主丞。」

「哪裏，哪裏！您太客氣了！在下是擔任前頭弓頭領的橫谷堅物。方便的話，請進來吧！您袴裾上有很多血跡，就這樣進城也不好吧！」

「太感謝了！」

不意間，雪已歇了。

客廳裡沒有手爐，說明了這家主人具剛毅之性。

南天竹立柱甚粗，與堅物非常相配。

如此粗大的南天竹並不多見。

「在家中，能感到驕傲的是這根立柱和膝下一女。」

堅物微微一笑。主丞放下心來。這一點堅物也意識到了。雖說是初次見面，兩人卻似已莫逆相交十多年。

堅物深感驕傲的女兒端着茶進來。

「奴家名喚阿篠。」

「在下腕下主丞。深更半夜打擾，不勝惶恐。」

阿篠一下子連脖子都紅了。

「快十八歲了，錯過了種種機會。不嫌棄的話，就許配主丞閣下吧！」

堅物又笑了起來。

對主丞來說，最感棘手的就是這種溫情。

熱茶溫胃，意識到幸福的苦味，主丞想起了母親。

母親多病，經常臥床不起，但茶還是經常給主丞泡的。

母親拿起小圓竹刷，手就抖顫著，每次都使年幼的主丞心裡爲之一震。

（像極了！）

一看到阿篠，主丞就感到像是看到母親的面孔……

越看越像。

「能給我再來一杯嗎？」

「是！」

阿篠像小鳥輕飛，全身滿溢著喜悅。堅物眉頭微鎖。

「究竟是哪個傢伙盯着閣下？您心裡有沒有底？」

堅物也爲他憂心。

「一點也想不起來。我今天才從紀州到達江戶。」

「是幕府直接指示您前往的嗎？」

「是的。不過，有一點是很清楚的。」

主丞的眼神咄咄逼人。

「有人襲擊我這個毒物品嘗人，證明了江戶城內有人正計劃著毒害將軍。」

「嗯……」

事關重大，堅物也緊張起來。

「因此，能用嘴分辨任何毒物的我，就成了他們的眼中釘。這樣看來，在我到達城內中奧之前，還會有人不擇手段地襲擊我。」

「明知如此，閣下還恁般沉着！剛才拜覽閣下的功夫，不愧是將軍看中的人，佩服之至！」

「哪裏，哪裏！」

阿篠端進第二杯茶。

「在其他房間，已給您備了衣服。您現在穿的衣服我會洗好的，等下次您再來時取走就可以了。」

阿篠嘴裏這麼說着，心裡卻想著，明天還能來就好了。

「感激不盡！」

主丞喝了一口茶，吃了一驚。

「這是松露茶。」

「不愧是品嘗人。」

一下子被猜中了，父女倆更感驚訝。

「唉呀？」

主丞想喝第二口時，突然盯着阿篠。

「姑娘是否把臉貼著茶杯？」

阿篠一下子臉色煞白，可一會兒又紅了起來。

「些許留有一絲臉頰的香味。」

「你是不是對主丞先生一見鍾情，阿篠？」

連堅物也不好意思，笑了出來。

阿篠待不下去，逃了。

「閣下的品嘗功夫眞是高明，甚是佩服！怪不得遭到襲擊。一定要小心！」

主丞在這裡又得到一個強有力的朋友。

阿篠幫着主丞換衣服，顯得有氣無力。

主丞穿完雙層白羽服，忽然回過頭來。

阿篠想縮回身子，可已經來不及。主丞把嘴唇挨着阿篠的嘴唇。

「嗚!!」

這樣被有力地吻了一下，阿篠渾身乏力。

表面上拒絕，可整個身子已倒在主丞懷裡。

拿掉肩衣，主丞把嘴唇按在那條白絲綸上。

留下一絲紅跡。

「我想把阿篠小姐的唇紋更鮮明地印在披肩上。」

阿篠眼裏滿溢着激動的淚水。

9

雪壓枝梢，松如老梅。

主丞停步，突覺脚指頭一陣無情的冰冷。

深濃之夜，微微弱弱的一片雪光，映出一個男人的影子。

年齡已過了七十歲吧。

雜亂的銀灰色頭髮垂到側腹。

撬開護城河的冰塊，垂着釣魚線，赤脚盤腿坐着。

「咻——」一聲，水面震動，釣魚竿像弓似地彎曲。

「哦，品嘗人先生！釣上來的雪鯉到死之前還活蹦亂跳，由此血就變得渾濁。」

怪老人仰視着主丞。

深深的縱向皺紋，稍微睜開的三白眼，一點兒也不掩飾他正在等候主丞。

「如果不讓牠亂蹦亂跳，取其不混濁的活血，應該怎麼做才好？懇請示教?!」

沒把釣魚竿拉上，在那裡扯來扯去，逗樂着。

「釣到護城河裡的魚，不管什麼理由，都免不了死罪。老人家爲何如此？」

主丞一邊問着，一邊用左手大拇指推開大刀的刀鞘口。

長曾稱興里入道虎徹，胎子是數珠刃文，刀身滿不錯的。就是說，非常鋒利，但略沉些。要是稍有閃失，遲一步推開鞘口拔刀，一旦遇到對方挑衅，就會失去先機。

的確——

怪老人身上妖氣蒸騰，可能讓主丞落到這一地步。

「要是打算在此就死，即便給死人定了死罪也白搭。不過，死之前，至少得讓長年患咳病的老妻喝上雪鯉的活血。因此，我就在此垂釣。」

怪老人左手指向護城河上的一橋旁邊。

主丞看過去，不覺面露驚疑之色。

在那裡——一個老婦模樣的人躺在木板上，只蓋着薄薄的棉被。

「我這老頭是甲賀組的頭目，叫野分民部。在高輪的大門口附近，或是鳥越的八百善，還有剛才在神保小路上襲擊您的人，全是甲賀人。」

「叭沙——」一聲。

釣上一條尺把長的鯉魚。

鯉魚活蹦亂跳，嘴巴裂開，從針頭脫落下來，掉在主丞和民部之間。

但是，主丞左手大拇指按住大刀的護手，一動不動。

「在鯉魚的雙眼貼上紙，遮住牠的視線，就不會亂動了。不過，如果砍斷尾巴，還會蹦跳。這就是四條流的菜刀絕招。」

「唔！」

民部點點頭，站了起來，拿出懷紙，用小刀割了兩張二寸四方左右的紙片，貼在鯉魚的眼睛上。

一直蹦跳不停的雪鯉突然像死去似的靜了下來。

「果然如此！不愧是品嘗人。您的劍術也是唇寒流嗎？」

民部右手拿着小刀。主丞片刻也不敢分心。

那老婦人悄悄地從木板上滑下來，在雪地上爬行着。

把綾羅的另一面翻過來蓋着，這就是「隱形擬態」。白色披衣融進雪中，消失行蹤。

「但是，唇寒之劍在我身上是不管用的。我野分民部在甲賀百人衆中是公認的第一好手，這一點您應該清楚。」

「所以，您不認爲鬪不過我！釣到鯉魚就是個例證。釣上了鯉魚，即使勝了我，也

是死罪一條。如果沒有決心拼個你死我活，釣魚也是比不過我的。」

「是這樣。」

「竟然做到這個地步！爲什麼甲賀要置我於死地呢？」

「這座江戶城是由伊賀和甲賀在後方守衛着，我想你這個品嘗人也曉得吧！」

民部佩帶在腰部的四角護手忍者刀像是屏住氣息，靜候獵物的動物一樣。下緌那麼長，是爲了脚趾踩上四角護手跳起來，容易在高處操劍。看起來像一條蛇似的。

「伊賀憑倚內護城河，保衛城內，甲賀則是守衛城外之濠。由此造成伊賀比甲賀待遇高了一級，理所當然。」

雪鯉微動了一下。

「因此，趁這次將軍家易代之機，我們甲賀全力支持尾州家。原本我們甲賀就比較接近尾州家。可是這樣也沒有效果。八代將軍定爲紀州的吉宗殿下，我們的願望又落了空。儘管如此，我們還沒有放棄一線希望，但願八代將軍早日崩逝。因此，保護吉宗將軍的品嘗人一旦進城，我們就麻煩了。」

是在笑吧，民部嘴裡露出了黝黑的牙齒。

「承甲賀傾盡全力，深感榮幸！可紀州只來一個品嘗毒物人，爲何如此害怕？」

「那是因爲城內的動靜。第一，吉宗將軍等待您的模樣不同尋常。聽說最近幾乎不吃飯，等着主丞到來。大概是害怕食物裡被放進毒藥吧！可是，對一個男子竟然如此信賴，直讓人感到非同小可！」

老婦人頭上披着雙層羽絨披衣，在雪地上爬行着向主丞逼近，離主丞只剩十來步。

「而且，大目付千千岩慌張的樣子也令人不解？大不了就是一個品嘗毒物人吧，卻認眞得像是臨到了生死關頭；宅邸的格調如何如何，如同在迎接吉宗殿下的親人似的，上上下下一片慌亂……」

突然，主丞動了。

老婦人從披衣下面躍出，倒握着小刀，向主丞的後背刺去，當眞是間不容髮。

主丞竟然把雪鯉的尾巴砍斷了。

雪鯉跳向民部。民部急速拔刀砍去，雪鯉被斬成兩斷，掉落下來。

就在這一瞬間，主丞大步踏進，拖了一下民部右身。

民部蹬空，手中刀落了空，和老婦人成了面對面。

迸出的血跡沾滿雪地。

「您……」

老婦人聲音沙啞，像是壞掉的笛子發出的哀鳴。

「別驚惶！夫妻同爲忍者，五十多年一起生活，你想我會丟棄你不管嗎？」

民部刀刺老婦人。與此同時，老婦人把手中小刀刺穿自己的胸部。

「原諒我，阿九。」

「就……因爲……我……搞砸了——」

民部手中刀端頭沾滿老婆的血，朝著城樓前刺，在空中保持水平。

「你看破我妻子的隱形之技，先下了手……眞是的……原本打算等時機成熟，和妻子一道從腹背襲擊，就一定能制止得住……」

「太饒舌了，我就猜到你好像在等什麼，一直講話，消磨時光。」

主丞收刀。民部的刀尖慢慢地向地上墜落。

倒在老婆身上後，民部呻吟着。

「到底……是個不同尋常的……人，絕不能……讓他……進城！」

10

左前方可以看到下馬告示牌。

進入城內的大名、旗本在這裏下轎下馬，然後由幾個人陪同進城。

這個大手（大人物）下馬處的前面就是大手門。

平常只有內櫻田門和大手門打開。當然，主丞也是向大手門走去。

沿着內護城河前進，主丞的內心像雪夜的天空一樣，暗淡、沉重。

夜裡的雪下得更深了，像是要掩蓋剛才所發生的一切。

任寒夜雪覆蓋那忍者夫婦年邁的屍體——

顯得更加沉重。

（這樣的話，城內可就不得了啦！得加快步伐，從中奧走到大奧……想起來，事態必然嚴重！）

主丞懷着焦急的心情，急速前進。

下馬牌跟前，油紙駕籠正等待着主丞。

隨行人有三個。其中一個走向前來，朝主丞深深一鞠躬。

「您是腕下主丞閣下吧！」

「是的……」

「大目付千千岩大人早就等着您的到來。看到您安然無恙，我們也感到欣慰……」

「是主丞啊！平安無事比什麼都好。我一直耽心着呢！」

這陰沉的說話聲發自轎內。

忽然，主丞沉下腰，站穩後，身體一轉彎——

用力拔出馬徹刀，揮舞起來，如破竹之勢砍下。這一招連岩石都可砍碎。

「喳叭——」一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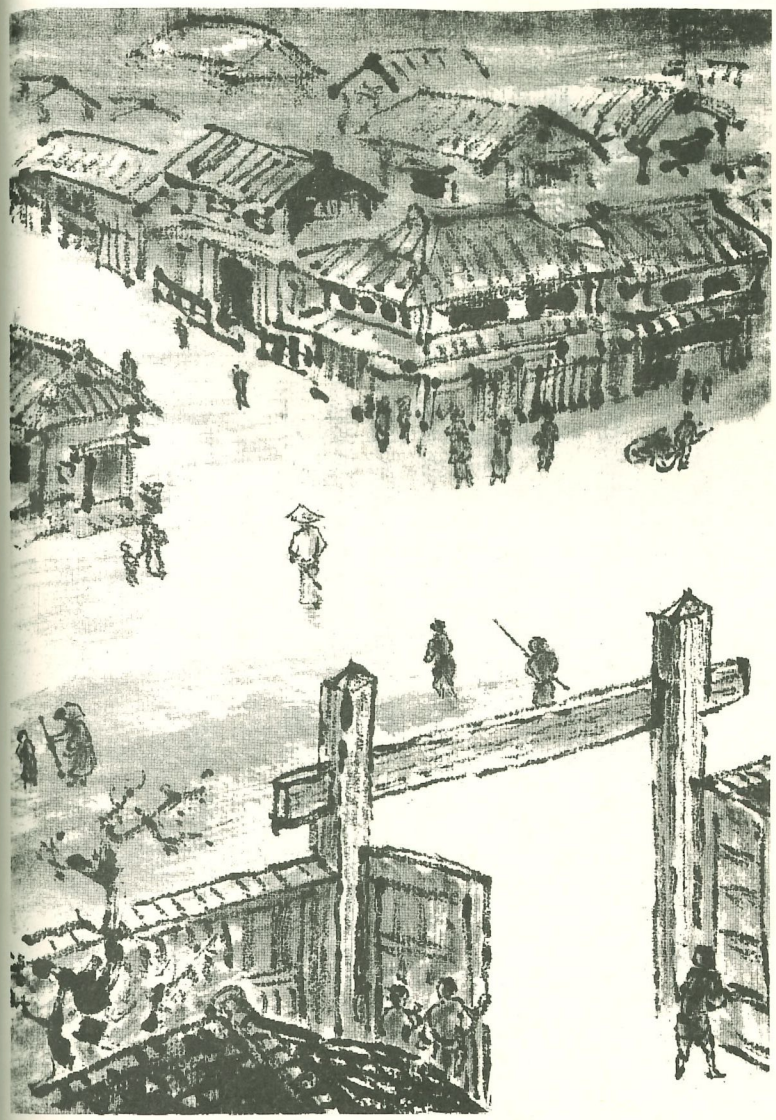
刀從轎頂刺進，轎門被砍成兩段，飛起來。

三個隨行被這突如之舉嚇得說不出話來。

躲在轎裏的人從腦頂上噴出血來。儘管如此，尚擺着手拿管矛的姿勢，向前倒去。

三個隨行驚呆了，恐慌起來，手的顫抖傳到刀身，刀尖也跟着顫抖起來。

主丞警惕着轉過身。那三人退後無門。



這時如果從三個方向同時刺過來，那是最有效的。

對主丞來說，斷成兩截的轎子和橫在那裏的屍體，妨礙了他。

三支刀一起刺向主丞的脊背。

可是……消失不見了……主丞忽然消失不見了。

他越過轎子，跳到對面。那三人根本沒看見。

主丞跳得非常快速，簡直讓人覺得一下子消失似的。

三個人呆呆地站在那裏。主丞背向他們，向前走去。

「好好收拾同伴的屍體吧！如果把你們全都斬殺，怕那屍體也會哭出來。」

刀入鞘，發出一道白光，把那三人鎮住了。

「爲…爲什麼……爲什麼你知道轎裏的人是冒充的？」

三個人已完全失去了勁道，無力地問道。

「大目付不會只叫我的名字！」

主丞已經在雪夜中消失了。

「爲…爲什麼呢……」

三個人又追問起來，卻只聽到：

「心灰意冷……這個問題，不值得我回答。」

這天夜裏——

將軍家毒物品嘗人——腕下主丞……

到了半夜，忽然從大手御門進城。

再過一刻多鐘，除夕的鐘聲即將響起。

魚部・早若狹之卷

1

江戶城內——

主丞在中奧稻妻御廊前面的御次之間，和御中臈之首若狹女官面對面坐著。

若狹女官雖說是將軍身邊的中臈，但與受到寵愛的御手付中臈不一樣，是屬於清的御中臈。

眼梢微吊，上唇微薄，漂亮，帶了點兇氣。

濃妝艷抹，顯得很華麗。從她顯得孤單的肩膀，也可看出年紀已過三十。

房間裡飄溢著麝香氣味。

「不管怎麼說，雖然有大目付千千岩大人在背後支持，但如此深夜進城，眞是膽大包天，目中無人！更何況將軍大人已經睡著了，卻要求一定要見面，眞是太無禮了！你是如何領會做臣下之道的？」由於憤怒，話尾帶了點顫音。

若狹從第八個時辰（下午兩點）當班，現在總算能喘一口氣，正想卸妝，換衣，卻被主丞給打擾了。

非常疲倦，沒有心理準備，就這樣面對著主丞，對她來說，難免覺得懊喪、憤恨。

主丞卻顯得毫不在意，威風凜凜地俯視著她，更使她顯得焦急，火冒三丈。

「我是將軍親自召進的人，而且任務是品嘗毒物。你是若狹女官嗎？可曉得品嘗毒物是什麼職務？」

主丞的語調絲毫沒有任何變化。

「說什麼胡話!!我們可是御中臈之首中年寄的助手，你小子根本沒有資格稱我們爲『你』。」

「品嘗毒物人必須品嘗將軍所吃的所有東西，因此不管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都可以自由進出。不這樣就無法盡職。所以，請你盡快搖鈴。」

黃櫨做成的木蠟燈，帶了點紅色。

主丞的臉頰在紅光照射下，顯得格外紅潤。

「據千千岩說，將軍大人近來經常吃夜宵。我希望能及時趕得上，所以就匆匆忙忙進城來。請讓進。」

「哈哈哈!!噢！哈哈哈——」

若狹哈哈大笑，眼睛直盯著主丞。

「荒誕也得有個分寸!!你是動眞格的？雖然說品嘗毒物人能自由進出，可是也只能到中奧這裡爲止。你竟然不知道，除了典醫之外，其他人一概不能進入大奧。禁止男子進入，如果犯禁，就是死罪。」

若狹說得更大聲了。

「你這是說，要將軍大人到這裡來，讓我爲他品嘗毒物嗎？」

「哈哈哈！哈哈哈——」

戰勝似地發出嘲笑聲的若狹忽地戛然而止。

「……」

主丞站起身來。

「那麼，我只好自己搖鈴，進入大奧。」

言畢，就背朝著若狹，準備向外走去。

「等……等一下！」

若狹慌忙叫住他，背梁直打顫。

看起來非常妖艷，細長睫毛的眼睛連眨一下都沒有，直盯著若狹。

嘴唇略帶潤紅。

（難……難道是眞的嗎？）

若狹內心起了一點疑念，此時情不自禁地脫口而出：

「難…難道你是……難道是女性嗎？」

主丞嘴裡露出了白白的牙齒。

俄頃……

時間——停止了。

然後主丞做了一件，不應該有，不應該發生，不同尋常，讓人想像不到的事。

若狹在這一瞬間嚇呆了，一動不動，像塑像似的。

主丞呢——

拉出兜擋布，捲起袴裾，把自己的那東西露現在若狹眼前。

「垂下時三寸八分，立起來五寸五分，正兒八經的男人，請你好好看。」主丞的聲音威嚴宏亮。片刻間，時間又開始流轉。

此時，若狹措手不及，雙手捂住臉孔，整個身子僵硬了。

「我不是女兒身，的的確確是個男人，這點我想你看了已經明白。因此，擋路就沒有必要了。」主丞沒事人似的向外走去。

走到盡頭，向右邊拐彎，到了稻妻御廊，前邊是上鎖的地方，也是搖鈴處。兩扇邊塗黑漆，線狀木紋的杉木門把中奧和大奧隔開，夜晚從外面和裡面嚴密地上鎖。

未有鈴聲相合，就不能自由出入。那鈴就掛在杉木門這邊和那邊的御納戶房間。鈴直徑約二寸左右，一共掛了七個，一到夜晚，上、下走廊的拉繩連接起來，長達一町左右。

2

這種恥辱，可以說比死還痛苦。

而且，如果在這裡讓主丞過去，管鈴的自己就得負起責任。

但是，能制止主丞的方法只剩下一個了。

追趕走在稻妻御廊的主丞，到其背後，把懷劍連刀鞘拔出來——

刺過去……

連刀鞘也刺過去。這瞬間，顯示了住在大奧的女人那愚蠢得可憐的智能。

緊接著——

主丞又把時間給停住了。

竟然拔出佩刀給她看。

戛然一聲，若狹的懷劍被撥開，滑落在御廊上。

若狹大吃一驚。

與其說恰中心意，不如說，預想不到的心情更加濃厚。

「來人啊……」

若狹發出尖叫聲，帶著些許恐懼。

「是一個瘋子……大家快出來……品……品嘗……毒物人在殿內拔刀啦——」

急促的腳步聲從四面八方傳過來。

中奧管鎖的兩個人趕過來，發現主丞和他右手的刀，非常驚訝，立即扔掉披肩。

可是，兩人連準備的時間都沒有，主丞右手已經劃出。

倒過來拿著佩刀的柄頭，交互打中了兩人的要害部位。

兩人被打中，倒在走廊上爬行……遠處有四個人影。

另外還有兩人從天花板上就要跳下。

主丞往上一看。一塊天花板已經拆掉，一個人正往下看。

七個人都無聲、無息、無味。

「是守護城內的伊賀忍者吧！」

主丞問道。

其中一人回答：

「沒錯！」

他們如此冷靜，氣氛詭異。若狹瞿然閉口。

「我想你們都已經從大目付的千千岩那裡聽到我的事了吧！」

若狹這時才發覺到主丞叫大目付是直呼其名。

一個伊賀忍者答話：

「可是，在殿內拔刀是禁止的。既然已拔出刀來，不管什麼理由都說不過去。往後只好等死了！」

剛才因爲主丞動作如此迅速，使得若狹臉青如紙，這時漸漸恢復血氣。

「我們不能坐視不管。」

有一個像是小頭目的，朝主丞伸出右手。

「請把佩刀交出。」

緊接著——

主丞第三次停住了時間。

右手持刀，面向伊賀忍者，同時伸出左手，把若狹拖抱過來。

啊!!

若狹小聲呻吟著。主丞正好從禮服上面，用力壓住若狹左邊的乳房。

七個伊賀忍者分散開來，擺出架勢，手中握著飛石。

「我即將犯下城內的三大禁令，其中一個已經犯了。」

主丞的說話聲傳到若狹的耳朵裡。

若狹脖子上架著刀，動彈不得，眩暈中卻還感到一種甜美之味，無法動作。

若狹臉上脹滿血氣，雙頰通紅。爲了不讓那些伊賀人察覺，趕緊低下頭去。

「第二件是要在這裡把這御中臈強姦。」

若狹身子一震。

「不要動！」

主丞悄悄說著，左手伸進夾衣裡面，抓住了乳房。

「嗚……嗚……」

若狹全身血液倒流，鼓起身子，無法呼吸。

「第三件事，把御中臈強姦之後，我就到大奧去問安。」

幾個伊賀忍者都嚇呆了。

眼前的的確確正在發生一件不該有、不該發生的事。

是一場惡夢呢？還是幻覺？

這一段中止時刻，他們無法把握住現實。

「在城內拔刀，死罪；和女子發生肉體關係，死罪；進入大奧，也是死罪。」

主丞的聲音愈加威風凜凜，響徹週遭。

「如果我犯下這三種禁令，卻不被處以死罪，且全無責任，你等將怎麼辦？」

伊賀人神情愕然。

「我稱呼大目付時，只叫他千千岩，而千千岩卻不直接叫我姓名，我都不被責難，明天照樣活下去。你等得好好考慮一下。因此，最好還是視而不見。」

過了一陣子——

主丞第一次在平伏的伊賀忍者面前，莞爾而笑。

3

伊賀忍者把兩個管鎖人拖走之後，稻妻御廊上滿地鮮花，六角紙燈照射著。

走廊上一片五彩繽紛，用金箱線織成源氏車的綾羅禮服，冰梅織成的夾帶，旭染的凸紋綢夾衣。附近的倉庫房裡傳來欷歔聲。

若狹胸部也裸露出來，蠕動著。

「既然看了別人，也被別人看了，到這份上，已不是外人。」

主丞從身後抱住若狹，雙手用力揉著她的乳房。

啊嗚——

「假裝揮起刀鞘刺過來，讓我拔出刀，你這人也夠黑心的！」

主丞在若狹的脖子上吻著。

若狹想掙脫開來，卻被主丞吻住，舌頭也毫不客氣地伸進來了。

若狹靠向主丞，任所欲爲。

「我進入大奧的話，管鈴的你也得負起責任。可是，這之前讓我拔出刀來，騷亂一起，自己的生命就安全。我知道是這麼一回事，就拔出刀來。」

「停…停下來……」

其實若狹到這個地步，怎麼樣都可以了。

「你讓我拔了兩次刀，怎麼辦？」

「停……停……下……來！」

主丞把併攏的兩隻手放在仰臥的若狹一對乳房中間。

「把五、六寸的小眞鯛，不削去魚鱗，從魚腹剖開。」

「叭——」一聲，突然兩隻手向外張開，彈到了乳頭。

啊——

「就這樣，用菜刀從中骨的兩側切開。」

主丞大拇指用力壓緊若狹的骨盤兩側。

「洗過幾次。」

那對大拇指向下滑，從陰毛再往下，上下來回好幾次，終於摸到了鼓起的部位，大拇指和下面的食指抓起。

「抓兩、三把鹽從內外撒上，朝上擱置一陣子，看好時機，用石頭壓在上面。」

不覺間，脫掉袴裾的主丞已經壓在若狹上面了。

「好好地除去水分，塗上酒燒最好。這就是早若狹的絕招。」

兩人緊貼在一起媾合，吱吱作響，彷彿在引誘主丞到大奧去。

這聲音傳到稻妻御廊。

吱…吱——夜更深了。

魚部・日之出蝦之卷

1

繫鈴的繩子粗粗的，蔥綠色。

現在，若狹女官已重新打扮，正拉著那條繩子。

叮噹！叮噹！叮噹！

七個鈴發出響亮的聲音，通知說，有人要從杉木門經過，進入大奧。

杉木門打開了，主丞從御鈴走廊過去。

一踏進，就是大奧了。

「爲什麼——？」若狹感到疑惑、畏懼，忍不住就說出口來：

「……你爲什麼不會被責難？」

主丞沒有回答。這時，除夕的鐘聲響了。

在城內，最能聽得清楚的是護持院的鐘聲。

御鈴走廊有上下兩條連接著。上面是將軍專用；下面一條自從明曆大火以來，成了發生災禍時的避難出口。

寬二間、長十五間的榻榻米走廊，盡頭到溜之間，再往東還有十五間長。

主丞回過頭來。

除夕的鐘聲已敲了十下。

「若狹。」

「是…是的！」

「人們常說，除夕的鐘聲是爲了解除一百零八個煩惱而敲打。你知道爲什麼是一百零八嗎？」

「……」

若狹一下子答不上來。

「人世有許多苦惱，四苦八苦，四九三十六，八九七十二，加起來就是一百零八。」

（注：日語中「四苦八苦」與「四九八九」同音——譯者）

「啊……」若狹睜大眼睛，點頭表示曉得了。主丞則看作是兩個人心靈相通，回報她一個微笑。

「不是典故，也不是佛主說解，是我自己參出來的。」

「好棒！」若狹很高興。

（您是顧慮到我的心痛……沒有必要擔心。）

若狹想到這些，眞想悄悄地靠在主丞身上。

2

「噓!!」

這促人安靜的聲音，短促又尖銳。

主丞正端坐在御座之間御下段十五張榻榻木房間的正中央。

若狹在其左後方下座，雙手伏地叩頭。

畫有岩鴛鴦的西御緣拉門悄悄打開了。

御年寄小勢女官進入房間，拉起禮服的底襬，在御下段上座坐下。

看了一下主丞，難掩驚慌之色，臉頰漸染紅暈。

御年寄掌管大奧的一切，有權代替將軍家及廚房，到芝增上寺、上野東叡山參拜。也就是說，其地位與外面的御老中相當。

小勢在千鳥之間詰任過中年寄、御客會釋之後，才爬到這個要職。

主丞對小勢一眼也不看。若狹很小聲地催促主丞：

「請行禮。」

小勢也對主丞的舉措感到奇怪。不過，外面傳來的聲息不容她繼續猜測下去。

他，進來了。

大奧的主人。

征夷大將軍第八代吉宗。

穿著白綾絹睡衣，披上棉睡袍，兩個御中臈左右夾擁著。

主丞皺皺眉頭。

搖搖晃晃地走著，踉踉蹌蹌地坐到御上段十五張榻榻米大小的寶座，靠在扶手上，哀求似地盯著主丞。

主丞回望，臉上沒有任何表情，態度依然很傲慢，沒有行臣下之禮。

這時，感到慌張的不僅僅是小勢女官一人。

「豈有此理，這可是在將軍面前呀！進到禁止男人進入的大奧，已經是前所未聞，竟然不行臣下之禮，眞是……」

吉宗舉起右手，像是要制止激動的小勢女官。

「終於來了，主丞！」

吉宗的說話聲像是舒了一口氣。

「甚表同情啊！連吃東西都要忍著。儘管如此，還想坐在征夷大將軍的寶座上？」

主丞說得毫不客氣，使得在座衆人無不驚慌失色。小勢和若狹都緊張起來，僵硬得像夜晚的冰柱一樣。

可是，吉宗聽到這些，不僅聲音沒變，表情也絲毫未改。

「再瘦、再枯萎，也是個征夷大將軍，也值得一瘦。」

「哈哈！」抿著嘴，有氣無力地，可又顯得滑稽似的破顏一笑。

「我快餓死了！給我東西吃吧！我怕人家下毒，盡吃些乾飯，已經十來天了。敵人到處都是。哈哈……同情我吧，主丞！」

「不能置之不管，就做些您喜歡吃的日之出蝦吧！告訴千千岩，要他準備一下。」

「日……日之出蝦！」

吉宗情不自禁伸出身子，仙鶴似的把脖子拉得長長的，喉嚨「喀——」的一聲。

3

奧御膳所的柱子已結成了冰，可現在點起火來了。

蒸籠冒出了水蒸氣，水壺的開水冒溢掉落，彷彿是清晨已來臨似的。

此時已過了深夜十二點，剛到了三更。

大家都在緊張地注視著。小勢和若狹，御次的兩個人，御三之間和御仲居各一個人，一共有六個女子圍著主丞。

主丞揮起菜刀，切蘿蔔像割紙似的。

他那精湛的手藝，旁邊的人看得一聲都不敢吭。

「爲什麼叫作庖丁（厨人）呢？有誰知道？」主丞脫掉肩衣，他那打得鬆鬆的總髮在白皙的脖子上搖晃著。

女子們看得入醉，根本答不上來。

「丁是壯丁、白丁的丁，表示壯年男子，庖是指站在廚房裡幹活的男人。莊子所說的庖丁就意味著男子。」主丞自己回答，笑了起來。

「除了他以外，還有其他男子進入大奧吧！」

「你說的他，是指將軍嗎？」

不愧是小勢，此時柳眉倒豎。

「在關東，除了章魚做的生魚片以外，一般都用生魚片菜刀。京都、大坂一帶則用柳葉刀。順便告訴你們，菜板的四個角，相對的左上方叫宴醉，左下方叫五行，右上方是朝拜，右下方叫四德。」

「能不能詳細告訴我們，大碗是缽還是碟子!?碗和壺如何區分!?」

小勢一直被冷落，試著回擊。作爲一個御年寄，已經無法起帶頭作用了。

接著，主丞開始切針魚（鱵魚）。

大角碟子上，先盛上白白的蘿蔔柱，然後擺放一片片針魚片。頂端圓圓的，恰似浪頭閃耀青白色的光柱。

「噢!!」女子們口中發出讚嘆聲。

再這樣激怒小勢女官就糟了。若狹想到這兒，心裡蹦蹦跳。不知主丞是否已察覺到，

放下了菜刀，看著小勢。

「上面寬大敞開，底部較淺是碟子，較深是缽，介於它們之間叫淺底大碗；上面窄小的稱爲壺，底部較窄的稱爲碗，底部窄厚的是大碗。」

小勢茫茫然。主丞斜著眼看了看她，再次拿起菜刀。

快速——多麼漂亮的刀工，切菜，殺魚，是那麼快速，令女子們爲之發顫，像煞見到了魔鬼一般。

4

吉宗換了衣服，在餐桌前入座。

對此，女子們感到非常不可思議。

他在品嘗主丞做的菜餚時，竟然以禮相示。

「噢！噢！多麼壯觀啊——嗯嗯！」吉宗眉開眼笑，看得入神。

多麼棒的菜餚。

「往下面放上蘿蔔柱，從上面把龍蝦堆成富士山一樣，然後用藍紫菜點綴淡藍色的白雪、山麓，在蝦的尾巴塗上顏色，切成圓圓的，就當作是日出。」

「眞是日出！迎接新年開始，很相稱的菜餚呀！可喜可賀！」

吉宗手上拿著筷子，顫抖著。

「再用針魚做個波浪狀，配上大小兩個土當歸，豎上松葉，這樣就成了遠眺富士的日出蝦。」

他的肚子餓得咕咕叫。

「可……可以吃嗎？」

「請盡情品嘗！」

吉宗與其說是在品嘗，準確地說是吞下去。

四人份蝦的分量，一下子從他的嘴裡進去了。

「好吃！眞好吃！我有生以來吃過的菜餚中，今年這個最……好……吃！」

他感動得眼中光芒閃動。

「把將軍一職讓給尾州公，回到紀州怎麼樣？美味佳餚任您吃，且不用擔心有人下毒，喜歡的女子任您選。這種如坐針毯的將軍職，您怎麼這樣緊抓不放？」

「魯莽漢——」

大叫一聲站起來的當然是小勢女官。

「無禮！對將軍大人竟敢說這種話。我等已經聽不下去了——」

若狹下定了決心，不管事態怎麼發展，都要和主丞共同行動。

——（那一瞬間，才是我的一生！）——絕不後悔。

小勢越是激動，若狹對主丞的戀慕之情越熱烈。

「好了，好了！主丞是我的兒子。」

女人們像是被澆了冷水一般。小勢臉色蒼白，癱軟地坐下去。

「是我在紀州時的孩子。雖是寄養在下家，還是我的第一個孩子。哇哈哈哈！已經看不出是父子了。像兄弟吧！哇哈哈哈！」吉宗一邊吃著蝦，一邊笑哈哈。

「我的孩子，大奧啦，不管到哪裡，都應該自由來去，暢通無阻。更何況他又是我的毒物品嘗人呢！」

「不過——」

主丞沒等吉宗說完，就搶過話來。

「至於大奧這裡，完全聽從御年寄的安排，請多斟酌。」

主丞端正臉色，向小勢看去。

「哇哈哈哈！小勢你可要小心，若狹也是。主丞身上流著我的血，所以對女孩子動作也是夠快的。更何況他也是一個美男子，跟我不相上下。哇哈哈哈！」

小勢脹紅了臉。可能自己也意識到了，心裡亂糟糟。

若狹心情很不平靜。

（主丞先生是……將軍大人的兒子。）

在女人們一片嘰嘰喳喳聲中，主丞對吉宗那過於唐突的一番話，感到很不高興。

吉宗則心裡美滋滋的，交互看著主丞和女子們，照常愉快地吃著。

5

黑黝黝的夜晚，噴射出一道光線。

淒厲的啼聲，預示不祥之兆，消失在黑夜深處。

但願，八代將軍吉宗結束生命～

啊～啦，嗚～啦，啊～啦

死掉吧～吉宗

見鬼去吧～斷氣吧～

甲賀大淨助背朝著火焰，狂跳著。

怪形怪狀，長得非常醜，誰看了都會倒吸一口冷氣。他主宰著甲賀的一切，但是沒有人知道這傢伙的年紀。肯定超過一百歲，看起來很恐怖，很可怕。

精神矍鑠，也能操使變幻莫測的忍術。

大淨助憤怒，狂舞著。有十個部下在他面前切腹自殺了。

全都是偷襲主丞不成。

阿葉被主丞刺了一刀，負了重傷，又用小刀刺入自己的胸窩，流了許多血。

明石多聞也切腹自殺，動作何等漂亮。

儘管這樣，大淨助還是無法滿足，右手掄起錫杖，到處胡亂敲打。這時——

沾滿血腥的錫杖發出沙鈴、沙鈴響，非常淒切。

「你們這些窩囊廢呀！對手只是一個品毒人，竟然鬥不過，還敢厚著臉皮回來？叫老子怎麼有臉去見尾州閣下。」

多聞、阿葉和其他人都已斷氣。

大淨助把大黑頭巾扔進咒詛壇前火光中，搖晃著光禿禿的頭，大聲喊叫。

「叫闇鶴過來——闇鶴——在黑夜中實現甲賀的心願，叫阿鶴過來——」

青山甲賀町的甲賀邸宅，走廊顯得異常的長，並排的房間也多。一間平房內，躺坐著一個女人，雙目閉著。下巴還有些少女的稚氣。

但那纖細的肩膀、腰及膝蓋，給人一種強有力的感覺。

頭髮柔軟細長，身穿筒袖、輕衫，完全是男人打扮。

突然!!這女人抿了嘴，一股纖細的光線在夜裡飛馳，微微閃耀。

「太棒了，闇鶴！手藝棒極了……不！應該說是唇藝棒極了。」

從黑夜裡跳出來的大淨助在那裡呻吟著，

吹針刺中了遮眼的懷紙。但是，闇鶴還是閉著雙眼。

「是您叫我嗎？」闇鶴轉向大淨助，雙手伏地，睜開了雙眼。

露出了清雅的微笑，讓人難以相信……

6

「眞怪啊！」

闇鶴操練了變幻莫測的功夫，讓甲賀大淨助看，叫他讚嘆不已。

長長的頭髮一下子變成了大奧御中臈以下的侍女所打的那種上下髮型了。

換上準備好的衣服，繫上大奧所規定的腰帶，完成變成御殿內的侍女。

腰帶打成雙頭箭字，一端再折回一小段，下方用力斜拉，這樣就打好了。

「眞是不可思議！你是甲賀的女子，卻又感覺不出來。像煞承繼了上臈的血統，看起來既清雅又聰明叡智。」闇鶴的每個動作，甲賀大淨助都看得清清楚楚。這樣一來，一切憂慮就消除了。

「你應該能勝任，不致玷汚甲賀的盛名！」

「一定滿足您的意願。」闇鶴回答，聲音裡帶著銳氣。

夜深漆然，沒有其他人，也沒有燈光。寒夜，一絲暖意都沒有。

生活於這裡的人都在沉睡中。

著名的青山甲賀邸宅，連降下的雪都排掉，沉浸於一片漆黑和幽靜之中。

這時，走廊上傳來微弱的脚步聲。

大淨助和闇鶴一直看著裡面。

「是華嚴嗎？」大淨助打了招呼。

「是的。」一個不到三尺的人影端坐在房間的入口處應答著。

答話的人亦爲甲賀的女子，是一個身穿橘黃色衣服的少女。雙手放在嘴邊，呼出白氣。從這一點可看出她的稚氣可愛之處。

「是不是得到了好消息？」

「是的。」

「說——」

「毒物品嘗人主丞在城內拔出佩刀，把趕到上鎖處的伊賀人鎭住了。還有……」

小女孩紅暈著臉，說話吞吞吐吐。

「怎麼啦？」

「把管鈴的……宮女給……」

「是不是給強姦了？」

「是的。」

大淨助聽到這些話，大吃一驚。

「這是怎麼回事？把伊賀一夥鎭住了！難道……」

「然後，進入大奧。」

「哦——」

「給吉宗做了日之出暇。」

「日之出蝦!?」

「看起來很好吃。」

「混蛋！」

闇鶴忍不住吃吃笑了。

「吉宗說，主丞是我的兒子。」

「果眞說了？」

「是的，說得很清楚。」

大淨助目瞪口呆。已經是一百多歲的人了，嘴裡卻有一排整齊潔白的牙齒，眞是一個極其不可思議的男人。

「哦！」喉嚨內咕噥了一下。

「可能是……」

一直懷疑這件事，可並不是不可能。

如果吉宗三十三歲，主丞二十歲，主丞就是吉宗十三歲時生下的孩子。一直都認爲這是不可能的……

「既然本人那樣說，也許是吧！」

從闇鶴的眼裡看不出她心裡，可她已領悟到是自己該動手的時候了。

「聽說，吉宗自從繼任將軍職後，幾乎不外出，吃的東西盡是些乾飯，喝的水都是三個人喝了之後才喝。大概已經瘦得皮包骨了，可精神上還很棒。大家都知道他在焦急地等待主丞的到來。既是自己的孩子，情況就不同了。因爲在這世界上，沒有其他人更值得信賴了。」

大淨助的兩隻手交併，接連不斷地變化，打出九個字。

「臨・兵・鬥・者・皆・陳・列・在・前!!」

「嗯——主丞是吉宗的私生子？」

眼睛盯著闇鶴的臉。闇鶴也反看了他一下。

「即便知道是這樣……？」

「擊殺他!!我們一直想擊殺吉宗，現在擊殺他的兒子有什麼好猶豫的。好好聽著，闇鶴！原本，吉宗當上紀州藩主就是一件奇怪的事。寶永二年，紀州三代綱教和四代賴職，兩個藩主都莫名其妙地死去，吉宗白撿了便宜，登上藩主的寶座。眞是莫名其妙的

怪事！不到一年，兩個藩主相繼死去，肯定是某種計謀造成。決不能猶豫，闇鶴！」

臉上堆滿渾厚的皺紋，像是嘴唇裂了。可能比平常興奮，說得太多的緣故，大淨助那舌頭一直在舔嘴唇。

「更何況，有一個擅長品嘗毒物的兒子在，如何畫策，可想而知。可是，這次當上了將軍……這種人當征夷大將軍，合適嗎？」

聲音兇氣十足，更加高昂。

「第七代將軍，年僅八歲就去世了，這件事和吉宗就任將軍職，看來有必要一併思考。比起吉宗，尾張繼友閣下才眞正是繼承了德川家純正的血統，一生下來就很適合承繼將軍職位。好好聽著，闇鶴！我們甲賀人無論如何得殺掉吉宗，把將軍寶座奪返給繼友大人。不僅如此!!我們必須爲取代伊賀人做出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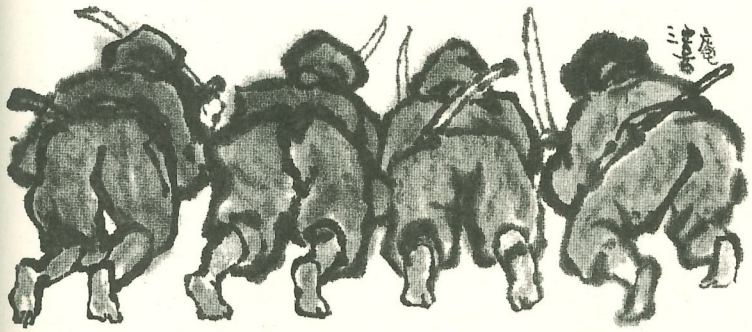
闇鶴站起身來。

「阿鶴，聽說毒藥對主丞不起作用，怎麼辦？」

「有效的手段僅有一個，就是把吹筒箭針射進他的舌頭，在針上塗滿金波布之毒。」

闇鶴一轉過身，撫摸一下華嚴的頭，就消失在黑夜中。

「主丞你這混球，這下子鐵定完蛋！」



大淨助臉上露出獰笑。

7

小勢女官回到自己的房間，看了看拉門上白頸鶴在波浪中群飛的畫面，心裡一直無法平靜下來。

（他竟然是將軍大人的種……）伸出手把煙草盒移過來，手還在顫抖。

（我自己驚慌失措……作爲一個御年寄，遇到這種事，竟然如此心神不定，肯定會讓人瞧不起……）

——休息一會兒，小勢腦中浮現主丞那端莊的容貌，感到自己的臉頰火辣辣的。不可否認，主丞那目不轉睛，強有力的眼神深深打動了她的內心，喚起早已忘記的春情。在大奧十七年餘，甚至在將軍改朝換代時，都不曾動過聲色。

雖然已經四十多歲了，但自己還以爲美貌動人。這時候只好坐回梳妝枱前，膽怯地重新看看自己的臉。

鏡中的白頸鶴群左右各自飛離……

啊!!小勢轉過頭去，看到主丞背著手關上拉門，站在那裡。

「我也想陪伴您休息。」

眼花了。小勢差點昏迷過去。主丞的手輕撫她的肩膀。

低沈，如泣如訴之聲，打破了周遭的靜寂，從白頸鶴之間飄溢出來。

嗚——

臨近黎明，整個大奧皆入夢，夢將醒。

「再……啊!!可愛——」那聲音漸漸變得幽幽切切，很不平靜。

8

在引見今天開始幹活的三個侍女時，小勢女官還沈浸於與主丞交歡的喜悅心情之中。兩人盡情交歡，直至今天早上——甚至連白頸鶴都很舒心地玩著。雖然有點在意腫起來的眼瞼。

「我叫阿鶴。承蒙您的中意，深感榮幸！」聽到一個侍女講話，小勢才清醒過來。

「是嗎，你叫阿鶴?!很早若年寄大久保閣下就推薦你了，所以我也一直留意著。從

今天開始，在裡面侍奉，你要好好地做。」

「是的。」

「先做御仲居見習。在裡面的慣例，名字前面加『阿』字，你就叫阿鶴吧！」

「不勝榮幸之至！」

「我想你也知道，所謂御仲居，就是御膳所的工作，負責掌管一切菜單和蒸煮。你要用心地做。」

「肝腦塗地，死而後已！」

「來！我帶你去見指揮御膳所一切的毒物品嘗人主丞閣下。」

小勢說著，頰染紅暈。這情形阿鶴看得仔細，沒有錯過。

有理由再見主丞，小勢非常高興，挽起禮服，很有勁地站起來。

掛著迎接新年的稻草繩，供奉在神龕上的常綠樹水晶晶，很亮麗。

神龕下面，主丞點上了火，獻上御神酒，行叩禮。拜了兩拜，主丞拍了兩下手。小勢她們正要走進御膳所，聽到了拍手聲，停住了腳步。

「敬畏的伊邪那岐大神！筑紫的日向之橘的小戶的阿波岐原，淨身除厄後誕生之祓戶的大神諸位，諸多禍事、罪惡、不潔等都除淨！誠恐誠惶，謹此！」

聽到這清脆悅耳的祈神祓災語，小勢她們也情不自禁地雙手合起掌來。

主丞轉身。

小勢心曠神怡地微笑著，伏下雙手。

「謹賀新年！」

「祝御年寄也在新年之際，萬事如意！」

昨夜主丞狂吮的乳頭，現在還有點疼痛。小勢一想起這事，就不太敢正面看著他。

「今天我帶來一名御膳所的新人，專管指示御仲居見習的。請見見她！」

主丞放下供奉的御神酒，面對兩人而坐。阿鶴伏下雙手。

「我叫阿鶴。拜見大人！」

主丞沒有答話，拿起盤上的酒杯。從眞鯛上切下來的白肉已盛在碟子上。

阿鶴一直等待的這瞬間終於來臨。

主丞往酒杯裡斟酒，然後拿到嘴邊。

闇鶴狠狠地抬起頭來，張開嘴，一道白燦燦的光線射向主丞口中。

主丞正要喝酒，嘴巴微張，怪招毒飛針射進來刺中他的舌頭。

可謂「神技」。

闇鶴大喊一聲：「着——」同時身往後徹。可是，一根銀筷子已深深地插在她的脖子上。這是用來確認是否有毒的銀筷子。

闇鶴吹針，主丞也刻不容緩地回敬一禮。

「殺死毒物品嘗人主丞！」闇鶴踉踉蹌蹌，卻像戰勝似地盯著主丞。

他的舌頭很白很白。白舌頭吐出來。那吹針刺射得非常深、非常準。

啊！闇鶴大驚出聲。那舌頭從嘴裡掉落。

「此非舌頭，是事先含在嘴裡的生魚片。」

闇鶴驚極，大聲問道：「怎麼回事？」

「你在說自己的名字時，我就覺得有點異樣，似乎嘴裡含有東西。所以我就匆忙把魚肉放進嘴裡。在甲賀女人的絕招裡有一種舌針，這我聽說過。裝滿毒的吹針一扎進對方的舌頭，對方就無法吐出毒液，瞬間死去。」

闇鶴拔下脖子上的銀箸，飛濺出一大堆血沫。她在掙扎著。

「但…但……爲什麼……知道聲音不一樣？我可是剛才……才見到你的……？」

闇鶴提出問題，聲音非常不平靜。

她的手指亂抓著榻榻米，清雅的臉色逐漸變得紫黑，淒慘極了。

「你們來御年寄的房間時，我也在隔壁的臥室。所以，你原本的聲音我記得清清楚楚。」

「不……不要殺他……讓她活著……然後調查一下……」

小勢驚慌失措，緊緊抓住主丞哀求著。

「等下一根毒針飛過來時，我不知道能不能躲過它……」

主丞憐憫地盯著倒在血堆中的女屍，然後閉上了眼睛。

魚部・鱧皮鐵鉋和之卷

1

天剛剛亮，天空低雲密布。

到處結成一條條霜柱，嚴寒刺骨。早晨，天色還很陰暗，有一個人影蠕動著。

江戶城內，穿過中雀門往右拐，朝著御長屋門方向走去。

上身穿著碎白道花紋布加黑棉布短外褂，下身穿著裙袴。頭上戴著四角頭巾，臉孔幾乎看不到，短短身軀，腳跟不著地地行走著。這種走法叫貓腳，是忍術特有之技。

這時候，御長屋門已關上了。

但是，戴四角頭巾的人連助跑都沒有，就輕而易舉地越過大門。僅靠身體的伸屈，

越過這一丈多的大門。

把帶有角護手的忍者刀垂直地立在地面上，一握住絛帶，踩著護手跳起來，在空中舉起刀來。

跳落在御納戶口處。也叫御老中口，老中、若年寄、御側衆等，凡是將軍府掌管要職的人，都是從這裡進入城內的。因此，到中之口御廊下御緣的二十六米左右兩側，都是他們這些人的休息室。

現在，甲賀的碎八走過去的這條路，與他的身分完全不相稱。

碎八又跳上去，把雙腳跨到門的上框，用肩膀頂著，拆下天花板角落的一片，然後身體溜上去，消失了。

伊賀忍者在中奧到大奧附近守衛著，對這一帶頂棚後面根本看管不到。

在北之御廊下和柳之間東御廊下交界處，有一個奧坊主（編按・坊主即和尚）曲著身子端坐著。

爲了避免打哈欠，時常鼓起鼻子，漫不經心地看著拉門上的雪柳隔扇畫，看起來很困倦似的。

快到六時半（午前七點）。

離若年寄進城，還有半刻鐘。老中是正四時（午前十點）之前進城的。

帝鑑之間的格一塊天棚板，現在正慢慢移動著。

碎八從那裡探出臉來，看看下面的動靜。

鼻子和嘴唇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哈呼——」一聲，吐了一口氣，輕輕飛下來。

在這裡還是脚跟不著地走著，沿五間半的拉門邊滑行著，一點聲音也沒有，朝著北之御廊下走出去。

在城內安置和尚幹雜活，這種制度始自足利三代將軍義滿的時候。

義滿十歲時失去父親，由管領細川賴之扶養。賴之爲了把義滿扶養成理想的將軍，雇用了一個奸邪的和尚，讓義滿親眼看見人的低劣和卑怯。

把幾個人剃成光頭，敲詐、欺騙、對有權勢之人的阿諛奉承，讓義滿看到人間的惡劣，成了武士們耍戲的人。

一般父母都希望孩子看到正確、美麗的東西，他的作法卻完全相反。義滿看到如此情形，從小就開始懂得奸佞之人應該受到輕視，這一點就不難想像了。

這種佞坊制度在以後的武家社會被承繼下來，江戶城內，作爲同朋一職存留。

在同朋這種職名的組頭目監督下，和尚的職責有十種。

奧坊主幫助御小姓，在御座之間附近服務。奧坊主小道具役在御小納戶手下幹活，搬運將軍使用的牙刷、手巾等日常用品。御用部屋坊主是老中若年寄的用部屋人員。鐘表坊主在鐘錶房內確保城內時刻準確。表坊主照管迎送大名和旗本進出城。其他還有供給進城者茶水的御數寄屋坊主，服務於紅葉山御靈屋的御靈屋坊主等。

碎八旋風似地襲擊了奧坊主，拳頭擊中了他的要害。

奧坊主連知道發生什麼事的功夫都沒有就失去了知覺。碎八輕輕地把他扛走了。

環視了前後左右，就在最近的房間御醫師房內消失了。這時候一個醫師都沒在。

碎八一下子把奧坊主的衣物脫光，咚咚——用力地敲打榻榻米的邊角。

榻榻米豎立起來，立即挪到旁邊，然後拆掉木板，把奧坊主扔進木板底下，又把榻榻米放回原位。

碎八脫掉四角頭巾。光線從中庭射進來，第一次才清楚地看到他的臉。

頭剛剃過，圓圓的臉，眼睛小小的，非常平凡的相貌，正適合於練忍術的人。而且一點表情都沒有；不管發生什麼樣的事，都顏不改色。

化裝成奧坊主的碎八，像沒事人似的，坐在走廊上。這時，表坊主通報若年寄進城的聲音隱隱約約地傳過來。雖說是若年寄要進城，可要是不給這些坊主些許小費，他們是不會用勁幫你通報傳話的。這些還保留著佞坊的風尚。

「石川近江守大人……到。」

「松平伊賀守大人……到。」

「北町奉行・松平河內守大人……」

腳步聲從走廊傳過來。

碎八裝作不知道，卻很慇勤地伏下雙手，低下頭來。

2

新年、享保二年的第二十日。

八代將軍吉宗以健康不佳爲由，取消所有的活動。

其實，吉宗在主丞照顧下，對他親自做的菜餚嘖嘖稱道，全心致力於恢復體力。

今天是御鏡開儀式，將軍把自己的年糕賜給幕府的重臣，以示祝福新的一年裡主從關係密切，有效處理政事。這是一項不可缺少的儀式。

在壹尺四方的白木膳盆上鋪上色紙，放上稍大的土瓷碟，裝進兩塊厚厚的年糕，上面再盛上小豆餡。

御賜的年糕可以直接帶回去，也可以交給奧坊主。

在帝鑑之間，老中水野和泉守忠之以下，若年寄、大目付和南北町奉行九位，都到齊了。

正月的一切活動全數取消，所以大家的臉色都憂心忡忡。

早上十點鐘，吉宗入座。

老中水野不敢抬頭，向上翻著眼珠，看著吉宗的臉色，按部就班地唸出新年賀詞，毫無掩飾地流露出感到意外的表情。

爲什麼呢？因爲吉宗氣色格外好，臉頰也鼓鼓的，很油光亮麗，雙唇也沒有往常的黝黑，眼神柔和、深沉。

這時，主丞露面了。

大家都穿著絲織禮服加麻製禮服和長袴，他卻穿平常的披肩和半袴。紅潤的唇紋，像是加上朱色重新描過，格外鮮艷。

吉宗看著主丞，臉上浮出微笑，令其他人瞠目。

明眸文雅，不容凝視，泰然自若地領著一幫手捧裝年糕的木膳盆的表御台所六尺。大家被他的氣勢所鎮住，不敢看。但是，他是那麼妖艷，甚至連老中都產生一種衝動，想偷看一眼。

這圓形年糕，又重新查了一下，柔軟些，上面盛著小豆餡。

沒等主丞叩拜，吉宗就開口介紹起來：

「給諸位介紹一下。這位是新召進來的毒物品嘗人腕下主丞。」

接著，吉宗那句漫不經心說出來的話，足以令在場的人呆若木雞。

「主丞，是我的兒子。」

的確，這句話令在場的人膽戰心寒，驚天動地。

主丞抬起臉來，想阻止他，但爲時晚矣，只好閉上眼睛。

「爲了識別城內的敵人和朋友，最好不要說出底細。」剛才主丞還這麼進諫，可他似乎已忘記了。

但是，作爲父親，自己的兒子有稀世的絕技和美貌，吉宗難免引以爲自豪。這種心情，主丞似乎懂得。而且，沒有在自己身邊撫育，憐愛之心萌生。不只如此，還能變得

多才多藝。種種激動的心情交織在一起，情不自禁地湧現出來。

並且，對主丞的母親也有強烈的贖罪感。沒有給予關心，只給她帶去痛苦、悲傷。甚至臨死之前，都無法守在她身邊。

懇切哀求，吉宗總算能和主丞並枕共床一夜。

「如果你希望……」他反覆再三地問道：

「希望的話，想讓你成爲這世上最有權力的人，登上天下人都畏懼的寶座……」

主丞像是告誡父親，一字一句，慢慢地回答：

「我想成爲一個，不是讓人畏懼，而是不畏懼的人。除了天爵，不求地位、財富、權力的人，蒼天之外，再沒有其他東西好害怕的了。」

（我想過一種除了天以外，不畏其他東西的生活。）

自己曾經拋棄，如今已長大成人的兒子這一番話，吉宗重新回味一下，感到眼瞼上滿溢熱淚。

大夥兒一片驚慌，吉宗全然不顧，閉上眼睛一陣子，振作精神，繼續說：

「不過，這沒什麼大不了的。自從出生以來，一直在腕下家長大，努力成爲一個毒

物品嘗人。但是，既非繼承將軍職位的人，也不會受到特別的關照。最多就是在大奧能隨時自由進出而已。好了，諸位！」突然聽到這麼一席話，連大目付的千千岩傳之進都感到困惑——既不能直呼其姓名，也不能置於自己手下差使。

吉宗的眼角上有一滴眼淚，這千千岩沒有漏看。

自己也是同樣一種感受。

現在自己作爲大目付，負責糾察諸大名的是是非非。當年在紀州，這雙手抱著幼小的孩子親吻著，那柔軟的感觸之情，至今甜甜地留在手裡，無法忘懷。

想到這些，千千岩傳之進不由得撲簌簌掉下眼淚，濡濕了手背。

吉宗慌忙伸手去拿擺在面前的年糕。由於千千岩流淚，自己也觸景生情，忍不住要掉眼淚，就和年糕一起吞下去。

「好吃！眞好吃!!留給那些和尚眞是可惜！你們也吃吧！」

吉宗這麼一勸，大夥兒都不能不吃。老中水野悶悶不樂地掰了一塊，放進嘴裡。大家看到，也跟著伸出手去。

就這樣平靜下來。大家一起吃年糕，剛才那緊張的氣氛也就緩和了。

這時候，主丞感到拉門外有一股可怕的殺氣傳進來。

拉門無聲無息地打開，一個黑影從暗處奔進來。

要不是主丞一下子抓起年糕擋住，將軍的寶座肯定遭到襲擊。

碎八發覺沒有辦法到達最近距離，就從十二間距離處，設定短筒箭的目標。

主丞扔出了年糕。

嘎嗚!!目標向上偏離。

飛出去的年糕緊緊貼在碎八的臉上。

主丞衝過去，手砍碎八的右頭部。

碎八取出小刀，甩開主丞，翻個筋斗，想進行反擊。

主丞迅速堵住碎八拿小刀的手，一邊用力把年糕塞進他的嘴裡。

「呱！」碎八掙扎著要吐出來。主丞用膝頭大力踢他的胯股間。

在座的每個人，嘴裡的年糕吞不下去，說不出話，驚慌得直翻白眼，呆坐在那裡。

「連鬼神都能打退，指的是這個！只要主丞在我身邊，鬼精蛇怪都不敢靠近我啦！哈哈哈……」

吉宗大笑起來，尾聲有點嘶啞。

3

火爐裡的炭火燒得通紅，上面架著鐵絲網燒烤著年糕，飄溢著一股香味。

正月的氣氛如此融和，碎八的手被綁了起來。爲了防他咬舌自盡，嘴裡堵上甘薯繩。這樣子，再高明的忍術也施展不了。

年糕烤得膨脹，跳起來。

主丞竟然把這又大又燙的年糕放在碎八臉上。

「說！是誰命令你來的？」主丞的聲音低沈，冷酷無情。

「說！」

老中水野忍不住插了一聲。

「這樣做，他肯定不會說的。忍者一旦失敗，就選擇死。」

「是的。」若年寄的石川近江守附和著。

「不管怎麼拷問，我想他都不會說……」

「我一定讓他說出來，各位看著吧！」

主丞非常沈著。相較之下，吉宗則坐臥不安。

「我只想問你一件事，是誰命令你來刺殺將軍？你只要說這個就行。」

主丞按著碎八的頭。其他人嚇了一跳，豎耳傾聽。

低沈但非常清澈的聲音，在榻榻米上流轉著。

「是甲賀……大淨助先生的……命令。」

主丞微微一笑，說：

「正如諸位所聽。」

主丞轉過身，面對著吉宗，鄭重其事地再次把事實向他報告。在其背後，碎八臉上的年糕被拿掉，呻吟著。

「我，我……」臉上露出驚慌失色的表情。

「想謀殺將軍大人的罪魁惡首已經判明了，他的活證人就在這裡。既然如此，讓我去討伐這個甲賀大淨助。請您下達旨意吧！」

碎八越發驚惶失措，咬著甘薯繩的嘴裡流出了口水，淋濕了榻榻米。

「我，我……」

「你說不說，結果都一樣。假如事情全部的起因都在伊賀和甲賀有分岐這一點上，那麼只要除掉一個人，把兩派併成一個就可以了。」主丞輕描淡寫地說著，然後——

「這就是結果。」說完話，那眼神中充滿自信，閃閃發亮。

4

周圍一片沈默，猶如在漆黑的暗夜裡用手摸索著前進，困惑重重，非常沈悶。

江戶城內，帝鑑之間鴉雀無聲。

征討甲賀大淨助，把伊賀和甲賀併成一個，由此所有爭執就可以解決，也可以除掉禍根。主丞這麼一說，吉宗無言以對。

大家都以爲碎八絕不會說出，可主丞卻逼他說出是受大淨助之命來暗殺吉宗……眞是個妙計。

儘管是自己的兒子，卻毫無證據，就讓他採取如此策略。除了老中之外，其他人都以責難的眼神看著吉宗。

主丞泰然自若，眉宇間毫無猶豫，凜然堅定。他一個勁兒地說：

「將軍府內，伊賀和甲賀兩派忍者同時存在，這就是問題所在。企圖爬上權力寶座的人都會利用這兩派之間的不和，所以流血事件不斷。將軍大人有伊賀護著，尾張則有甲賀支持。我想，從此番禍事，您就可以知道了吧！」

主丞直看著吉宗，直言不諱。當然，吉宗的心情難以舒暢。

「雖說如此，長年累月，伊賀和甲賀互相鬥來鬥去，恐不可能超越多年以來的恩仇，組合成一個。」

吉宗很能善解人意，但一旦遇到正式場合，意識到別人的看法，作爲父親的一面和作爲將軍的一面就會交錯在一起。

本來是一個討厭別人提出意見，度量狹小的男人。

「的確！我清楚地聽到甲賀大淨助這個名字。但是，嘴巴被堵的人說出來的話，不能成爲討伐甲賀的證據。」

「是這樣嗎？」主丞把手放在額頭上，稍作……思考狀。然後，表情稍稍緩和，嘴裡浮出一絲笑意，開口說：

「庭番這個叫法，怎麼樣？」

「什麼?!庭番？……」

「是的。在庭院裡隨時待命，直接聽從將軍大人的命令。」

「庭番！」

喜歡新穎、改革的吉宗有點贊成的意思，這一點很明顯。

「既沒有伊賀，也沒有甲賀，直接侍奉在將軍身邊。也就是說，組成將軍直屬的一派，這樣就沒有藉口相爭了。不僅如此，對兩派來說，我想也較爲體面。」

「等等！」

老中水野和泉守插話了：

「甲賀大淨助，自御神君家康公以來，世世代代承賜其名。這個名字在德川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討伐、擊敗它等等之類的話，恐怕對御神君大人過於失敬了吧。」

若年寄石川近江守立即加入水野這一邊。

「而且，根本沒有證據證明大淨助派刺客來刺殺將軍大人……」

主丞從剛才一直在看著碎八的眼睛深處。

嘴裡被堵上甘薯繩，兩手關節也被綁了起來，可他的眼神流露得鮮明強烈，這一點主丞沒有漏看。

「這樣一來，兩家多年來的爭執就可以消除了，那是多麼可喜的事啊！」主丞不知不覺地向碎八說起來：

「以前雖然同是臣下，爲了爬上德川這顆樹，誰先登上，一直爭執不下，流下了多少無辜的血。趁這機會，併成一個，當成樹根，共同盡力爲德川的安泰做出貢獻。這樣才是臣下之道。心裡面有恩仇，但能忍受下來，這也是作爲忍者該走的康莊大道。」

主丞話尾說得很用力，把手放在佩刀上，膝蓋一腳著地，與此同時，推開刀口。

一道白光嗖地飛向碎八，緊接著，護手發出「鏗——」的聲音。

甘薯繩斷成兩段，掉下。

不愧是甲賀的碎八，直盯著主丞，一動不動。

「說——」主丞的聲音更加響亮了：

「你叫什麼名字！」

水野、石川臉上露出冷笑。他們以爲，被抓來的忍者是不可能回答的，必然會咬舌自盡。

可是，他們的想法被徹底推翻了。

「我叫甲賀碎八。」碎八回答。除主丞以外，其他人都嚇了一大跳。

「再問你，命令你來暗殺將軍的是誰!!」

「是統治甲賀的大淨助大人。」

「這個大淨助居處何方？」

「青山甲賀宅邸，北奧的居所。到那裡的通道，西庭的井就是入口處。」

「大淨助最拿手的忍術是什麼？」

「是隱身火槍。小佩刀的刀鞘成了火槍身。」

「碎八——說得好！」

「庭番，意下如何……」

碎八仰望天空，悲慘又高興地露出皓白的牙齒。

「很好……」

說了一半，可再也沒有聲音了。

碎八的眼睛不知盯著哪裡，臉色漸漸淤血，變得紫黑。

咬斷的舌頭塞住了喉嚨。

哇!!吐出了少許血，像是忽然想起還有什麼話未說的樣子。

臨終時顫抖一下，碎八的額頭就碰在榻榻米上，全身失去力氣，逐漸癱軟。

「伊賀和甲賀的人心思都一樣。我們不能白白送了這傢伙的命。」

主丞的眼裡充滿不退縮的氣勢。

「請下令討伐甲賀大淨助！」

「好好計議一番！」

這時吉宗下了決斷。已經沒有人出來反對了。

水野、石川，甚至連大目付的千千岩都默認了這突來之議，保持沈默。

吉宗又問：

「主丞，最初是你的聲音吧！我叫碎八……我聽成是那傢伙說的。」

「這叫腹話術……我還學不到家。」主丞笑答。

吉宗也抿著嘴，跟著笑起來。

「呵呵呵！」

「水平較差，讓父上您給看出來了。」主丞小聲說著，抓起短袴，站了起來。

主丞突然叫起父上來，使吉宗不由得收回笑容，有點茫然。

主丞已離開了帝鑑之間，走在北御廊下。「他是……漫不經心說出來的，呵……」吉宗目送著他，說：

「千眞萬確，我是那小子的父親……可是，他是我的兒子，眞不敢想像。」吉宗心

情非常複雜，撫摸著下巴。

「大家是怎麼想的。假如那樣聰明的人登上將軍寶座，怎麼辦？肯定很難對付吧！是不是?!」緊接著，吉宗卻說了一句多餘的話：

「所以，他不是德川，而是腕下主丞。」

只有大目付的千千岩抬起臉正視著吉宗。已過了五十歲，白髮漸增。但他是掌管全國六十餘州的大名，那種自豪感從眼底流出，似在說，無論何時都有決一死戰的準備。

「千千岩，你有什麼想說的嗎？」

正因爲自己覺得有點內疚，所以吉宗不能漠視。

「主丞閣下是爲了將軍大人您而出去討伐大淨助。聽說那大淨助是一個年過一百歲的怪人，身邊時常有忍者守護。主丞閣下單槍匹馬，到那種地方……」

吉宗想逃避，站了起來。

可是，在其背後，千千岩大聲追逼著：

「把您自己的兒子趕入困境，將軍大人不在意嗎？作爲父親，我想應該給他一句溫情的話語，擔心他的安危才是。可您卻說，不敢想像他是您的兒子這樣的話……」

被這麼一逼，逃不了了，吉宗只好非常不痛快地回答：

「我在擔心著呢！不過，我相信他一定能夠殺掉大淨助。而且，可能大家不知道，要是我對他說些作爲父親的話語，他肯定會這樣說——心灰意冷……」

5

滿是皺紋的手在地板上趴著，手指頭想抓個東西，在黑夜裡摸索著。

一摸到小佩刀，大淨助放心地在床上坐起來。

垂下眼瞼裡面那醜怪的眼珠子，刻滿無數皺紋的皮膚感覺到拉門外面的動靜。

重新戴上大黑頭巾，舐了一下嘴唇。

木板拉門悄悄打開了，夜裡的寒氣吹進來，月光也微微射入。

主丞提起半袴的開口處，挽起袖子，站在那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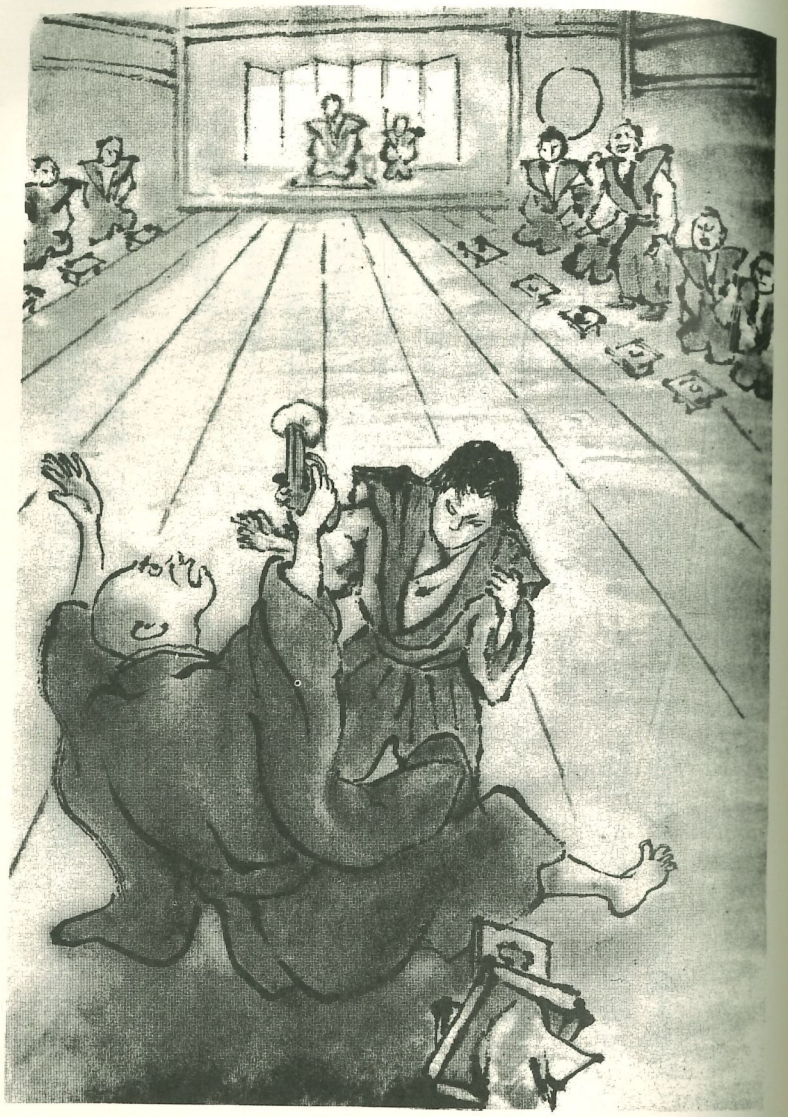
「嗯……」大淨助小聲說著，手按在小佩刀上面，眼睛直盯著主丞的臉。

「腕下主丞，參見!!」

主丞準備拔刀。

「甲賀大淨助，這是將軍的旨意。」

「什麼！說得像吉宗的兒子一樣。」



睡房裡有一股大蒜味，那是從大淨助的睡衣上飄溢出來。

兩人對峙著，尋找時機。

大蒜味沖著鼻子。

「忍者老了，也需要藥石嗎？」

兩個人中間夾著被子。

「那樣的鱧（海鰻），把背鰭拔掉，縱切兩半，撒上鹽，浸泡在生醋中一陣子，拿出來後，沾辣椒醬吃，還能吃下去。」

大淨助把刀鞘尾對著主丞，動起小佩刀。

與此同時，主丞用脚踢起被子，刀從下面飛鑽過去。

嘎!!小佩刀裝置的火槍發射，子彈打到了被子。

「我忽然出現在宅邸的隱藏睡房裡，這只能說是碎八全部都講出來了。就是你有暗藏的火槍，我也知道了。碎八非常了不起！把忍者引回到眞正的用途上來，這方面他起了很大的作用。你可能不知道吧，大淨助，你有一個好手下。」

主丞朝大淨助的肩部斜砍下去。

「大淨助——給你最後一刀！」

主丞的一擊，像劈竹似地把大淨助砍成兩段。黝黑的血噴濺出來，慘不忍睹。

甲賀大淨助沈下去，再也起不來了，沈到深淵裡去了。

甲賀人衝殺過來。

「鎮靜!!這是將軍下達的命令。」主丞大喊著，全身濺滿血跡。

「知道了還衝過來，只好叫你們變成屍山血河！怎麼樣?!」

沒有人敢跨過大淨助的屍體。

「我是毒物品嘗人腕下主丞。」主丞自報了姓名，擦去刀上的血跡。

「從現在開始，甲賀與伊賀併爲一體，稱御庭番。這是將軍大人親自下達的命令。大家等一下！」主丞那不容分說，尖銳的喊叫聲，嚇得那些忍者臉色如土。

「收拾屍體。我要洗一個澡，給我燒水好嗎？」

絕少喜於形怒於色的甲賀人也嚇呆了。

來到甲賀宅邸，已經不同尋常；可又斬了大淨助，濺滿一身血，所以想洗澡。

甲賀人對於主丞打死大淨助深感佩服，且被他的美貌及毫無畏懼的氣魄所迷住。

最痴迷的是少女——華嚴。

6

主丞身體浸泡在浴缸裡，但沒有放鬆。

因爲這是在敵人的地方。他小刀放在浴缸裡面。

進入熱水裡讓他們看，主丞早有算計和考慮，不讓甲賀的任何一個人背叛。

正因爲如此，所以這時已精疲力盡。

這時可以看到對面有一個臉色白皙的人。

天眞無邪，毫無膽怯地盯著主丞。

「你和好幾個侍女都……吧，主丞先生！我都看見了。」

主丞不由得苦笑起來。

「叫什麼名字？」

「華嚴。」

「幾歲？」

「十一……」

「有幾次我感到有人在看著，因爲對方沒有敵意，所以就放過了……是你嗎？」

「我幫你洗背吧！」

「這之前請你回答一個問題，你喜歡大淨助嗎？」

「很討厭!!」

「那麼，幫我洗吧！」

「唰!!」主丞從浴缸裡出來。她轉動著可愛的眼眸，緊盯著主丞。

連主丞也感到有點難爲情。

急忙把小桶倒過來坐下，轉過身去。

菜部・紅葛溜之卷

1

滿月，月光明亮，劃過夜空。

吹拂星雲的風也減弱了，地上一片靜寂。

江戶城天守閣，在月光照耀下閃閃發亮，屋頂似黃金打造，牆壁如銀箔砌成。

窗上映出兩個人的面孔。

是吉宗和主丞。

天守閣裡明如白晝，巨大的月亮近得彷彿可以托在手掌上似的。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舉頭望明月
低頭思故鄉

「是李白的〈靜夜思〉吧……」吉宗吟詠，主丞應答。此時主丞在月光照射下，臉色陰沈沈，讓人大吃一驚。

吉宗轉過身來，瞇著眼睛。

「把伊賀和甲賀統一起來，成立一個組織，取名爲御庭番，這樣一來，兩派的爭執就會消除，就不會有人來襲擊我。」

現在，吉宗又恢復那種主丞頗感厭煩的將軍的表情說起話來。

「不過，還有許多人巴不得我早日下台。」

吉宗說這話時，毫無羞恥，也不害臊，像小烏龜似的，把自己的頭緊縮起來。

「必須借助你的力量，一個個消滅。拜託了，主丞!!不管怎麼說，現在能信任的，只有你一個人了。」

主丞對父親變成一個完完全全的將軍感到非常厭煩。父親又把身子靠過來，視線逼得很近，使他不得不做出反應。

「您吟誦〈靜夜思〉，是否暗示著意欲處死月光院？」

「唔！主丞，我如此順利地就任將軍一職，你想是什麼原因呢？」

「大概是月光院、間部詮房等人大力支持吧！」

「是的，說得沒錯。由此，不管是幕閣的重臣，還是大奧的人，都來向我靠攏。月光院、間部他們之所以如此設計，乃因我是個沒有任何實力的將軍，因爲他們認爲我只是一個能讓他們隨意擺布的人。」吉宗在感到沒有信心時，就會用右手抓鼻子。這已經成了習慣了。

「他們提出的條件很離奇。大奧和幕閣的人都想維持他們的地位，和前任將軍時代一樣。從紀州不能帶人過來。就因爲這樣，你也是這之後被叫來的。」

可能是月亮的位置變高的緣故吧，從窗戶照射進來的月光照不到裡面來。

已近下午八點，初更時分。

時入二月，天氣忽然暖和起來，讓人頗覺異樣。今夜格外富有春意，十分暖和。

「不過……」吉宗繼續說著：

「既然即位，將軍就是將軍，抗命的人一個也沒有。這樣也不錯！不過，這之後就麻煩了。不能抗命的人自然而然就會變成我的敵人。」

由於今年暖意來得快，紀州的梅花早開，老母親生前一直喜愛的老梅也該開出一、兩朵小白花了吧！這時候特別激起主丞的親情之思。原本應該安靜地待在能懷思母親的老梅之家過日子才是，如今自己卻站在江戶城天守閣裡。而且居將軍之位的人命令他去處置敵人。斬殺的人數已經不少了，毒物品嘗人腕下主丞這個名字如今已風靡江戶城，人們一聽，頓覺毛骨悚然。

（心灰……）主丞深有感觸。

父母爲了孩子，甚至捨棄自己的生命也要保護，這是人之常情；卻不知爲什麼，兒子爲了保護父親，只得經常出生入死。

父親吃的東西都得自己先行品嘗，以測其是否有毒；爲了保住父親的寶座，甚至連自己的性命都得豁出去。

作爲兒子，心靈上的支柱到底在哪裡？應該求助於誰？由此，不由得想起往事。小時候既想撒嬌，又想在父母面前耍性子。後來，不知什麼時候死了心，就這樣長大了。

「主丞——」

「……」

「有關月光院的事，知道的都說出來。」

主丞望著遠處，沈醉於往事之中，突然被父親的話打斷，又回到現實。

「聽說，落髮之前叫作喜世。生於加賀，本家是加賀藩的槍術指導。」

「經歷等等無關緊要，主要是人品和性格。」

「據我所知，第七代將軍年僅三歲就駕崩，是因爲患了感冒，病危死去……」

「這跟月光院有什麼關係!?」

「……伴著容易感冒的第七代將軍，月光院和間部詮房兩位大臣在吹上的庭院深處飲酒。過了午後六點，兩人喃喃私語。這些是侍女們偷偷告訴我的。過了不久，第七代將軍忽然病情惡化……」

吉宗一邊點頭，一邊拚命思考著。

「嗯!?」他仔細端詳主丞的臉。

「主丞！這些事，究竟是從哪裡打聽到的？」

「隨您想像。」

「你這傢伙，剛才已說是侍女們……到底你在這大奧裡已經和幾個女人搞上了？」

吉宗說得非常露骨，輕浮。主丞不去理他，又想起自己的母親。

假如沒有母親臨終時的懇求，自己是不會到這裡來的。

（與幾個人搞上，難道這不也是你的過錯嗎？）

主丞沒有說出口，心裡更心灰意冷了。

吉宗絲毫沒有察覺到主丞的心情，卻又一本正經地把話轉回到主題上來。

「即使如此，把年僅三歲的親生兒子擱在旁邊，自己卻一心一意與人苟合，眞是多麼淫亂啊！」吉宗對自己的所作所爲隻字不提，對別人卻很苛刻。

「每天迷戀於權力之海，終於爬到今天的位置，我想這是很不尋常的。剛開始當上京極甲斐守的副手，接著又籠絡戶澤上總介，大番頭的矢島治太夫，成了他們的女兒，然後爬上櫻田御殿，引起六代將軍的注意，成了側室，生下了第七代將軍，又與間部通姦，最後終於掌握了所有權力。」

這與自己父親的權勢相似，所以就喋喋不休地說下去。

儘管吉宗對主丞所說的話置若罔聞，可他的表情逐漸變得陰沈。

月光院，就是六代將軍家宣的側室喜世。家宣尚在世時，得到他的寵愛，又是將軍

繼承人家繼的生母，君臨大奧。就是如此難以對付的人。

「父上!!」主丞這麼一叫，吉宗驚訝地回過頭來。

「有時被這麼一叫，感覺如何？」主丞的眼神中帶著冷笑。

「最好是只有你我兩人的時候才這麼叫。」

「接下來就是您了吧！」

「什麼!?」

「月光院盯梢的目標。」

「啊……」吉宗所擔心的事一下子被說中，深感困惱。

「從以前發生的事來看，那是很明白的。間部已經沒有權力了，月光院一定覺得非常不安。加上本來自以爲將軍是可以自由操縱的人，可沒想到卻是個大騙子……不！是個相當聰明的人。而且，可能也已經聽到我的消息。這樣一來，跟將軍大人發生關係，搞到手的話……」

「知道了，知道了……」吉宗慌忙搖搖手。主丞卻一個勁兒說下去：

「父上您也是個相當多情淫亂，色情因緣不淺的人。」

「這……太過分了！」

但是，主丞繼續說下去：

「現在，在這大奧裡面，月光院的美貌可是數一數二的。」

「所以，就因爲出現這樣那樣的事，才跟你商量著趁現在採取一些措施。」

「做何打算？」

「殺掉不好，又不能下毒。」

「將軍和他的兒子正在密謀怎樣做壞事……」

「嗬嗬！」吉宗抿起嘴來一笑，右手抓抓鼻子，左手摸摸下巴，手忙脚亂。

「就這樣擱在那裡，會出麻煩的。下一次可能違抗我，把我的兒子長福（九代將軍家重的小名）抱出來當第九代將軍……還有另一件事更令人擔心，就是六代將軍留下的遺書。尾張拼命想弄到手……」

「那遺書是假的嗎？」

「這我不知道。遺書是我當八代將軍的關鍵因素。但是，六代將軍還在世時，竟然決定假如七代將軍發生不幸時，把在紀州鄉下的我指定爲八代將軍，這一點我也決不敢相信。所以，才想盡快把那遺書弄到手，燒掉。如果還隱藏著的話，月光院就會對我強

硬起來。」

吉宗講起話來非常認眞，絲毫沒有隱藏不安的心情。

「目前還沒有動靜，到時候她就會亮牌。所以，得想辦法，避免它發生。」

「您這個將軍寶座可眞是擱在刀刃上啊！」

「……」

「哪一種生活幸福呢？是在紀州悠閑地生活，叫我兒子呢？還是現在？」

眞是多此一舉。主丞總是這樣，說完了才後悔。

「……」吉宗沈默片刻。

「把我送給腕下家做養子，修煉毒物品嘗之技，然後現在讓我來爲您效勞……」雖然是無可奈何之事，可主丞還是忍不住說出來，有些不禮貌，吉宗也感到百無聊賴。

「做兒子的必須聽從父母。」

「父母應該爲孩子著想……父母爲了自己能出人頭地，把孩子當作工具使用……」

「原諒我吧！」

吉宗輕輕地拉著他的雙手，仔仔細細看著他那美麗的臉孔。主丞只好沈默不語。

「已算計好了，一旦訴諸感情，就會受不了。也罷！您打算怎麼處置月光院!?」

「該你上了，好好算計一下！」吉宗背朝著主丞和月光，準備從天守閣上走下去。

「父上！」主丞也不回頭，叫著。

吉宗沒有答話，一隻腳已踩在樓梯上。

「父上，您是說，要我爲了您自己而喪失人性嗎？您眞的這麼想嗎？」

吉宗走下去。

吱——一聲。這悄悄的聲音觸怒了主丞。

又是吱——一聲，然後——

「父親和兒子是一蓮托生吧！」

從下面傳來了吉宗那含混的聲音。

2

二月二日至四日，將軍府內沒有任何活動。時節已入二月，今天是第三天，在剩下的十來天內，主丞必須解決城內的難題。

今天一大早就很冷，太陽光也很陰暗，地上直冒冷氣。

月光院不到午時不起床。主丞獲准去看望她，這時從御裏御門走向西丸大奧。

已經有四天沒有洗頭髮了。御靈屋對面的紅葉山刮來的雪風吹拂著他的頭髮，讓他感到很不舒服。

本來，月光院應該搬到櫻田御用宅邸，可她卻一直留在西丸大奧吹上御殿，不動。

月光院露面了，非常妖艷。

剪了頭髮，眉毛留著，牙齒雪白。御樂召上再穿上圍內，這種打扮只有在將軍家的厨房裡才被允許。襪子也是如此，只能穿薄眞岡的木綿襪，可是月光院卻穿著一雙連在厨房都不允許穿的絲綢襪——有九個侍女陪伴，也是厨房的格調。

主丞跪在御座之間下段十五疊（榻榻米）的中央，叩著頭，雙手著地。

月光院坐在上段十五疊的御座上。

「抬起頭來！」

大家都迫不及待，想看看城內愛嚼舌頭的人議論紛紛的主丞之顏。

月光院的說話聲句尾很高，也顯示了這種期待。

「初次拜見尊顏。在下是此次被將軍召進的毒物品嘗人腕下主丞，在此參見。」

月光院的眼睛深處漾溢著女人那顆滾燙的心。她想掩飾害羞，顯得更加美麗，有一

種飄忽的感覺。

「若不是相當美麗的女子，是無法與你相媲美的，哈哈哈！」

嘴唇紅潤，笑起來輕浮之心若隱若現，

「腕下……這個姓很少聽到!?」

「把腕垂下，就是不使用手的意思。」主丞把雙手放在膝蓋上，直盯著月光院，繼續說下去：

「世世代代服侍紀州家，用嘴品嘗不用手。我聽說這是御神君特別賜予的姓氏，說叫腕下較好。」

「傳說你是吉宗將軍的兒子，是眞的嗎？」

「是眞的。」主丞的神情不見絲毫膽怯。

「那麼，爲何被送到腕下家做養子？」

「我是父親在紀州時生下的，而且，父親看上的對象，也就是我的母親，是腕下家的女兒，因此被腕下家領養。」

「既然這樣，你的父親已當上了紀州的藩主，又成了將軍，把姓改過來，作爲他的繼承人，不是很好嗎？」

「……聽說以前父親嘴裡吃的一切東西，都是叫母親先嘗過的。把自己疼愛的，同時又愛他的人培養成品嘗人，只要他品嘗過的東西，即便是馬糞也得吃下去。如果自己的兒子也能成爲品嘗人，那就沒有比此更幸福的了。所以就把我送到腕下家做養子。」

「眞是個自私的父親！這樣你很滿足嗎？」

這裡又有一個對自己鬆懈、對別人苛刻的人。

「是的，我想我很愛我的父親……正如愛我心中的母親一樣。」

月光院愈來愈猶豫，主丞的聲音卻愈來愈凜然、宏亮。

「怎麼證明這一點？」

「……父親把他的生命置於我的手掌中……不！應該說是置於我的舌頭上才對。」

主丞從嘴裡，使勁地——

伸出舌頭。

3

（可能是蘭奢待？）至今尚未聞過的香味，只有一種。

主丞深感不安。

不可能是那些陪侍的侍女們薰的，這種香味肯定是月光院才有。

相傳，自古以來，深藏在正倉院內部的沈香木，聖德太子把它取名爲「蘭奢待」，以突顯其香味。

品毒物用舌頭，聞氣味用鼻子，這是一般規律。氣味中也有些具有相當可怕的毒，主丞已掌握了用氣味辨別是否有毒。

儘管如此，沈香、蘭奢待是沒有任何辦法可以聞出的，而且從來都沒有聞過。

（這不是件容易的事……）

主丞深深感到，已一清二楚，看到月光院的厲害……不！是被迫聞出來的。

蘭奢待形狀像朽木，長度五尺以上，木頭部周長三尺九寸。有一傳說，謂聖武天皇七十七忌日的時候，將它送進東大寺。

歷代天皇每次參拜奈良時，才能切一片帶回去。另外還傳說，足利義滿、織田信長也曾各切一片帶回去。確是一種名香。

反過來說，這正說明月光院必然與宮禁之內及東大寺來往密切。

（不能疏忽大意……）

主丞緊張起來。

「將軍要我向您傳個話。是非正式的。要我見到您時，代捎個話。」

「噢！這怎麼好意思！」月光院裝得很鄭重其事地整整衣冠，眼底略帶點揶揄。

「最近這段時間久疏問候，爲此想藉著我親手做的菜肴相款待。能否勞您駕!?」

「既然是將軍的邀請，不管怎麼樣，也得去拜訪！不過，我這個人喜厭分明，不能有失禮之處。請告訴我，拿什麼招待我。」

「有毒的菜肴。」主丞直說出來。

侍女們不解其意，月光院柳眉豎起。

主丞泰然自若地說下去：

「不管古、今，東、西、和、漢，所有的毒物，我都很精通。而且我這身體，不管什麼毒物都不怕，因此我想用這毒物款待您，您覺得如何？」

月光院可能是想試探主丞話中的內在涵義，暫停了一會兒。

……沒有馬上回答。

這裡，江戶城內西丸大奧御休息之間只有一個火爐，炭火漸漸化爲灰燼，發出微弱的聲音。此時，屋內靜寂得即使再微小的聲音都能聽見。

「您是說，把我的性命交給您嗎!?」

「是將軍之意！」

月光院和主丞兩人的視線交織在一起，周圍的氣氛逐漸緊張起來。

外面正下著雪吧——

寒氣像瘧疾一樣往上爬。這樣寒冷的天氣，月光院似無所覺，直勾勾地盯著主丞。

主丞回望，說話聲越來越大——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舉頭望明月
低頭思故鄉

吟畢，緊閉雙眼。

「忽然張開眼一看，床前光線閃亮。還以爲是地面下霜了，卻原來是月光。抬頭一看，山的那邊月光閃亮。盯著月光，不知不覺低下頭想起了故鄉。」

主丞睜開雙眼。

「這是李白的〈靜夜思〉。」又與月光院面對面坐著。

「我喜愛的詩。」

「昨晚，將軍邊望著月亮，邊吟誦著這首詩。將軍得到月光院您大力支持，當上了將軍。不過……父親作爲將軍，想做的事情很多。例如，縮減大奧及這吹上御殿的開支，重建緊迫的財政，錄用必要的人才等……」

「你是說，我在的話，他就不能隨心所欲地做了嗎？」

月光院神色憤怨，連夜叉都會害怕。再說下去，就有可能使其露出獠牙。

「是這樣的。」主丞直截了當地說出，讓周圍的人嚇了一跳。

「將軍對月光院您深感恩重如山，因此決不會背叛您。不過，正如人們有時候會把月光看成霜，月光院您如果被人誤解了，也會感到不快吧！我擔心，這種事一旦加劇，雙方敵對起來，就不好辦了。平時只有雙方齊心協心，才能安泰下去。要是互相頂撞，恐怕將一無所獲。」

主丞的眼神裡充滿悽愴。

「爲此，父親對我說，也應該保護月光院您的生命，而且用有毒的菜肴款待。我作爲毒物品嘗人，任何時候都能支配將軍的生命；月光院您如果也把生命交給我保護，通過我做中間人，您們雙方就能永遠互相信賴下去。」

「你淨說些狠毒的話。」夜叉的紅唇歪斜。「你和吉宗是血脈相承，怎麼做都無妨。可我呢!?把性命交給你，生殺定奪之權就掌握在你手中，像是被關進牢裡。這到底與你何干。」

一問一答，到了極端，接下來要看主丞如何答話。搞不好，會把事情弄得一團糟。可是，主丞的回答令人無法預測，驚天動地，足以把夜叉的心緊緊抓住搖晃。

「希望您能愛我。」

這是主丞今天來這裡的目的——

一張王牌。

「往後，月光院您身邊除了我，不要留下任何男人。」

多麼無禮、自高自大。不過，那話語又多麼妖冶、甜美啊！

夜叉的胸窩被主丞放出來的箭給深深射進了中心。

一直放在膝蓋上的雙手游水似地摸著扶手，斜著左肩。月光院被主丞的一席話搞得昏頭轉向，除去夜叉的面具，顯得軟弱無力。

「說得多麼任性呀……」

「俗話說，勢不兩立。我也在想，如果一方把兒子放在您的身邊，這樣兩雄就能同心協力了吧！」主丞伏下雙手，深深地低下頭去。

「這是我深思熟慮過的。」

月光院看到如此情形，勉強地再次恢復剛才的姿勢。

「你拼命衛護你父親，可是，你如何猜想我的心呢？的確，你很漂亮。可是，這樣就認爲大部分的女孩會被你迷住，那眞是太自高自大了!!論漂亮，找個演員也同樣。而且把女孩看得如此，多麼缺乏魅力啊！」

月光院又重新威風凜凜地盯著主丞。

「那麼，請把頭髮剪掉。」

「什麼……」

「如果不想把將軍的兒子放在身邊，那只好請您剃髮爲尼。我是說，讓我在您身邊保護您。這出於我的願望：江戶城內不要出現緊張的局勢。既是爲了將軍，也是爲了您。多年來爭執不下的伊賀和甲賀，通過征討大淨助，已經統一起來了。」

月光院嚇了一跳。主丞還一個勁兒說下去：

「只剩下您和將軍兩位了。在這麼大的願望前，卻談起男女，其心如何如何，眞是微不足道的問題。而且，我是在捨身向您哀求，又來說些什麼男人的美醜之類，簡直一點關係都沒有。」

爲了得到權勢寶座，夜叉不擇手段，踐踏了多少男人。主丞的話語裡一針見血地說穿了月光院的爲人處世。

月光院又被逼退一步，顯得非常不悅，沈默不語。

4

人的身體因寒冷而顫抖，指的是筋肉需要一定的熱量來抵禦其寒氣而造成的。而現在，扛著遮蓋黑布的鳥籠的兩個侍女在發抖，這並不是因爲寒冷。正因爲是發自內心的恐懼，所以雙手一直發顫不止。

一會兒，鳥籠放在主丞眼前，掀開了黑布。

陪從的女侍們情不自禁地把臉移開，只有主丞直盯著它。

竟然是兩條蝮蛇盤曲在薑黃色的方綢巾包袱上。

如此巨大的傢伙，讓觀看的人膽戰心驚。

「是活的。鳥籠底部放置溫暖的火灰。肚子也餓著呢！」夜叉高興地說著。

被問倒的女人，如何進行反擊呢？擺在眼前的正是再好不過的反擊工具。她深感滿意，顯得急不可待。

「瞧！我也用毒來對付你的毒吧！這兩條蝮蛇守護的是六代將軍的遺書。」

——原來如此。主丞的雙眼燃起了亮光。

但是，月光院緊接著的話語，足以証明其心之殘虐和決心。

「最好赤手來拿。」

「哈——眞是萬幸！」主丞的反應也很快。

沒等答話，就把手伸進籠子裡，抓住綢巾包袱。

呀——

使女們嚇壞了，月光院也站起來。

眼前是一片恐怖的光景。

兩條蝮蛇在主丞的左手腕上捲起來，毒牙深深地扎進皮膚。

主丞伸出右手，毫不在意地把兩條蝮蛇從左手上拖下來。

拔掉扎進皮膚裡的蝮蛇牙齒並不是容易的事。可主丞卻猶如解開繩子一樣，非常簡單地拔掉它。

「沒……沒事吧！」月光院從座位上滑落，不由得抓起主丞的手。雖說是自己設下的圈套，可沒想到眞的會這樣，由此更加驚慌失措。

殘酷中見溫柔，如慈母，瞬息又現女人心，顯現了稚子之性。

從夜叉變成女人，其後母性洋溢，月光院的心如此天眞。

「眞的……沒事嗎？」

「我已經說過，任何毒物對我都不起作用。不過……」

「不過，什麼!?」

「這裡面有一種至今從未聞過的毒物。」

「!?」

「一種叫蘭奢待的沈香毒，正式名稱叫黃熟香。聽說聞過的人會發高燒，昏迷不醒。我也被這種氣味迷昏了，發高燒。」

「主丞……我把全部東西都托付給你……這條性命也……還有……」

月光院說得時斷時續，句尾幾乎聽不見，臉頰上一片紅暈。

5

自從和主丞見面之後，已過三天。早晨。

五時（午前九點）已過，月光院還躺在床上。

很早就醒過來了。

從剛才一直看著睡在旁邊的詮房的臉，已經厭煩了。

不！已經覺得兩個人非常疏遠了。

爲什麼會這樣？

從天下六十餘州的武士中也找不出一個像詮房這樣的美男子。四十多歲了，現在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身材也高大，近六尺。

要說精悍，那可要超過那個主丞，讓人感覺到是一個眞正的男人。

可是，往昔那些把臉撲在其胸懷裡苦惱的日子，如今卻感受不到。

女人，都是如此任性嗎？

昨晚說什麼也沒有那種情趣，一直輕輕地把間部的手撥開，睡得極少。

現在，被逼得要下決心了。如何處理好與這個男人的關係……

間部詮房四十三歲——

出身於甲府家的家臣之家，作爲男人，長得一臉稀世的美貌。由此當上了猿樂師喜多七太夫的弟子。

貞享元年，經甲府綱豊，也就是後來的六代將軍家宣召令，領取二百五十俵（俵：米袋）的俸祿——這就是他發跡的開端。

月光院輕悄悄地把手滑入詮房的胸膛。

那手一下子被詮房拉進去。詮房這時已經完全醒過來了。

——詮房多次增俸。寶永元年，綱豐成了五代將軍綱吉的養子，一進入西之丸，詮房就被錄用爲書院總管，以從五位的資格，任爲越前守。的確是破格提升。

月光院感受到詮房身上的潮濕汗臭，把他與主丞做個比較。

（那個男人，不管什麼時候，都能清爽地漂溢出伽羅香嗎?!）

（大概不會像這個詮房，一抱住女人，就呻吟著大喘粗氣吧！）

（像風一樣……對！像風一樣，輕悄悄地猶如玩弄女人的頭髮似的！）

月光院不由得陷入一種錯覺：自己正靠在主丞的手臂中。

——被提爲御側衆，領三千石俸祿。寶永六年，綱豐成爲第六代家宣，繼承將軍一職，由此被任命爲俸祿三萬石的侍從，同年五月成爲上野高崎城主，提升爲俸祿五萬名的大名。

自此，沒有人能比得上他的權勢。

月光院自身爲右京的側室時起，和他通姦至今——

「右京之方！對詮房來說，夫人就是生命之源。但求比夫人先死，決不希望死在夫人後面……」詮房開始他那老一套。

一興奮到頂點，就開始說胡話：月光院對他是多麼重要……然後射精。這就是詮房的一貫作法。

「證……證據就是與您和好，不回宅邸，不娶妻子，哦!!」

此時——

傳來了脚步聲。

有人在走廊上跑著……

不同尋常的脚步聲。

嗒嗒嗒……嗒嗒……

發生了什麼事？

月光院和詮房挺起半身，忽然聽到激昂的喊叫聲。

「有人在幽會——哦!!瘋子……抱著右京之方的別式女，伊那瘋了——」

這時，主丞在御納戶房裡，從月光院的寢室向東數過來第三間。

不知爲什麼，半刻前，他就在那裡等候。

6

這種脚步聲，就好像一種叫擂半的鐘聲，告訴人們火勢逼近。

嗒嗒嗒……嘟嘟嘟……

很多人在追趕一個人，並且是不考慮場所，那種緊張的情形。

突然又喊叫起來：

「瘋子！往右京之方的房間跑去了。攔……攔住他——」

「是別式女——功夫很好，當心點——」

所謂「別式女」，指的是女武士。

俗稱刀腰女、帶劍女。雖是女人，武藝高超。大名雇用這些人已成爲時興。如今，這種大名已達十七家之多。傳說伊達藩有十多個別式女服侍在身邊。

在這西丸大奧・吹上御殿裡，不久前剛召進來的伊那能耍一手中條流派的小太刀。儘管如此，腰部纖細，婀娜多姿，器量出衆，所以月光院格外中意。

年僅十五歲——

這伊那在空中飛躍。右手拿著一把寬一寸，刃長一尺七寸五分的小太刀，身穿方綢小袖，掛著吊衣袖的帶子，半馬裙袴，穿著整齊。吊著眼梢，髮髻左右搖來晃去。

飛速。

女傭們根本追不上，伊那已站在御寢所前方。

連喘氣的時間都等不及，一步衝進御次之間。

「呀——」

嘶叫出聲。與此同時，往秋草圖案的拉門一踢，跳進了寢房!!

月光院和詮房兩人赤裸裸地睡在床上，雖然已聽到了脚步響和喊叫聲，可是不用說穿睡衣，就連躲閃的工夫都沒有，毫無辦法，只好讓伊那闖入。

伊那雙手舉起小太刀，對著月光院大聲喊叫：

「別式女伊那參見！取月光院夫人性命，雪尾張大人之恨——」

主丞走出御納戶房，慢慢地靠近。

制止了聚集在御寢所前面的女傭，然後走進去。

好一個修羅場。

月光院躲在詮房背後，高喊——

「救命啊，詮房——救命啊!!」

聲音哀切。詮房驚慌失措，一直在發抖。

「咄——納命來——」

小太刀掠過詮房的上膊邊，朝藏在背後的月光院刺過去。

嚇！詮房呻吟著，爬在床上，滴血飛濺。詮房更加恐懼，身子不聽使喚。

「詮房大人，剛才我們不是已經誓言生死同命嗎？」

詮房用力推開纏抱不放的月光院，衝出房間。

主丞擋在前面。

「什…什……什麼人!?」

「將軍家毒物品嘗人腕下主丞。間部閣下，鬧劇已經結束，請回房着衣。」

「鬧劇!?……」

間部雙手護住胯間，顫抖不已。

忽地，背後有人叫：「詮房大人！」回頭一看，詮房驚呆了。

月光院身穿雙重白羽絨衣，沒事人似地看著他。

「鬧……劇……」詮房重覆了一遍。總算明了一切，更加驚慌。

「詮房大人，這樣做是爲了試探您是否眞心誠意。」

月光院既不憤怒，也無輕蔑之意，只是心裡充滿了悲哀。

對詮房的性格早已知道得一清二楚。並不是哀嘆被背叛，更沒有必要試探其內心。

完全是爲了與他分手，找個藉口，自導自演罷了。可是，這時却深感大受傷害。

「別矣，詮房大人！今後不會再見到您了。」

詮房屈下雙腿，一手著地，尖叫一聲：

「夫人……」

月光院已轉過身去，頭也不回地走了。

「女人就是時常想探測男人的內心。更何況年紀越大，越希望有個永遠依靠的男人。

我會有這種心情，証明我已過了女人的黃金年華，絕不是出於歹意。原諒我吧！」

月光院覺得詮房有點可憐，可有一半是說出了眞心話。人離去了，留下的只是濃濃的蘭奢待香味。

詮房低下頭，主丞也轉過身離去。

「這小子策謀的吧!!今後想取代我，得到月光院的寵愛嗎?——」

詮房眼睛發紅，盯著主丞的背影，站起來怒吼著，帶著絕望和嫉妒之情。

蹣跚地回到寢所，抓起腰刀，又衝出來追上主丞。

「我……」急不可待地準備拔刀，劈頭向主丞砍去。

可是，此時主丞已繞到右邊，一轉身，若無其事地壓住詮房的右手。

「不必驚慌失措！今朝享盡榮華富貴，今夕露宿街頭，乃是人之常情。能享受榮華富貴就已經是非常幸福了。」

「竟然被如此愚弄……嗚……」詮房情不自禁，雙眼充滿淚水。

「比起愚弄別人，遭愚弄者反倒幸福一些。可以自由自在、毫無忌憚地哭泣、發怒、死去，回到一個普通人的身分重新生活。若是一個心灰意冷的人，恐怕連眼淚都流不出來……」主丞說得很小聲，反而讓詮房辯解不了。

詮房十分沮喪地坐在地上。主丞從其手中拿起刀，撿起落地的刀鞘，收刀入鞘。

護手微鳴——

這一瞬間，間部詮房走到終局。

7

御休息之間下段十五疊的中央鋪著紅色大紋綸子的禮服，月光院身穿白長襦袢，仰臉朝天，僵硬地躺在上面。雖然表情有些異常，可是把葵花紋的綸子墊在身下，這種氣派可以說是她想堅守權力之座的最後反抗。

躺在紅禮服上面，露出羞澀的神情，看著主丞進來，緩緩地挪動著。

「今天早上事情發生時，您要我待在御納戶房附近，是爲了加劇鬧劇的發生嗎？」

「全部結束了。這樣做無非考慮到你我的將來。我如今是一個人了。來，抱抱我！」

「……」

「來，主丞閣下……」

「——過幾天再見吧！」

「你說什……什麼?!」

主丞的回答令月光院感到非常驚訝，意想不到。

月光院活到今天，從來沒有被男人拒絕過，因爲這是作爲女人的唯一武器。她感到不知如何是好，驚慌失措。

「爲……爲什麼!?……」

月光院除了問，別無他法……深感恥辱，不顧一切，盯住對方的雙眼。

「這種時候，更是心灰意冷。」

主丞垂首，右脚退半步，左脚再退，就這樣退出房間。

這個御休息之間的底下鋪著除濕的木炭。

可能是這個緣故吧，主丞走路時，榻榻米底下發出嘶嘶聲。

又是嘶嘶聲……

8

燭台上插著四十根蠟燭，燭光幽幽搖晃。在通報吉宗走進御座之間的大臣左近，主丞坐著等候。

「情形如何!?」吉宗等不及坐下，就像烏龜似地伸長脖子問道。

可能是爲了表現出嚴肅的態度吧，身穿絲綢白小袖襯衣，加上錦緞袴裙，繫著一條

青茶色的錦緞帶，在這種時候比較罕見，絲綢短外褂繡著菊字徽紋。

顯得非常不安，急躁。

「月光院夫人剛才與間部詮房訣別了。」

「噢！」一聽到主丞的報告，吉宗頓時露出微笑。

「而且得到承諾，今後把一切都托付給我。」

「呵呵！」吉宗猶如小烏龜似的不斷點頭，顯得非常滿意。

「詮房也怪可憐的。不過，月光院這女人也不可捉摸，竟然能把多年來和睦相處的男人像敝屣一樣，輕而易舉地拋棄。」

（正像您一樣。）主丞嘴邊悄悄地譏笑著，沒讓吉宗察覺到。（長年累月，母親爲您盡心盡力，生了我，可就被您拋棄而死，可不是詮房能比得上的。）

「父上！」主丞不由得高聲叫道。

吉宗嚇了一跳，顯得非常不安。

「……可能是還不習慣吧！被你這樣叫聲父上，總覺得不自在。」

「明天午時下刻（午後一點至二點），月光院要來向您問安。」

吉宗頭也不點，盯著主丞的雙眼。

「主丞！」

「是！」

「你和月光院……怎麼樣了!?」

「……」

「是否進展得很順利，還是什麼事都沒發生!?」

「是的。」

「爲什麼!?」

「我想我不會再稱您父上了。」

「別生氣！」

「……」

「你是否想說——已心灰意冷……」

主丞想起了母親。

憨直的母親呀！過於愛自己的兒子和丈夫，愛得瘋狂。

何時能把母親這種愛情告訴父親呢？

自從懂事以來，不知聽母親講過多少遍了。

母親親手把毒物讓自己的兒子吃下，然後瘋狂地抱住，不斷地傾訴著——

「忍耐著，主丞，忍耐著。只要忍耐得住毒物，就能抵抗毒物。如果你不能抵抗毒物，就無法侍候在你父親身邊。母親已經活不長了。這樣，你就會孤苦伶仃。你也想在你父親身邊吧！能抵抗所有毒物，能品嘗，才能當上毒物品嘗人。你要讓你父親疼愛，只有這個辦法。讓你父親疼愛吧！代母親保護你父親。要知道，我期待這一天到來，才狠下心讓你喝毒物。原諒我啊，可憐的孩子！」

勸說聲伴著啜泣，母親的聲音猶在耳際迴響。

主丞緊緊地閉上眼睛。

（還是應該把母親的事告訴這個父親，要不然……）他終於下定決心。

主丞突然閉上雙眼，沈默不語。吉宗一直在揣測，他內心想的是什麼，終於承受不了這種寂靜，怯生生地開口問道：

「你從蝮蛇籠中取出的是六代將軍的遺書吧！」摸摸懷裡，煞有介事地取出來，遞到主丞眼前，很嚴肅地看著。

「是眞的。」

「難不成……」

主丞吃了一驚，拿在手上，睜大眼睛看著。

「千眞萬確。眞是想不到！我也不敢相信！傳說六代將軍在世時寫下遺書，要是自己的兒子遭逢萬一，就立在紀州吃冷板凳的我爲八代將軍。我一直認爲絕對不可能，眞的不敢相信。可是這筆跡千眞萬確是六代將軍的！」

——「月光院」——

兩個人異口同聲。

「是月光院叫他寫的吧……」

「大概是吧！」

「嗯……」吉宗一下子說不出話來，但他那天生的樂天性格又馬上使他恢復平靜。

「哈哈！這樣我就可以毫無顧慮地當八代將軍了。哈哈！」他高興地笑起來。

「是你幫了我的忙，主丞！」吉宗說這句話，帶了點——我是你父親的感覺。

「即使如此，月光院眞是個殘酷的女人！爲了自己的將來，竟然採取如此手段，眞是想不到！」

（只有這個時候……）主丞沈思。

當吉宗再次說出月光院的名字時，促動了主丞下了決心。

「——母親更……但我想，比不上月光院夫人。」

主丞那低沈的說話聲刺激了吉宗。

「什麼？」他吃驚地盯著主丞。

主丞端整坐勢，顯得很迷茫。

「有一個詞叫『濫觴』。我想您也知道，意思是像揚子江那樣的大河流，其源流也只不過是只能浮起酒杯的小江河。」

「你是說，我有今天，是你母親阿篠的功勞？」

「……」

「其實，確是如此。你母親把你培養成品嘗毒物人，然後送到我身邊來。的確正如你所說的。」

「並非如此！」

「什麼!?」

「母親，在被您拋棄的時候……」

主丞歇了一口氣，然後惡狠狠地直盯著吉宗。

「企圖讓剛出生不久的我喝下毒物，然後自己也服毒自殺。」

吉宗臉色轉成僵硬。

「但是，看到我在掙扎痛苦的時候，母親終於忍受不住，把手指頭放進我的嘴裡，讓我喝大量的水，吐出毒物。也忘記了自己的痛苦……然後自己也爬到井邊，喝了許多水，把毒物吐出，總算保住了性命。大概是出自於母性的本能吧，我們母子終於活下來了。我要告訴您，就在那時，母親下定了決心。」

吉宗那雙緊緊抓住膝蓋的手有點發抖。

「既然是被拋棄的，母子嘗盡了地獄般的千辛萬苦，那麼這種男人就不會是普通的男人。即便是紀州藩主的兒子，排行第四，根本沒有希望繼位，一生只能靠家裡的扶持生活。這樣的男人竟然拋棄自己的兒子，對母親來說，這是絕對無法容忍的。但是，如果是爲了當上紀州藩主……不！登上將軍寶座而拋棄，還算能死心。這樣不管用什麼手段，都得讓他當上藩主……先是藩主，然後再登上將軍寶座……」

「哦……」

「抱著痛苦萬分又年幼的我，下定決心，瘋狂起來……這是我母親對您的愛……或是恨……怎麼想，是您的自由。我自己認爲，那是一種很偉大的愛，對母親感到憐惜，倍加愛戴，活到今天……」

「難……難道……」

吉宗站起身來，向主丞伸出手去，像要抓住他一樣。

「難……難道……阿篠她……」

「——是的，是這樣——母親把我兩個伯伯……」

「別……別說了!!別再說了……」

「對您來說，是兩個哥哥……」

「別說了——」

「給毒殺了！」

吉宗從御上段撲向主丞，摔倒了。

9

沙塵滾滾。

乾乾的泥濘隨著一陣風飄起，越過護城河，飛進城內。

隨著春天腳步聲的逼近，江戶城內變得煩躁不安。

主丞在三之丸庭院內。

風從河堤上吹過來，在頭頂上呼嘯，毫不留情地搖著庭院裡盛開的野梅樹。

五瓣白色的小花片，猶如暴風雪在空中飛舞，看起來很有毅力地抵抗著大風。

主丞用扇子接住那幾片可愛的小花片。

用的是喜多流三雲的能扇。花瓣飄落在張開的扇壁上，主丞急速地合上扇子。

——

「月光院……」

表坊主的喊叫聲中斷……正要拉開嗓門大聲叫，一下子卡住了。

已過了午之下刻（午後一點）——

吉宗和主丞在中奧，御座之間，等待著月光院的到來，互相對視著。

「這也太晚了唷！發生了什麼事!?」

「不管出了什麼事，您還是征夷大將軍。」

「哈哈……那倒是！作爲將軍的我可不能大驚小怪。哈哈……」臉上帶著笑，心裡卻忐忑不安。

——腳步聲接近。

一個人悄悄的腳步聲……

主丞雙手伏地，吉宗茫然地屏住氣息。

月光院頭上包著白綢巾，身穿日蓮鼠灰色的居士衣，走了進來。手挾著多羅樹子的珠串，卸了粧，略顯粉紅的尼僧打扮，比起以前上粧的模樣更加美麗而溫雅。

「您落髮……了嗎？」

吉宗狂叫似地追問著。月光院點一下頭示意，坐在對面，說出來的聲音已經沒有往時那麼銳利了。

「六代將軍駕崩的時候，我只是形式上剪了頭髮。不過，這次我可是誠心誠意地想當尼姑……已經完全下定決心了。今後打算誠心皈依佛門，過一個安靜的晚年。噢，適合嗎，吉宗大人?!」

「當……當然適合。到底是月光院夫人，嗯……不管做什麼打扮，都很漂亮……菩薩似的……」

月光院落髮爲尼，吉宗感到能穩坐寶座，放下心來，說些讓人肉麻的恭維話。

主丞見此情景，覺得很難受，坐不下去。月光院掃了他一眼，笑得很不可思議。

「哈哈哈！哈哈哈……您們父子眞相像啊，哈哈哈……」

吉宗不解其意，感到莫名其妙。月光院笑得更歡。

「哇——哈哈哈……」

啪啪——主丞拍打雙手，中斷了她的笑聲。

一個女侍端著大紅盆走了進來，大紅盆裡裝滿了水。女侍恭恭敬敬地把紅盆放在月光院面前。

「我還以爲是請我吃什麼東西呢，原來是紅盆加水……!?不會是死別的水盆吧！」

吉宗驚慌失措。月光院語尾挑高，與那出家人打扮不協調，又露出見識高的模樣。原本之性不是一下子就能消逝的。

主丞膝行到月光院面前，合上手中的能扇……

打開……

一片，二片，三片，四片……從扇子裡飛舞出五瓣白色的小花片，掉落在大紅盆的水裡，浮游著，白紅形成鮮明的對比，虛無縹緲。

「噢噢！」月光院被深深迷住了，屏住氣息。

「梅花耐寒，搶先在百花前萎落，通報春日將臨。雖然生命短暫，可它很堅強，是我最喜歡、最迷戀的花。而且我想，用梅花招待月光院夫人，是再好不過了！」

月光院熱淚盈眶。

經歷了千辛萬苦，才終於臻至頂端。可謂是爭在百花之前。但春天已去，現正要凋謝。她的內心可有多麼悲傷，多麼激動啊。

月光院忍受不了，用居士衣的袖子掩住臉，肩膀抽動，讓人痛心。

酒端過來了。

「來，月光院夫人，敬您一杯！」吉宗得救似地端起酒來。

主丞拿著酒壺……

可是月光院不拿酒杯，而是伸出雙手，握住主丞的左手，像煞叩拜的手勢，雙手合在一起，然後把他的左手拉到自己的嘴邊。

俄頃……

月光院閉著眼睛，靜靜地咬了主丞的小指頭——很用力，咬得快要出血……

主丞低著頭，放下酒壺，取出紙來，把被咬到的小指蓋住。

吉宗狀似痛苦。

月光院直盯著主丞。

「我曾經像現在一樣，咬過六代將軍的小指。我就是這樣生活過來的女人。不管喜不喜歡，總得這樣生活。爲什麼？就因爲我一直都不是正室……」

既不是誇張，也不是追述往事。

而是訣別——主丞這麼想。

「正室，可以咬丈夫的小指……側室、情婦，能做的……而且男人不求於自己的妻子，卻想從其他女子身上得到。我就是這樣，男人們也迷戀於此。假如我是正室，現在可能已經又老又醜了。並且，儘管別人說我是多麼壞的女人，可正因爲我是他的情婦，才有了今天。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我自認……是幸福的……」

主丞盡心做的菜肴，不斷地端出來。

月光院似乎爲了不讓女侍們聽見，閉上了嘴巴。

三個人沈默不語，把視線投向端來的菜肴，各自沈湎於自己的心思。

布菜已畢，最後走出房間的女侍把拉門關上。

拉門上的畫有岩鴛鴦加福祿壽，麒麟加梧桐鳳凰。月光院從西邊逐個看過去。

這房間是自己的丈夫、兒子曾經待過的。

再也看不到了。

她閉上了眼睛，像是要把看到的每一張畫印入腦海。

片刻，月光院張開雙眼，舒懷地笑開了，讓人頗覺不可思議。

「我過了一輩子被稱作情婦的生活，現在感到非常幸福。不過，這情婦的一生，也宣告結束了。」

月光院以充滿柔情的目光看著主丞。

「儘管我引誘他，可主丞卻沒有抱我。那時候，我聽到了主丞的心聲。情婦的一生已結束了，今後削髮爲尼度餘生。」

月光院那文靜的面孔已經解脫了……連主丞都感到驚訝。

她指著擺在前面的菜肴。

「主丞親手做的全是素菜啊！」

微笑地拿起筷子。

「往後，我每天都吃素菜。請教教我紅葛溜的作法。」

「是……刮掉牛蒡上的皮，用水摻白醬油煮，煮好後加上最上等的葛粉，把白砂糖和堅紅粉摻入，與牛蒡泥浸合。」

「肯定很好吃。來來，嘗嘗看，品嘗先生。」

月光院夾了一筷子紅葛溜，遞給主丞。

主丞不用懷紙，直接用左手掌接過，放進嘴裡。月光院立刻揶揄似地追問：

「噢，主丞！自己親手做的菜餚是什麼味道!?」

「昨天以前的夫人，是這樣一種味道……」

「是這樣嗎?!沒有嘗嘗，很後悔吧！」

「是的，的確……」

「喔——哈哈哈……哈哈哈……」

主丞和吉宗都被月光院那無憂無慮的笑聲吸引住了。

接著，一個回合結束了。

10

兩個黑色人影在白色沙灘上飛奔。

後面聳立著尾張名古屋城的天守閣。

一個黑影小巧、可愛。

那黑影往旁邊跳，向追趕來的人扔出小刀。

另一個黑影似已估計到，高高跳起，躲過小刀，然後向小黑影投去鎖鏈。

小黑影想逃，可是月光的照耀和白色的沙灘對她很不利。

到處都有尾張忍者在監視著，能到達尾張和三河之間的境川，已算是萬幸。

那小黑影是華嚴。一個年僅十一歲的少女，潛入了尾張領地。

華嚴被選中，前去探查尾張，潛入尾張領地。當然，這些，主丞絲毫不知。

自從與主丞別後，已過了四十天。

（浴盆洗背，主丞對她說了聲謝謝。）

（死之前，想再一次……見面。）

（什麼都可以，什麼事也沒關係，只要聽他說一句……）

華嚴朝白色沙灘，還有一町路遠的境橋，一個勁兒跑過去，一邊祈禱著。

對方扔了第三次鎖鏈。這一次華嚴也躲過，在沙灘上翻滾。

邊倒下去，邊扔出去的小刀打中了對方。

對方一下子給鎮住了。華嚴立即爬起來，向前方跳過去。

境橋就在咫尺之間，華嚴跟伙伴四貫目約定好在這裡會合。

境川把尾張和三河隔開……架在河上的境橋眞是奇妙。

靠近尾張的東半側是木板橋，靠近三河的西半側是土做成。

尾張和三河並沒有鬧翻，也沒有特別商定好要這樣。

可能是很早以前留下的傳統吧。

有一個人站在木板橋墩上面。

不是伙伴四貫目。

太暗了，看不清楚他的臉，白白的長髮垂到腰際，讓人寒氣頓生。

月光照射下，發出銀白色的光。

華嚴大叫一聲——

「黑……黑髮一族……」

身穿柿色的忍者服，手上拿著萬力鎖

在尾張隱身人群中，這一族人作爲刺客「黑髮」，受到特別的待遇。他們在長長的頭髮上塗上烏頭的毒汁，對敵時，把頭髮捲住對方的脖子，切一道傷痕，毒汁侵入傷口，使敵人中毒而死。

由於有劇毒，頭髮都脫色了，平時呈銀白色。

華嚴已探聽到有個人潛入江戶城內，準備暗殺吉宗，所以她現在設法逃出尾張。

這個黑髮人身高跟她差不了多少，可此時在華嚴眼裡卻顯得很龐大。

一個人在那裡守候，證明他很有自信，並且武藝高超。

（如果勝了……如果勝了，就可以過橋。）

但是，目前這種狀況，戰勝的可能性幾乎是零。

對手沈默不語，證明了這一點。

向一個十一歲的少女挑戰。

有這種閑情爭鬥，表現出殘忍的本性。

其實只要叫手下人對付華嚴就可了結。

黑髮從橋上跳起來。

（主丞大人……）

只剩下一把小刀。

華嚴緊握著這把小刀，奔向黑髮人，內心呼喊著——

（我喜愛的花是黑貓柳，我死後請給供上！）

叮鈴鈴!!已來不及躲閃。

一端繫著秤錘的萬力鎖捲在華嚴的脖子上，絞緊……

動作非常迅速，根本無從判斷，是什麼時候扔過來，出手的是右手，還是左手。

華嚴竭盡全力，總算扔出了小刀，可是黑髮人卻用套在左手背上的手背鉤輕而易舉地擋住了。

一切都完了!!

那手背鉤打中了華嚴的胸部。

華嚴想轉過身去，但已經來不及，胸部被劃了一大刀。

尚幼嫩白皙的乳房胸溝上被劃了幾道傷痕，直冒血珠，滴在沙灘上。

黑髮人的肌膚淺黑，皺紋很多。已剃掉了眉毛，根本無法猜測他有多大年紀。不過，華嚴憑感覺，已看出這個人是女的。

沒有眉毛的女人看著華嚴在痛苦呻吟著，露出一副凶惡的笑臉。

套在華嚴脖子上的鎖不鬆也不緊，但已完全使她動彈不得。

「老太婆!!」

年僅十一歲的少女除了謾罵之外，已無法解心中之恨。

「關羽的替身畫婆!!殷紂王的叛逆婆!!妖婆!!兩隻青蛙婆!!」

朝著黑髮人，拉開嗓門，大聲罵著。

「什麼是關羽的替身畫!?殷紂王……!?什麼叫兩隻青蛙!?」

黑髮人用格外妖艷的聲音問著。

菜部・筍絹皮之卷

1

流出來的血，難道是黑夜在吸吮著嗎?……

夜的氣氛，非常沈悶。

華嚴脖子被鎖住了，稍一閃失，就可能昏迷過去。她聞到了自己的血。

受傷的野獸一旦聞到自己的血腥，比起傷痛，會變得更瘋狂。

華嚴也漸漸瘋狂起來。

已經沒有一絲恐懼感，至少也得咬斷黑髮人的一根手指——華嚴這麼想著。

「不說嗎?!關羽的替身畫是什麼東西!?兩隻青蛙是……」

黑髮人稍稍鬆緩一下萬力鎖，大叫道。

「聽了可不要悲傷！關羽是蜀國武將，滿臉鬍子長得跟頭髮不相上下。滿臉皺紋，眼珠像銅壺，嘴巴裂到耳邊，兩個鼻孔大得可以放進兩粒丸子。所以，把關羽的臉繪成畫，從上面看和從下面觀，臉都一個樣，哪裡是頭髮，哪裡是鬍鬚，根本無法判別。你這傢伙也跟他一模一樣!!既嫁不出去，也沒人娶你！哈哈哈！」

在這種時候，還能動心地笑開來，活脫脫是十一歲的小女孩。

這一笑，更激怒了黑髮人。

「殷紂王，還有兩隻青蛙又是什麼!?」

「殷國的紂王也和關羽不相上下，是一個很醜的大王……哈哈哈！兩隻青蛙，就是畫裡面小青蛙騎在大青蛙上面，倒過來看，恰好是人的臉，頭大，兩眼垂吊。好醜啊！好醜——跟你一模一樣。」

黑髮人完全清楚自己非常醜。讓一個黃毛丫頭這樣罵著，也不會太失去理智。可是，這小女孩臨死之前還這樣罵……自己有這麼醜嗎？黑髮人開始猶豫了。既不哀求，也不恐懼，卻一個勁兒抑揚頓挫地罵起來。

自己當眞那麼醜嗎？想到這裡，黑髮人眞是憤怒極了。

氣得咬牙切齒，想一口氣把她掐死，爲了反轉萬力鎖，稍稍鬆緩了一下。

就在這一瞬間！

華嚴仰面用後頭部大力撞向黑髮人的臉部，猶如三略的老虎人偶似的。

兩個人都痛！

但是，黑髮人的鼻梁被撞，一下子喘不過氣來。

間不容髮，華嚴飛快地跳起來向前逃。

朝著橋的方向，在黑夜裡飛奔而去。

黑髮在後追趕著，手中甩出一把卍字形的劍，打中了華嚴的肩膀。

華嚴顧不了那麼多，終於跳到橋上，站定。

差一點掉落河裡。這時她聽到了馬蹄聲，總算撐住自己。

已經逃脫出來的四貫目駕著馬，迎面而來。

嗒嗒——嗒嗒——

四貫目騎在馬上，伸出右手。華嚴抓住之後，立刻失去知覺。

2

二月已近尾聲，吉宗最近一直心神不定。

將軍給天皇拜年。作爲答禮，天皇在每年二月下旬至三月初旬派敕使到江戶城來。這是歷來的慣例。可是，這次敕使參拜卻定在二十八日。

自從主丞來了以後，吉宗大部分都是在中奧吃飯。現在也是如此。左邊小勢，右邊若狹服侍，面向著早飯，顯得心神不寧。

「這次敕使回拜，是否能平安無事？我實在吃不下飯！主丞，你知道我的煩惱吧！」

「我今天做了過鹽鯉魚切片燒和鱧（海鰻）湯。」

主丞根本沒聽吉宗講的話，繃著臉。

吉宗看了他一眼，無奈只好把視線轉到膳盤上。

「煮了麩子的煎蛋和花蓮子，還加上鹹魚子乾和品川的紫菜。」

若狹急忙盛上飯，小勢遞給他筷子。可是，吉宗不接，忽然說：「對了！」從懷裡取出一包錦緞袋。猶如把放懷刀的袋子縮小似的。

吉宗謹愼地拿出一雙淺白色的筷子。

「這是純銀製成。怎麼樣，很漂亮吧！」像小孩子似地拿給主丞看。

「假如碰到有毒的東西，銀就會立即把毒吸了，瞬間變色。」

得意洋洋的，似乎要說出怎麼樣的感覺。

但是，小勢和若狹想看看主丞會怎麼回答，卻大吃一驚，發現主丞臉色變了。

「爲什麼特意叫人做這種筷子？」

「你……你也可能……感到麻煩，所以我就……」

吉宗喜歡高價、新穎的東西，並不是現在才開始。儘管此時提出一個勤儉、節約的政策，但是一旦有人勸說，他就會馬上來勁，做些自相矛盾的事，過後再後悔一番。這是常有的事。

「我每頓飯都是你來做，你有幾個身體都不會夠。而且又監管御庭番……主丞！這雙筷子是爲你著想，才叫人做的。」

說一些送人情的話牽強附會時，特別囉嗦。

「我想，一天裡至少有一頓飯讓別人來做，所以就叫人做了這雙，以防萬一。因爲有你在，想暗殺我的也好像都銷聲匿跡了，城內一片安穩。」

「別想得太天眞，將軍大人！」

主丞那低沈的憤怒聲，吉宗聽了，非常刺耳。

「把那雙筷子交給我吧！」主丞膝行過去，伸出雙手。

吉宗猶豫了，不給他。主丞繼續伸著雙手。

被這麼一申斥，吉宗沒了臉面，很不高興。

「不要緊。嗯……我剛才已經親手洗了好幾次。這樣放進袋子，時刻隨身帶著。」

「請交給我——」

主丞毫不妥協，終於從死不放手的吉宗手裡搶過銀筷。

3

主丞走到庭院，蹲在池塘邊，悄悄地把筷子放進水面。

當時，在客廳內飼養金魚，在池塘裡飼養鯉魚，有兩種目的，一個就是爲了試毒。

鯉魚群集，其中有一隻以爲筷子是魚餌，就咬住它的尖端。

片刻間，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四個人非常認眞地看著鯉魚的動靜。

哇!!吉宗差一點從寶座上摔下；小勢和若狹用雙手捂住自己的臉，震顫不已。

剛才那隻鯉魚翻了白肚，浮了上來，尾鰭稍微搖了一下，就再也不動了。

「這……這……」吉宗猶如鯉魚似的，嘴巴張開，說不出話來。

「竟……竟然有這種事?!我已親自洗了好幾次……好幾次！」

「筷子袋是叫誰做的!?」

「啊——」了一聲，小勢立刻挺起腰來。

「我叫吳服之間的綾乃做的……」

若狹沒有聽完，就跑了出去。連禮服的下襬都來不及挽起，就朝吳服之間衝去。

主丞拿著筷子袋跟著，小勢後隨；吉宗也從寶座上滑下，跟在三個人後面跑。

眞是下了很大的覺悟之心。

吳服之間的女侍綾乃不是在吳服之間，而是在附近的御納戶房裡，自殺身亡。

用衣帶綁緊雙膝，拿懷刀往心臟一刺，往前倒下。懷刀握著不放，這樣用自己身體的重量就能刺得更深。眞是慘不忍睹！可見她已做好了心理準備。

主丞把筷子袋翻出來，聞了一下裡面的氣味，小聲說：

「是金波布（飯匙倩）的毒吧……」

吉宗膝蓋震顫不已，由小勢和若狹扶著，喊叫起來：

「誰……是誰!?到底是什麼人……這樣糾纏不休，想暗算我……誰啊……」

主丞一直盯著袋子的質地。

「這是用綿料，帶白葉的裡菊織成的紋龜甲，非常昂貴。我想，不可能是這個女侍自己所爲!?……」

「我說用木棉較好。可是，什麼人敢對將軍大人!?……」小勢覺得很納悶。

「放在書桌上，所以我一直以爲是你放在那裡的。」吉宗回答道。

若狹啊的一聲，倒吸了一口氣。

「我記得，同樣的東西，帶子的材料……二之丸的御一位夫人……不！要是我沒有記錯的話……」

主丞既沒有反應，也一點都不驚訝，俯視著綾乃的屍體。

爲了我的父親，有多少女子喪失了性命啦！

而且，每次自己都參與其中。

假如，有一種工具能衡量人的生命輕重，那該是什麼樣子呢？

除了神以外，還有誰能衡量？

主丞跪坐在那裡，一隻手禱告，以便讓人發覺，他的心裡猶如充滿鉛一般沈重。

4

夜至，暖和依舊，彷彿春天即將來臨。夜風十分香甜，使人心情舒暢。

可是，在城內中奧的御座之間，吉宗和主丞從剛才就一直面對面坐著，中間隔著火爐。火勢很旺，筷子袋燃燒起來。

「是御一位夫人啊……」吉宗脫口說出。

「看來，還沒有死心。」

「什麼!?」吉宗忽然想起什麼似的，看著主丞。

「爲什麼銀器不會變色呢!?放進了有毒的筷子袋裡!?這是怎麼回事？」

「金波布的毒對銀不會感應。」

大概煙跑進眼睛裡，吉宗一個勁兒眨巴眼。

御一位夫人就是正德三年三月二日，朝廷賜予從一位的，六代將軍家宣的正室熙子天英院的別稱。

天英院和六代將軍之間沒有生下繼承人，在第七代將軍死去時擁立尾張繼友，月光

院則擁立吉宗，兩人針鋒相對。結果天英院敗下陣來，現在被囚禁在二之丸。

筷子袋沒有燒完，還剩下一半，包著銀箸。

吉宗和主丞認識到，天英院猶如這筷子袋一樣，尚未燃盡。

「一個女人，被朝廷賜予從一位的六代將軍的正室，又是關白太政大臣基熙的女兒，朝廷的評價也不錯，不能輕易出手。」

「要是天英院再度出動，尾張也會動起來。」

「嗯！主丞……」

「是！」

「作爲御庭番的總管，你對尾張將採取什麼樣的手段？」

「我得到報告說，已派出兩個御庭番潛入尾張領地，其他沒有……」

（還是那樣子啊！）從吉宗的臉色，主丞再次感到這個男人的冷酷無情。

一感到自己的形勢不利，就立刻改變態度，把所有責任推到別人身上。

不久前才總算解決了甲賀和月光院的問題。而且作爲毒物品嘗人，總是要侍候在吉宗身邊。到底自己要負幾個人的責任，他才會開心。

主丞也想說幾句話。

這個人只會責怪別人，認爲自己一貫都是對的，不會有微塵着身。

像這種性格的父親，恐怕很難有人會愛他……可是母親卻曾經愛得那麼深，而且現在自己得保護他。主丞想到這兒，又是——心灰意冷。

兩人又陷入沈悶的氣氛之中。

……

「總管大人！」外面的走廊傳來了喊叫聲。

「總管」就是伊賀和甲賀統一起來組成的御庭番，管理這一組織的主丞之稱。

「潛入尾張的兩個人剛才已回到了院子前面，所以我火速跑來報告總管大人！不知道您正忙著，就過來了！」

「嗯！」主丞點了一下頭，站起來。

5

仰臥在門板上動彈不得的華嚴一看到站在走廊的主丞，立刻露出笑臉。

「主丞大人。」

「這不是華嚴嗎？」主丞赤著脚跳入庭院。這種慌張模樣，使御庭番在場的人和吉宗都嚇了一跳。

「你……難道是你潛入尾張。」

「是的，主丞大人。」

「是誰命令你幹這種事的，讓未成年的你！」

聽了最後一句話，華嚴頗不高興。主丞看到她胸部的傷勢，更加失去了平靜。

「傷……不要緊吧?!」

「主丞大人！尾張裡有一個很可怕的刺客，名叫黑髮。不是一個人，有許多人名字一樣，技藝也相同，甚至連臉都很近似！這黑髮一族其中有一人，聽說已潛入江戶城內，要暗殺吉宗。」

御庭番的人聽到這些話，爲了儘量不和站在走廊的吉宗視線相遇，頭垂得更低，伏在地上，像要趴在地上。

可是，吉宗似乎一點都不在意被她這樣直稱名字。

「主丞大人……」

華嚴激動得不得了。主丞制止她，不讓她說話。沒有用，她繼續說下去：

「聽說黑髮用一種叫筍絹皮的手法，要暗殺吉宗。至於那是什麼樣的手法，我就不知道了。」

「好了，好了，知道了，我會注意的，不用擔心！」

華嚴受了重傷，流了許多血。主丞用手勢暗示御庭番的人趕緊抬去治療。

華嚴察覺到了，就大聲喊——

一白　一剋　小氣二黑
慌張　三碧　好好四綠
五黃　固執　彼處六白
愛說話　七赤　倔強八白
嗲嗲　九紫的生氣鬼
總是慌張的主丞大人是，三碧吧！

「哈哈哈！確實如此。主丞的出生的確是三碧，哈哈哈！」

吉宗笑了出來。

「這世上竟然有讓主丞感到措手不及的對手，眞沒想到，哈哈哈！叫什麼名字？」

「你是……誰?!」

這下子，吉宗也慌了。

6

桔梗之間席，表御番外科醫，橘亂石戴著鐵絲框四折的圓眼鏡。

年齡剛過四十，頭禿得無法打髮髻，臉紅紅的，有點胖，個頭又矮。

但是，他的手指非常漂亮，任何一個上藪都比不上。

現在，亂石那雙又長又柔軟的手指正巧妙地縫著華嚴的傷口。

少女胸上三道傷口，痛心的主丞不敢直視。

主丞的房間關得緊緊的，華嚴仰臥在那裡，周圍點燃了四根百目（大）蠟燭。

當她必須喝麻醉藥時，這十一歲的少女緊緊抓住主丞的右手。

「陪著我，主丞大人，陪在我身邊！好可怕啊——您什麼地方都不要去！」

一直說著，總算使主丞答應。

即便是用藥使她睡著，也許過於疼痛吧，華嚴有好幾次都歪著臉。

華嚴說，自己是冒失鬼的三碧；吉宗又嘲笑說：「這世上竟然有讓你措手不及的對手！」一遇到華嚴，就失去冷靜的判斷力，派人跑到桔梗之間的醫師房……等候之間，竟又叫人把少女搬到自己的住房。

亂石透過眼鏡，看了主丞一眼。

「對您來說，是那麼重要的一個人嗎？」

不能說不是，因爲所有發生的事情都與主丞那措手不及的動作相關。

做完手術，亂石摘下眼鏡。

很不可思議，戴眼鏡時，亂石作爲醫師，看起來很值得信任；一旦摘下眼鏡，卻給人一種不安的感覺。

「不要緊吧?!」主丞不得不再確認一遍。

「可能會發燒！但不用擔心。不過，起碼得休息個四、五天，不能勉強硬撐。」

亂石好比變魔術似的，曲著柔軟的手指，收拾器具，一邊回答。

「非常感謝！」

「看來主丞大人非常疼愛這位少女。」

亂石用小綢巾擦著眼鏡，頻頻點頭。他內心想的是什麼，一清二楚。

偷看到慌張的主丞，猶如諳於世故的人那樣再三追問，無非就是要和當今走紅的毒物品嘗人親近。

「很罕見啊！」主丞轉移了話題：

「亂石閣下是近視嗎!?」

「是的，而且鏡片年年增厚。年輕時用玻璃的就可以，現在用水晶，而且必須是日向水晶。用硬磨石把鏡片的表面磨得凸出來，裡面磨光，可要費很大的功夫。」

「可否一觀！」

主丞接過，有生以來第一次戴上眼鏡。

鼻梁有點痛。通過兩個水晶鏡片看到的景色，是第一次經歷的另一個世界。

華嚴的臉，即便伸出手去也摸不到，看起來好像離得很遠。

「將軍大人召喚！」這時，外面傳來聲音。

「品嘗先生！」因爲沒有答話，外面又叫了一聲，顯得很急促的樣子。

「馬上就來！」

主丞脫下眼鏡，看了一眼華嚴那稚氣、可愛的臉蛋。

7

時近三更（午前零時）——

在中奧的寢所，吉宗不睡，一個人獨自喝著酒。

主丞每天晚上都給他睡前喝的酒，這時酒葫蘆裡有名酒「獻君」兩合左右。

主丞急忙走進來。吉宗抬頭看了他一下，遞出酒葫蘆，意思是——你喝嗎？從他的眼神，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膽小畏怯。

「御一位夫人搞了什麼陰謀!?」

「果然聰明，主丞。聽說御一位夫人忽然發病！明天會派使者前來正式通知。」

「原來如此……」主丞和吉宗的視線碰在一起。

「天英院夫人發病，可不能不管。」

「嗯！」

「必須去看望一下吧！因爲沒有任何藉口拒絕。」

「會不會先埋伏著刺客黑髮，到時當場把我殺掉？」

「對方也不會硬要父上前去，只要派一個代理就可以。或許這是對我的挑戰……現

在唯一能當您的代理人就是我。他們可能認爲，只要把我殺了，就沒事了！」

「有勝算嗎!?」

不能回答說有，也不能說沒有。

吉宗根本沒有這樣一種心理準備——不管什麼時候都可能得拋掉綾羅綢緞，去穿破爛衣服，所以只求一個安穩。主丞感到沒有必要再進行無聊的談話了。

吉宗可能覺察到這一點，就轉到另一個話題，故意說些風涼話：「讓一個十一歲的少女服侍你，眞不簡單啊！雖說還是小孩，可有很大的器量滿足你的心。看來女侍們可會吃醋爭吵啦，主丞！」

和醫師亂石一樣。

把男女關係只理解成愛情。他們這種人的想法、本性，主丞既不想責罵，也不想再多說什麼，甚至連回話都感到羞恥。他站起來，以目致意，就走出去了。

8

穿著衣服，像爛泥似地睡著了。

一直看著華嚴的臉，給她擦汗，到了天亮，忽然睡魔臨身，就睡著了。

一陣風吹過，主丞醒過來，竟發現朝陽已照在身上，華嚴天眞無邪地笑著。

哪裡像是在安靜休息啊……她已經換好衣服，把所有的忍者武道具擺在房間中央，自己坐在正中間。

穿著絲綢的和服及八丈絲綢內衣，汗衫的襯領還是雙重白羽絨織成。

恐怕這就是華嚴僅有的好衣服。不會穿戴，說明了她幾乎沒有機會穿。

「早安，主丞大人！已經全好了。」

「說什麼傻話！華嚴不躺下，可會出大事！」

主丞拉下臉來，想過去拖她躺下。可華嚴在他的脚下，叭啦叭拉撒了些東西，然後咯咯地笑起來。

「瞧，撒菱！這是大飛刀、小飛刀，大護頸、小護頸，大坪刀、小坪刀；那是釘燭台，還有孔明燈、隱身鎖和扒釘。這個火繩筒裡放著火繩，不會熄滅。」

華嚴像小孩子翻開玩具箱玩耍一樣，非常專心。

自從懂事以後，就沒有拿過紙做的偶人，一直在這些東西堆裡長大。

忍術和武具就是她的一切，而且深信不疑，別人也對這些東西很在意。因此，每與人相逢，都是這樣。

華嚴從火繩筒裡取出火繩，輕輕一吹，冒出小小的紅火星，火繩就着火了。

主丞跨過撒菱，向華嚴伸出雙手。

華嚴將一把手裏刀夾在手指間，裝著要扔向主丞，很激動地說：

「我投擲的手中刀是這個六方鐵環。有時也扔飛刀……」

從主丞的手裡逃出。

「看！這是水蜘蛛。我教你怎麼使用吧……猶如在水上輕快地漂過去。」

自己自由自在地玩著這些忍者武具。燒退了，傷口也好了。換上唯一的好衣服，主丞不管去哪裡，都跟著去；不管怎麼樣，都想幫點忙。

天一亮，醒過來，主丞就可能離開自己，也無法挽留他。華嚴想到這些，所以拼命地，竭盡全力地向主丞傾訴自己的種種。

主丞眼圈都紅了，抓住華嚴，用手摸摸她的額頭。

「這麼燙！不行，必須躺下！不然病重了，我可不管你！」

華嚴被這麼一盯，一下子垂頭喪氣。

「老實一點躺著！不聽話，我就把這些全扔了！」

「是……的！」華嚴被這麼一威脅，只好閉上眼睛。

9

源於昨夜之雨吧，沐浴在朝陽下，樹上的葉叢閃閃發光。

松樹葉上掉落的雨珠滴在主丞頭上。

（下了那麼大的雨，竟然沒有察覺。）

主丞想，可能是太疲累了吧。

（得打起精神……）

主丞從中之御門穿過銅御門，朝著二之丸的表玄關走去。

穿上條紋禮服，唇紋的茶綠色肩衣。這種打扮，讓女侍們大吃一驚。

「毒物品嘗人腕下主丞作爲將軍大人的代理，前來探望天英院夫人。」

主丞的聲音宏亮，有力。

二之丸大奧的寢房裡飄溢著一股發黴的潮濕氣味。

這說明這寢所長期沒有人住。主丞在入口處雙手著地。

「聽說天英院夫人不幸突然染病，腕下主丞作爲將軍代理，前來探望。」

兩個女侍捲起帘子，然後快速退出。

從屏風那邊傳來低沈又細弱的聲音。

「辛苦了！請走近一點……」

「是！」主丞應道，膝行至帘子旁邊。

「再靠近一點。大家都說你很漂亮，讓我看一下。苦於無法翻身，請上前……」

「那麼，失禮了！」

主丞站起來，跨過在唐織白地上用色線縫製鶴龜松竹的緞子被，繞到裡面。

又坐下來，雙手伏地。就在這一剎那——

被子飛舞起來，閃出一道白光。

寢床上穿出的刀對面，站著一個古怪的黑髮人。

主丞用雙手夾住刀。

黑髮人「嗚……」呻吟著。

揮去，斬過來，砍倒——這些都是新陰流空手入白刃的絕招。

一般認爲，刺過來的刀，不可能用手去奪，在任何一本絕招書裡都沒有記載。

主丞卻做到了。

「尾張的刺客，黑髮!!扮成病人，然後出其不意地襲擊，這就叫筍絹皮的招數，眞會讓人笑掉大牙！」主丞看起來很輕鬆。

「的確，是剝了棉被的套子刺穿出來，呵——」主丞低聲笑著。

忽然眼前「叭沙——」一聲，一股長長的頭髮飛舞起來，形成一個黑漩渦。

主丞不由得轉過臉去。黑髮人就等這一瞬間，翻了筋斗。

然後緊貼主丞的脊背，把自傲的長髮捲在主丞的脖子上。

用力絞緊，大聲叫喚：

「這才是眞正的絕招，主丞！筍絹皮之類，都是用來誑你的，故意讓你瞧出破綻，以便引誘你。儘管如此，你竟能奪取，這該表揚！但是，由此你用盡了氣力，無法對付其他招數，就是這個下場！你搞錯了，主丞！這黑髮裡滲進了烏頭的毒。一絞緊，拉擦一下，脖子上就會出現傷口，毒就能從那裡進去，在體內流。嘿嘿嘿……」

由於對手已經陷入自己的圈套，他在燈光下第一次露面。他那古怪又醜惡的面孔，讓人看了，忍不住毛骨悚然。比襲擊華嚴的那個人還醜。皺巴巴的皺紋裡，總算能看到一雙像眼睛的東西閃亮著，一張像嘴巴的東西裂開著。

大概是塗在頭髮上的毒造成的吧，皺紋才那麼可怕。

總歸一句話——太可怕了……

「着——」黑髮人嚎叫。

「着——着……」搖晃著頭嚎叫著，一邊絞緊主丞的脖子。

就在這時，主丞右手的刀離手，

咚！打到榻榻米的邊角。

唇寒流，翻榻榻米的絕招……

黑髮人被跳起來的榻榻米勾到了脚，不由得踉踉蹌蹌，一下子站不穩。主丞退回一步，左手一刀砍在他身上。

滋——血冒了出來，黑髮人倒下，趴在地上，往主丞身上扔去飛輪。

「好可恨呀——」

主丞一刀斬殺黑髮人。

10

吉宗大聲呼叫。

「那……那麼，天英院在哪裡！」

「御庭番正全力搜索！可能在尾張的千駄谷茶屋宅邸一帶。」

聽了主丞的回答，吉宗更是火冒三丈。

「那就給他點厲害瞧瞧！事已至此，不能放過尾張……我可是八代將軍……」

說起尾張繼友，可是相當厲害的人物，對剛當上將軍的吉宗而言，負擔過於沈重。因此，吉宗越是大聲喊叫，聽起來就像是狗在遠處狂吠似的。

（這個會是，也由我……來斬嗎？）

主丞聽到遠處一片騷亂——心灰意冷。

菜部・蠟燒豆腐之卷

1

太陽下山了，路上的行人已斷絕。

這裡，在牛込的尾張藩下宅邸，別名叫戶山山莊。宅邸內有一名園，可以與水戶的後樂園相提並論。夜漸漸深了，整個宅邸籠罩在夜暮裡。

在這景色裡，四個人影糾纏一起，其中一人背朝著圍牆，與另三人對峙。

「你們明明知道我是尾張的庄司兵衛，卻又動武？」

一個在盤問著，其他三個身穿忍者裝束的人則不答話，向他逼近。

「既是忍術，問什麼也白搭。」

兵衛沈下腰，右手按住大刀的把頭，左手大拇指已經準備好拔刀。

三個人同時襲向兵衛——兩人從左右兩邊，另一人從正面飛起，往頭頂上砍下。

眞是個一絲不亂的忍者殺法。明明知道兵衛武藝高超，卻同時攻擊他。

只要喊一聲，宅邸內的人肯定會跑出來幫忙，就可以不用打鬥。兵衛卻不這樣做，說明他有超常的自信心。

什麼時候將刀拔出——怎樣斬，再收回刀鞘？

兵衛腰邊劃出一道白光，等待改變攻守的位置時，正面和左邊的人已血花飛濺。剩下右邊那人，兵衛又恢復防衛姿勢，離刀鞘口還剩二寸左右，又收回刀鞘。

束起來的髮髻上染白，短外褂披在肩上，顯得非常瘦，猶如插上一根竹製掛衣架似的。眼窩凹陷，但目光炯炯。

人稱尾張光之兵衛，他劍術高超，少逢敵手。

精通柳生新蔭流，尚不滿足，又修學了林崎流跪坐功的秘訣，在江戶也是個屈指可數的劍客。

——總算倖存下來的那人已完全喪失了鬥志，受不住，遁逃而去了。

那人在黑夜裡逃脫，兵衛並不去追他。

「這就是傳聞中那位腕下主丞的手下？……」

光之兵衛小聲說著，全身殺氣雲消霧散。

2

江戶城內，表御台所料理之間，主丞正在給吉宗準備早餐。

山藥、香菇、蒟蒻、子葉菜、燒豆腐，都切齊了，做成素菜雜燴粥。沒放鮮魚片，恐怕吉宗會不高興，發牢騷。不過，主丞已有心理準備。

吉宗特別討厭蔬菜，最近酒量又大增。主丞考慮到這一點，才製作出這樣的菜譜。

忽然……

主丞停下手來，聽到外面傳來敬謹的聲音。

「總管大人！」

「你親眼看到光之兵衛的武藝嗎!?」

「咳！一下子就用跪坐功殺死了兩個人。」

「被殺了!?……你挑起的嗎？」

「唔……」

「我曾說，只要看到他的武功就可以了！對手可不是仗着人多就可以戰勝的！」

主丞露出責難的臉色。

「屬下惶恐！對手動作非常迅速，外號閃光。所以我就想，如果不挑戰一下，恐怕看不到他的武功……」

「……有那麼迅速嗎!?」

「咳！快得連眨眼功夫都沒有。千眞萬確，是林崎流的跪坐拔刀功……」

「嗯……」

吉宗有自己不離左右，尾張繼友身邊也有光之兵衛保護著。

「嗯！」吉宗也呻吟道：

「光之兵衛，那傢伙時時刻刻護衛在尾張繼友身邊呀！」

離天亮還有兩刻多鐘。

吉宗正在酣睡時，主丞不知道爲什麼，覺得很生氣，就把他叫醒了。

又丟失了兩條生命。

叫他們去探察光之兵衛的武功是自己……

至少得把這件事通知吉宗，那兩個人才會死得體面。

「華嚴情況怎麼樣!?」吉宗突然轉換了話題。

從主丞的眼神，可以看出他很不高興，所以吉宗想試探其內心。

「好好地埋葬那兩人吧！」吉宗討好似地說，但又想睡覺，只好憋住哈欠。

主丞不理他，閉上了眼睛

「殺掉吧！」

「……!?」

「……其他還有什麼辦法!?」

「你……你……」

吉宗一下子覺得是不是自己看錯人，聽錯話了。

殺掉尾張繼友……主丞說得很簡單，吉宗卻搞不懂他是動眞格的，還是開開玩笑，睜大眼睛打量著。但是，看樣子主丞絲毫沒有要強的意味，而是已下定了決心，非常平靜，並充滿自信。

「造……造成天下大亂，也殺嗎？」

人在看著水面時，都有一種衝動：想扔一塊小石頭，弄出小波浪。

吉宗的心境就是如此。主丞過於漫不經心地說出來，吉宗覺得很可恨，想打擊他。殺掉尾張，結果會怎麼樣？

舉兵聲討還行。可是，對方住在市谷上宅邸的深處，並且有武藝高超的人守衛著，這可怎麼殺呢！

「對方可不是輕而易舉就能斬殺的人。所以，說了半天，也沒有用處。唯一的辦法就是採取某種措施，把尾張和天英院這兩人給鎮住。你這是怎麼啦?!可不像你啊！」吉宗露出極不高興的臉色。

「您可能會被殺，父上！」

「……」

「像黑髮那樣的刺客，大概會接二連三地出現！」

「……」

「將軍大人，如果認爲這樣就可以，那我就不動了。」

「不要說這種賭氣的話。」

主丞這麼一撒手，吉宗感到心裡不安，討好地說。

「請召進新井白石大人！」

主丞又盯著吉宗，雙手伏地，眉宇間呈現出非同尋常的決心。

吉宗不由得猶豫起來。

（叫來新井白石，究竟要幹什麼？他曾在六代將軍身邊服侍過，可算是當代最富盛名的學者之一，與近衛基熙、天英院關係都很親密。他想讓這位白石幹什麼？）

主丞的臉繃得很緊。吉宗本想問他，只好作罷。

「嗯！」吉宗無奈，自己一個人點頭稱是。可是，過了一陣子，又被一種莫名其妙的想法所困惑，感到畏怯。

這一瞬間，吉宗才深深感到主丞雖然是自己的孩子，可性格和自己截然相反，反倒酷似他的母親。

（左思右想沒辦法時，就可能……這小子的母親也是那樣子。）

（這小子繼承她的血統，哪管是尾張繼友……都有可能殺掉……）

吉宗無法答話，一直盯著主丞，追憶他母親的面孔，和他對照著。

（該不會……這小子……）

突然一種疑慮浮現腦海，猶如蛇昂首一般，吉宗彷彿被澆了冷水，渾身顫抖。

（難不成……不是來幫助我，而是爲了報母仇……斬殺尾張繼友，造成天下一片騷

亂，然後把我趕下臺……難道……）

雖然否定了這種可能性，可在心內一隅，會突然假想聯翩。吉宗這種猜疑心和狹窄的器量，可以說是一種悲哀。

「父上！」

主丞可能是看透了這可憐人的內心，很罕見地叫了一聲父上。

「什…什麼?!」

「萬事——先發制人！是這樣吧？」

主丞站起來，略施一禮，快要走出去時，回過頭來——

「請您再休息一會兒！」

3

尾張繼友江戶市谷的上宅邸。

上宅邸也叫居宅邸，是大名在幕府都城期間居住的地方。

尾張上宅邸，面積六町四方，西邊鄰接市谷片町，南邊沿著合羽坂。

天都快亮了，繼友還沒有睡，一邊喝酒，一邊和人稱光之兵衛的庄司兵衛，兩人單

獨進行秘密會談。

身材高大健壯，可是急性子，脾氣暴躁。

從好的方面來說，勇猛，喜愛武藝。這一點和吉宗正好相反。

「伊賀人來襲擊我，想必是試探我的實力吧！打敗我，那再好不過；即使失敗了，也可以了解到我的劍術如何。」

「也就是說，吉宗轉過來進攻我們了。」

繼友瞪大眼睛，火冒三丈，青筋暴露。

「與其說是吉宗，確切地說，是腕下主丞下的命令吧！」

兵衛一邊給繼友倒酒，一邊回答。這時，他已下定決心。

只要命令一下，不管什麼時候，他都會去斬殺八代將軍吉宗。這或可說是對主君的忠誠；更正確的說法是，作爲一個劍客，曉得順逆與上下之道，就掌握了大義。

爲何如此？因爲他深信不疑，由於吉宗繼承八代將軍職位，才造成上下之道倒轉，產生了騷亂。

對兵衛來說，八代將軍的職位應該由繼友繼承才合乎情理，才是人世間的常道。

「要是黑髮沒有失敗，除掉腕下主丞，就會使吉宗孤立起來。」

「以天英院夫人的名義行事，不管怎麼說，我想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所以，已經思緒紛繁，不知如何着手?!」

「……請等一下！」

「什麼?!」

「請天英院夫人到牛込的戶山御下宅邸，讓主丞動不了手。大人您也應該看看對方的態度，再考慮下一步該怎麼做?!我想這才是上策。到時吉宗大人和主丞肯定會有所動靜。兵法上說，人動生虛。」

「嗯……」

「您不用擔心！我兵衛用生命和劍保護您。主丞那傢伙，我一定殺了他！」

「吉宗會不會公開行動……」

「這不可能。我們這裡有天英院夫人在呢！假如吉宗竟然公開和六代將軍的正室對著幹，那就會造成天下大亂。對吉宗來說，他不敢連天皇都得罪。」

「暗地裡！歸根結柢，必然會從暗處攻擊？」

「正如您所說，主丞在暗裡採取什麼樣的手段，很值得研究。至今都是我們挑動起來……如果對方主動挑衅，我們反而可以乘虛而入。首先是促使主丞離開吉宗大人的身

邊。一旦他走出城外……」

光之兵衛那雙沈靜的眼睛漲滿了銳利的寒光。

殺氣——

「到那時候……」

4

新井白石感到很惱火，因爲吉宗以十萬火急爲由，把自己召進來。可是，已經等了半刻多鐘，他還不露面。

御座之間連一個人影都沒有，而午後六時的鐘聲已快敲響。

自己要坐的地方，卻放著一個首級匣似的東西，眞有點莫名其妙。

而且白石坐在下座，那東西正好放在他的正前方，彷彿是他帶來的。

又過了半刻鐘。白石的怒氣已顯露出來。

（是不是先叫自己看這匣子裡面的東西!?）

白石忍不住，手伸了出去。

（哪一個混蛋，竟敢做這種孩子氣的遊戲！）

白石掀開蓋子，看了一下裡面——

他仰起身。

「哇——」嚇了一跳，全身毛骨悚然。

眞殘酷！

黑髮人的首級仰望着虛空。

唔——哇——

以剛毅名世的白石也不由得大喊了一聲。

「迫於無奈，將首級托付。看了以後，立刻做一場佛事，好好埋葬他。」

不知什麼時候出現了一個女侍，面朝著白石，雙手深深地伏在地上。

這個女侍頭髮打成く字形，身穿淺黃縐綢質地，花樣鮮艷的窄袖襯衣，繫著一條黑緞子衣帶，完全是御三之間結格式。

瞠目望著那纖纖美姿，聽到的竟是乾陽之聲，白石大驚失色。

「初次拜見尊顏。在下是毒物品嘗人兼御庭番總管腕下主丞典親。現因故扮成女子，請多見諒。」

白石已經發不出聲來。

「這顆首級是隱藏在天英院夫人的病床後面，在我作爲將軍代理前去探望時，刺殺在下的尾張刺客，黑髮人。」

事態過於嚴重，白石不得不閉上眼睛，調整呼吸，額頭上冒出汗珠。

咚……

鐘聲響了，已是午後六時。

5

唧唧……

六角紙燈的火快燒盡了，發出唧唧聲，彷彿蟲在振翅搏動。夜深人靜。

新井白石的白髮在這昏暗裡更顯得白了。

師從木下順庵學習朱子學，在順庵推舉下，當上六代將軍家宣甲府時代的儒臣。自那時以後，白石和間部詮房、月光院一起，都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人物。

身爲幕臣之際，剃的當然是半月形髮；今已下野，剃一種儒學者較盛行的總髮，他那粗硬的白髮，看起來像一種叫幸齋的假髮。

臉大大的，溜肩，細長的脖子，十足學者的模樣。

平常眼角細長，目光炯炯，可是剛才的驚愕，使他瞪大眼睛，直盯著主丞，惶惑得不敢眨一下。

主丞把首級匣的蓋子蓋上，繼續說：

「將軍大人大發雷霆，很氣憤地說：既然如此，只好舉兵聲討尾張。事態非常緊迫，這樣下去，會有什麼結果？我想，新井白石先生估計得到！」

主丞稱呼先生的口吻，語氣帶有強調意味。白石被主丞這麼稱了一聲先生，總算清醒過來，隨即怒氣湧上心頭。

六十歲，年富力強，雖說是由於將軍換代而下野，可是想起來，還有許多事情沒做完。如果可以，希望重回幕府，大幹一番。就在這當兒，卻被一個約與自己的孫子同齡的年輕人用首級給嚇住了，猶如事態的一端也有自己的責任似地追問。

而且，這個毒物品嘗人竟然是用男扮女裝接見自己。

「你是說，我和尾州公有所牽連？」

好不容易壓住怒氣，兇巴巴地回看了主丞。不過，主丞妖艷、裊娜的身姿打扮眞讓人懷疑，他眞的是男人嗎？不小心，會被他所迷惑。

（他爲什麼男扮女裝!?）對這個疑問，主丞不問自答。

「現在，天英院夫人隱藏在尾張家下宅邸的戶山山莊。她可能沒有這種隱藏躲閉的意願。可是，尾張的家臣層層護衛著，準備應戰，這是事實。因此，想請您帶我去天英院夫人的居所。我想，獲得近衛家，尤其是天英院夫人深深信賴的先生，不管護衛多麼嚴密，也是可以見到的。屆時我打算以這種打扮與您同去，就不用改變我的身分了。」

——白石的一項業績就是把公家風格（天皇家）採用在幕府的禮儀、服裝上。

近來，白石仰承近衛基熙的指示，獲得了他的信任。

天英院是基熙的女兒。尾州與紀州爭立誰爲八代將軍之際，和月光院等發生爭執，她還是很關懷白石，擔心讓他受到牽連。

「作爲當今聞名的毒物品嘗人，又是將軍之代理，堂堂正正地去見天英院夫人，不是很好嗎！想來依靠我這樣一個儒者，恐怕是找錯人了吧！」

「先生以仁政爲宗旨，把獨裁政治改變成了文治。難道您想把自己辛苦達成的功業化爲泡影？您是要我率軍隊攻進尾張下宅邸嗎！」

「……」

「追根溯源，六代將軍家宣大人執政之初，廢除了生類憐之令，進行了大赦，釋放了八萬多個罪犯。這些政策，先生都在背後大力支持。先生您推崇人的生命之寶貴，看

到有人挑起戰火，使天下陷入戰亂，會置之不管嗎？」

讓一個男扮女裝的年輕人如此追問，答不出一言半句，白石只有沈默以對，卻無異於承認主丞所言。

「帶您去見天英院夫人，然後打算怎麼辦!?」

「讓她看六代將軍的遺書，請她回城內二之丸。因爲遺書上清清楚楚寫著，立紀州的吉宗爲八代將軍。」

一直老實聽著的白石聽到這裡，第一次大聲喊叫起來：

「別胡言亂語！這不可能！我親耳聽六代將軍說，萬一七代將軍有什麼不幸，屆時大家共謀，不要造成騷亂。因此，天英院夫人與月光院夫人相爭時，我未從中插嘴。但是，現在天下大勢趨向紀州，再爭下去，沒有任何益處——我甚至這樣進諫過天英院夫人。如今說起來，我當時其實希望推出尾張大人。可作爲一個學者，感到天命、時運都傾向於吉宗大人……僅此而已。」

白石一口氣說完，緊盯著主丞。

「如果有那種遺書，當時就不可能發生爭鬥了。」

——主丞從懷裡取出那封遺書，緩緩地展示在白石眼前。

白石湊過身子，一字一句，仔細凝視著。

「嗯！的……的確是家宣大人親筆……這花押也……竟然有這……這種事？」

片刻間，周圍鴉雀無聲。

……

白石感到十分沮喪，心中一片混亂。

六代將軍家宣深愛月光院，爲什麼當時月光院沒有將遺書公布呢？

（王牌沒有使出來，那再好不過了。更何況，那若是月光院強逼著他寫的……儘管如此，她或許想試一試自己的力量吧！）

白石現在對這個男扮女裝的年輕人感到畏怯了。

他不得不屈服於這個傳聞中是吉宗之親生子的年輕人敏銳的判斷力和強硬的說服力。但是，不知爲什麼，他不但沒有感到不快，反而被主丞所吸引住了。

「您讓她看完遺書後，打算怎麼辦？」

「丈夫的意思，爲人妻子者理應遵行。頂撞吉宗大人，就是背叛丈夫的遺言。我想這樣對她說，叫她往後不要與尾張有任何牽連。」

「……我陪您一道去。」

看著白石的白髮，主丞聯想到貓頭花。

該是開花季節了吧?!貓頭花對止血很有效，是一種珍貴的草藥。現在白石爲了阻擋流血事件的發生，正要帶我往見天英院。眞不愧是當代第一的儒學者，所以才像貓頭花啊——想到這兒，主丞不由得感到好笑。

6

道上一挺駕籠。

坐在裡面的是白石，扮成女裝的主丞像是隨行的女侍一樣，走在駕籠旁邊。駕籠裡輕咳了一聲，然後，主丞聽到了說話聲。

「死爲何物，品嘗大人?」

俄頃，主丞才回答：

「我想，就像頭頂上那蒼白的月亮。」

「哦?!爲什麼?」

「看起來美麗、柔和，又給人一種哀傷的感覺。」

「對！死既非重，亦非輕，無法計量，可以說，就像月亮一樣。在下認爲，死是生

的影子。也就是說，只有在月光照耀下，才知道有影子，生之光照耀下，才知道死爲何物！」

「您是希望天英院夫人逃過一死吧！只要把那影子給她看就可以，是吧?!」

「但願如此。」

「不過，她也可能選擇死這條路。」

「她是很高傲的人，這是我最擔心的一點！請您一定盡力幫忙……」

白石說到這兒，聲音嘶啞了。

白石言下之意是，天英院正因爲是決心捨命一搏，才離開二之丸，跑到尾張的下宅邸。因此，要從那裡把她帶回來，幾乎不可能。

但願不會看到她的屍骸運出。思及此，眞是心爲之痛啊！

遠處鐘聲鳴響。

嗡——

主丞不知如何回答，只好靜聆鐘聲。

那傳過來的聲音竟像是——「怨……」——眞是諷刺。

在戶山山莊護衛的大部分尾張藩士都認識白石。而且正如所料，馬上有人爲主丞那艷麗的姿色驚呆了，當下沒有一人詢問他的身分。

兩人平安無事地進入大宅。

天英院身穿雙白緞子，刺有大朵牡丹的鮮艷禮服，悠然自得地走了出來。到現在還公然炫耀著將軍御台所（將軍夫人）的風格。

剪髮成髻，與往日祈禱六代將軍的冥福，供養佛事的打扮相差甚遠。

知道來訪的是白石，可能有點不在意，化粧化得特別濃。雖然已是四十五、六歲的人，看起來卻像是只有三十出頭。

未曾生子，又是朝廷出身，萬事都很穩著。正因爲如此，才沒想到她竟然會爲了將軍寶座，展開一場熾烈的爭奪戰。

「好久不見了，白石大人！」

天英院笑容滿面地向匍匐於地的白石打招呼，並掃了扮成女裝的主丞一眼。

「天英院夫人貴體安康，不勝喜悅之至。」

「像您這樣的才俊之士，卻閒置於民間，現在的世道眞可厭啊！所以，我才遷移到

這裡。是帶來何等佳事，以解我無謂之懷嗎？如此夜間，匆忙趕來，眞是令人驚喜啊！」

「眞……這……」

白石說不出話來，一瞥旁邊的主丞。這使天英院感到很奇怪？她又一次仔細打量著主丞。

主丞就是等待這時候的到來，一下子抬起頭來。

「在下是此次將軍大人親自下令，擔任毒物品嘗人的腕下主丞。」

天英院的眼睛如染霞靄，迷迷茫茫，彷彿看著遠處，對眼前所發生的事似乎無法置信的樣子。

「請天英院夫人認識一下。」

「這……這人就是……腕下主丞嗎？」

白石額頭上冒出汗珠，低著頭忍耐著。爲了避免流血，這是無可奈何的。

過了一會兒，天英院瞪著白石。

「白石大人，這是怎麼回事？您竟然把我視爲敵方之人的軍師，讓他扮成女裝，帶到我面前來……這是怎麼啦?!」

主丞一下子站起來，彎起左臂，把右手拿著的遺書放在上面，直接遞給天英院。

「這是六代將軍的遺書，月光院夫人親手交給我，說是一定要請天英院夫人過目。還有，爲了證明這遺書是六代將軍的眞蹟，我硬把白石先生拉過來！」

「眞…眞的是……」

白石深深地低下頭，開口道：

「的的確確，是六代將軍的眞蹟。」

「這…這……」天英院手伸出去接，直打哆嗦。

她展卷而讀，眼裡瞬時充滿哀傷。

「月光院唯命是從，難道無論如何得寫這樣的東西……」

天英院說不下去，主丞接著繼續說：

「大概是六代將軍非常喜歡月光院夫人和他們的兒子，未來的七代將軍吧！」

「你也是男人吧?!竟然說一些女人說不出口的話來……眞是和吉宗一樣冷酷！是不是吉宗叫你傳話——不要違抗遺書?!」

「是的。天英院夫人是六代將軍的正室，這是理所當然的。請您回二之丸。」

「哈哈哈……哈哈哈！」天英院氣憤得狂笑起來。

「難得你化裝成女子來說服我！假若我把這遺書撕毀，然後大聲喊人來殺你，你要怎麼辦?!」

「隨您的便！不過，附加說明一下：男人扮成女人，來到女性的住處，理由只有一個。橫豎怎麼說，都是因爲仰慕您。」

「仰……慕……」

「是的。假若殺了我，就等於殺了一個仰慕您而潛入的男人。如此一來，天英院夫人恐怕會成爲天下人的笑柄吧！」

「唔……你男扮女裝，還有那種意味在……眞是可怕的男人啊！」

「不！其實是因不想對天英院夫人動手，才扮成女裝來訪。這才是我的初衷。」主丞溫柔地笑著，繼續說下去：

「我比較喜歡隨緣開出的花。比起爭奇鬥艷，競相開放的花，那些不願讓人看，開在不顯眼的地方……」

「的確，正如你所說，或許我應該成爲隨緣開出的花比較好吧……但是……你慢了一步。你來之前，我已命令庄司兵衛。」

有了動靜。

主丞慢慢地轉過身去，看見伏身於遠處下座的光之兵衛。

兵衛輕緩地站起身來……

大刀換到左手……

7

在光之兵衛面前，扮成女裝的主丞顯得弱不禁風。

近庭院中央，主丞和兵衛對峙著。

這戶山山莊有二十多幢單獨的房間，每一幢都各自有景致不同的庭院。踏石小徑在樹林中蜿蜒曲折，沿著小徑，擺設了凳子、燈籠、洗手盆……

越往裡面，越幽靜。四處隱約可看到細小的水流，以及旁邊長滿青苔的石子。這種庭院對決鬥人形成一種制約。

主丞用鮮紅色的帶子掖起衣服下襬，手握著從天英院那裡借來的大小兩把刀，與兵衛對峙著。

兩人相隔兩間……

兵衛跨出一步，把間隔縮到一間半，站定。左手已推開鞘口，右手在刀柄上游移。

這是林崎流跪坐功的一種——恭候式。

自己不主動進攻，專等對方衝進來，然後一刀兩斷——必殺絕技。

主丞見兵衛逼近至一間半，他又退到兩間的距離。

這種跪坐功眞正的意義是，在對手的劍刺到自己之前將對手斬殺，故而取看清對手極限之距離。

精通此道的人，一般是比起三寸，更注重一寸，比起一寸，更注重五分。這與切肉斷骨同理。因此，間隔一間半，就意味著身子多伸出一寸，有可能被斬或斬殺對方。

主丞又向後退了半間。

這樣一進一退，甚爲緊張的場面，天英院看得非常難受，就把手插進胸帶。

（主丞閣下快被砍殺了！）

當然，她不願見保護她的兵衛被砍殺，可她也決不想讓主丞死去。

「噢噢！」不由得發出嘆息聲。

主丞往後退，就快碰上籬笆。再往後就是茶堂的牆壁了。

白石與女侍們都嚇呆了。

兵衛又跨出一步。現在已進入一間半內。他張開右腳尖，等待主丞進攻，以便同時砍殺過去。

兵衛的跪坐功，觀者只能看到一道白光一閃而過。這就是人們稱他爲光之兵衛的由來。這劍客現在正等待制勝的好時機。

臉上毫無表情，眼睛一動不動，似乎沒把主丞當成人似的。

主丞想著：（這種時候，竟睜著一對死人的眼珠子！）

（這不是生人的眼睛，是一種已經斬殺了幾十幾百人，變成死生眼的眼睛……）

又跨出半步，兵衛再次把距離縮短了。

但是，主丞同樣等待著。一直屏住氣息，等待外面刮進風來。

（爲什麼不來呢?!快點來！）主丞焦急起來。

這裡是尾張的下宅邸，天英院是客人身分。在客人面前，正要展開一場決鬥，警戒安全的人卻不見蹤影。

（爲什麼？是還沒發覺嗎？或是已全部委托兵衛了。若是這樣，萬事休矣！）

主丞又想——不會！肯定不會完全托付給兵衛的。

兵衛來時，肯定不知道我在這裡。

突然，終於……

遠處傳來一片嘈雜聲。

（不能再等了！）

嘈雜聲逐漸接近了。

「噢！」「耶！」「在庭院！」

有幾個人衝進庭院。

主丞終於起身來。

既不是砍殺過去，也不是踩進去，而是踩在一塊石頭上跳起來。

與此同時，兩把刀往下面扔去。

其中一把劃出一道白光，被擋落地上。

主丞在兵衛的背後著地，確認並沒有聽到拔刀聲，就把屏住的氣息吐出來。

呼……

在場的人看到，兵衛的刀沒有收進刀鞘，下垂著。

兵衛的腦頂上插著主丞那把短刀。

「啊——」天英院大喊，不由得雙手捂住臉。

「唔……竟然會扔……而且兩把都……」

兵衛呻吟了一下，慢慢地倒下去。

跳起來的同時扔出兩把刀，這是兵衛沒有料到的。更重要的是，兵衛不得不背向庭院外面，這才是他失敗的原因。

外面的動靜，突然使他一下子分了心。

主丞等待的就是兵衛氣動的這一瞬間。

「一把或許可以擋得住！可是，兩把同時扔出，你就難以招架。我扔一把到你臉上，另一把扔到頭部。扔向頭部，你就很難看到。更何況，你得注意背後的動靜。」

這麼詳細地加以說明，大概是對敗者的一種憐恤吧！

「漂……漂亮……」這是兵衛的最後一言。

「根本不算漂亮。因爲我很早以前就開始考慮怎樣才能打敗你，請原諒……」

主丞向兵衛吐露了眞言，深深地合起掌來。天英院看到這兒，感到通體舒暢。

警衛人亂哄哄地圍住主丞。天英院情不自禁地下了命令，連自己都感到意外。

「庄司兵衛被殺，這是公平決鬥的結果。如果大家把這個人包圍起來斬殺，那我就會丟人現眼了。」

天英院的命令聲響徹四方，警衛人馬上散開了。

8

這天深夜，天英院乘坐駕籠，離開了戶山山莊，朝江戶城而去。

駕籠旁，扮成女裝的主丞跟隨著。

走了約莫一町（一〇九米）左右，女待和隨行人員突然驚悚止步。

黑夜裡不覺間出現了一幫忍者打扮的御庭番人圍住了駕籠，前後左右護衛著。

更讓人驚詫的是，主丞搖身一變……

摘掉假髮，脫掉和服……

一邊走著……

沒有減緩腳步，就把腰帶解開了。

脫畢，穿上御庭番交給他的衣服，又回到平時的打扮。綁起那些大大小小的帶子，也就那麼一瞬間，猶如回頭看一下戶山山莊的工夫一般。

肩衣的唇紋標誌在月光照耀下，顯得格外鮮艷。

主丞屈一膝，打開駕籠的拉門。

天英院連拎在服前的鞋履都忘了穿，茫然地看著他。

「已經到了，天英院夫人。」

「……」

「進城吧！將軍大人正等著呢！」

「……什麼時候脫掉女裝?!你是使用搖身一變的戲法嗎？」

主丞扶著天英院的右手，請她下轎。

天英院下了轎，抬頭看著他，高興地微微一笑。

「噢！哈哈哈——」

「……？」

「我想，衣冠、束帶都很適合您！表衣的話，深紫色會特別顯眼！」

「深紫色的位袍是首席親王大人穿的。您這麼說，不勝感激。」

主丞對朝廷的習慣都很精通。天英院聽到這兒，心滿意足地點了點頭。

9

吉宗來到中奧・中之間的門口迎接天英院。

「您可來了，天英院夫人！這邊請！」

他滿臉笑容，引著天英院到中之間上段。果眞是殷切款待。

主丞察覺到往後就沒有自己的份了，忍住了苦笑。

膚淺又圓滑——主丞深感厭煩的吉宗就在眼前。

中之間上段正面的牆壁上掛著畫滿貘的畫卷。

畫的下面，吉宗和天英院相對而坐。

「初次相見，卻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在哪裡，至少見過一次……」

「您這麼一說，我也有同感。不過，確實是第一次見到您。」

聽吉宗這麼一說，非常高興，天眞地笑了。

「我全然不覺得是第一次見到您，就像是迎來了一位十多年的知己。而且姿色越發艷潤，漂亮，眞是名不虛傳！」

「噢——哈哈哈！」天英院咯咯地笑。

純眞、無憂無慮、開朗而萬事穩重，眞不愧是朝廷的大家閨秀。這樣的天英院，難怪尾張也擺布得毫不費力啊！由此，連天英院都被捲入政爭的漩渦之中。

主丞感到憂慮。對恭維之言說得肉麻兮兮的吉宗也感到憂心忡忡。

吉宗朝天英院伸出了右手。

「請把手伸出來，右手。」

「嗯?!」

「南蠻之地有一種習慣，右手和右手握在一起，雙方的不愉快就會付之東流。這叫作——握手。」

他看著主丞。

「是吧，主丞？」逮到機會，就徵求主丞的認同。

「是的！」主丞只好如此回答。

吉宗緊緊握著天英院的右手，神情得意極了。

看準時機，主丞開了口：

「敢問天英院夫人，指使刺客黑髮前來刺殺將軍大人的是尾張繼友大人吧！」

天英院的肩膀抖了一下。

「請不要擔心，天英院夫人！剛才我們已握手盟誓，把所有的恩怨付之東流了。不過，這個問題請您回答。沒有天英院夫人的證言，就無法討伐尾張繼友大人。」

「你說什……什麼!?討伐尾張家！」

「在下並無此意。我與繼友大人可以私下解決。如果是出自上意，可能造成天下大亂，倘若是我以個人立場前去，尾張家就可以把他當成病死。此外別無他法。」

主丞沈靜地繼續說下去，猶如事不干己。

「繼友大人今後還會不斷派遣刺客前來，因此我們不能置之不理，只好做出這樣的決定。希望能得到天英院夫人的證言。請……」

主丞雙手伏地，直看著天英院。

（果然有這樣的決心……）天英院躊躇了。

（可是，一個被父親拋棄的人怎麼會爲他的父親下如此大的決心？倘若傳言屬實，他眞是吉宗拋棄的兒子……）

天英院又看了吉宗一眼。

吉宗似乎什麼都未察覺。天英院單刀直入地跟他說：

「八代將軍大人，您的公子眞可怕啊！」

「好像是那樣！」吉宗滿不在乎地回答着，然後繼續說——

「這孩子經常對我說：不要成爲幕府的人；人的幸福不在於權力寶座上。當上紀州

藩主已落入不幸之淵，卻要向上爬，去求更慘的不幸……不要這樣——如果由此而連累了我，我就會墮落於猶如沙子那樣乾燥、缺乏愛情的地獄。我和母親都被您拋棄。這還不算，還想利用我嗎？君側之奸……我要是就此在您身邊做什麼事，世人都會唾棄我。所有責任都在我身上，您卻一直平安無事。我換來的是更加心灰意冷。他這樣說……」

吉宗一口氣說完，稍作歇息，像是在找下面要說的話；忽然大笑出聲：

「哇哈哈哈！哈哈哈!!有句話叫不孝順父母，可我是不孝順孩子。哇哈哈哈！哈哈哈!!儘管如此，我當上了將軍，這小子也到了我身邊，不幸的權力之爭展開了。這樣一來，這小子就說要去斬殺尾張。哇哈哈哈……」

吉宗張口大笑，眼角淌出一掬之淚。天英院看到這兒，深受感動了。

可是，主丞卻沒有看到。

「主丞大人。」

天英院叫着主丞。

「是！」

「你認爲這是作爲兒子應盡的職責嗎!?」

天英院想要確認，因而用嚴厲的語氣追問下去：

「純粹是爲父親效力，或者因爲自己也想坐上權力寶座。」

「……不！這是我所深愛的亡母臨終的托付。她留下遺言，命我一旦有事，一定要保護我父親。」

主丞言及母親時，眼神柔軟又溫和。這種眼神，天英院第一次看見。

「母親對父親知道得一清二楚，恐怕連今天的事都早已預測到。即便如此，她卻深愛着父親；甚至被他拋棄時，還留下遺言，要保護他。母親眞是個傻瓜！遵守母親遺言的我也是個大傻瓜！她那愚直之處就植基於愛情。您能了解嗎？」

「六代將軍爲七代將軍寫下的遺書，我總算知道他心裡所想的。」

過了一會兒，天英院斷然說道：

「派出刺客黑髮的是——尾張的繼友大人。」

10

外表看起來，和一般的武家宅邸有所不同。

這幢宅邸是歇山式建築，巨大的黑松枝葉茂密，甚至可以讓人避雨。

夕陽從寬敞的前庭照射進來，把紅顏色的格子門和柱子襯映得更加暗淡，彰顯了這幢房屋的古老和格調。

大門朝西，設計上頗像傍晚迎着夕陽出發，夜間行旅住宿的地方。

處於四谷北伊賀町的這幢宅邸，現在，駐守庭院的人逐漸聚集過來。

召集他們的是這幢房屋的主人——腕下主丞。

華嚴剛醒過來，迷迷糊糊，知覺倏然清明，全身隨即深深感受到外面緊張的氣氛。

（大廳裡聚集了許多人。戰爭開始了嗎!?）

「主丞大人！」情不自禁地喊出聲來，連她自己也吃了一驚，跳了起來。

「啊嗚!!」胸部一陣疼痛，一下子喘不過氣來。即將痊癒的傷口裂開了，血流了出來，感到兩個乳房間有一股熱血流淌着。

「主丞大人，您在哪裡？」

聚集在大廳裡的人超過一百。

大廳裡沒有一絲燈光，夜眼銳利的忍者全部在黑暗中一動不動地凝視着主丞。這種情景眞是不同尋常。

主丞的聲音宏亮，大廳裡的每一個角落都能清晰地聽到。

「我現在要去尾張宅邸，斬殺繼友大人。」

護衛庭院的人鴉雀無聲，都嚇呆了。

「大家隨我一起去。我還活着，你們就千萬不可動手。但是，若是我的生命之燭燃盡，請不要離開，殺掉繼友大人。」

主丞的說話聲充滿着不後退的決心。大家不敢提出異議，保持沈默。

「好吧——」

「不……不——」突然，尚年幼的少女尖叫聲衝破了黑夜。

「不！請讓我一起去！和主丞大人一起去！」

大廳入口處，華嚴那張微顯蒼白的小圓臉明亮極了，搖搖擺擺地走過來。

「大家一定要保護好主丞大人。眼睜睜看着咱們的主人被殺，算什麼忍者！主丞大人竟然也說出那麼感傷的話……」

華嚴過於激動，說話聲突然中斷。

主丞打了個手勢，命令大家退出，然後走向華嚴。

「華嚴！怎麼可以到這種地方來?!不是說好，你要老實地躺着嗎？」

「不！我一定要和主丞大人一起去。」

「不聽話，可饒不了你，華嚴！」

「不——不——」

「眞是個拗孩子！那麼跳一下看看。如果能跳一點點，我就帶你去。」

華嚴像往常一樣，把體重傾在脚尖，伸開雙手想跳，卻一下子倒在主丞的懷裡。

「瞧，跳不動吧！」

「……」

「跳不動的兔子會怎麼樣？要嘛被獵人抓去，要嘛成了老鷹的餌食。帶這樣的兔子去，連我都會有危險。若是我爲了華嚴被殺，沒關係嗎？」

「……」

「好好去躺下！」

「我……不是兔子!!」

「……」

主丞想，也許這是今生最後一別。可能華嚴也是這麼想，才如此頑固不讓。

受了重傷的身子已經換了忍者裝束，而且穿上了鎖帷子（帶鎖鏈的護身衣）。

那種決心，主丞也深受感動。

（帶去嗎？……）

主丞忽然笑開來。華嚴一見，畏怯的表情消失了，臉上露出了期待的表情。

「好，一起去。但是，一定要和大家一起，待在背後。」

華嚴一下子目光炯炯。

主丞舉起手來，叫手下人準備華嚴乘坐的轎子，然後又叮囑一遍：

「你得信守約束唷，華嚴！」

「是！」華嚴很有精神地回答。

11

位在市谷的尾張上宅邸，戒備森嚴。

夜深人靜，警戒的陣勢更加周密，正門和後門都燃起篝火，牆上、樹上都掛着燈籠，明亮一如白晝，守衛人手上槍的槍頭閃閃發光。

整個宅邸的面積達六町四方，從正門進來，馬上就是一條斜坡路，有一町多長，然後又是一個大斜坡下去。

爬坡時，胸部幾乎觸及。所以稱作胸突坂，也稱作合羽坂。

坡道左右兩旁也掛上燈火，能夠照到爬坡上來的人。

讓人驚訝的是，有幾個守衛手拿着火槍。

尾張繼友站在宅邸正大門的舖板上，看着躺在門板上兵衛的屍體，說不出話來。

那不敢置信的驚疑和憤怒，使他緊握着拳頭，發起抖來。

「那…那傢伙……斬殺了兵衛？是腕下主丞……」

繼友額頭上青筋暴露，大動肝火，說不下去了。

「聽說是一場尋常的決鬪。」

一個老臣接着他的話說。

「把天英院夫人帶走，就無計可施了。而且，假如天英院投靠對方，這可是一件大事，有可能會派人前來討伐。」

「混…混……混蛋!!」繼友厚唇裡吐出一大口唾沫，同時大喝一聲，把舖板踩得咚咚作響。

「剛當上八代將軍的吉宗難道有這膽量?!倒要看他敢不敢派人來，造成天下大亂！他這傢伙，只能忍耐着，守護着。剛當上的將軍，直參們也不可能聽他的。即使想舉兵，可一聽到是我，就沒有人敢挺身而出。」

因爲他氣勢洶洶，大家都不敢做聲。過了一會兒，剛才那個老臣怯生生地稟報道：

「說不定，品毒人主丞……會前來……」

「……」繼友沈默了，掩飾不了對斬殺光之兵衛的人的畏怯。

（有這種可能……既然能殺掉兵衛，他的武藝可不容小看。）

就在這時候，手下進來報告。

作爲奸細，潛伏在江戶城附近的甲賀人由近侍陪伴，走到舖板前跪下。

「報告！」近侍的聲音也充滿着緊迫感：

「聽說腕下主丞已經出城了。」

「眞的嗎？」繼友尖叫起來。甲賀人抬起頭來回答：

「只他一個人，再過半個時辰就到坡下。」

「什麼!?一個人？手下的那些庭番呢!?」

「未見他們的蹤影！」

繼友沈默了一陣子，然後瞪大眼睛，下了命令：

「好!!既是如此，我們就前去迎擊。挑一些武藝高超的人，讓他們在坡上等候着。火槍交由雇用來的浪人負責射擊!!」

（這是一種驚人的信心。考慮到往後的事，終究打算以個人的主意下決定嗎?!）

12

站在坡下的主丞，在油燈的光照射下，第一次暴露在坡上的繼友等人眼前。

身穿純白緞子襯衣和窄袖便服，衣帶袴裙也是白色的，白繻子的布襪，只有腰帶有一點帶稜紋的茶色。

披上短外褂，手沒有穿過去。從這種裝束，可看出他是下了很大的決心而來。

「初次拜見尾張大人。我是此次被召進城的品毒人腕下主丞！」

主丞在坡下大聲喊着。

繼友在坡的正上面，坐在兩盞燈籠中間的凳子上，俯視着主丞。旁邊有十二名武藝高超的藩士，還有三個浪人持火槍守護着。

「你就是主丞……」

繼友回話。主丞那麼妖艷的裝束，讓他不勝驚訝。

「你來幹什麼！」

「坡道，眞可謂是意義深遠……人總想站在坡上，看着從坡下爬上去的人。不過，坡下是單純的豆腐，而坡上卻猶如蠟燒豆腐一樣……」

「你說什麼……!?」

「這，待會兒就會讓您知道……我想要您的命……」

主丞把短外褂舞在空中，拔出刀來，一口氣衝上坡去，恰似白妖精刮起一陣風，沿着斜面畫一道光一樣。

「殺！殺過去！報兵衛的仇，猶如切肉絲一樣，剁碎他！」

拿着槍的六人，左右各三人飛奔而下。

衝到坡的半途過一點點，六人從左右舉起盾牌，朝主丞扔過去。

主丞沿着坡上去，輕易躲過盾牌，爲了一口氣結果那六個人，騰飛而起。

在這種斜坡上向下衝，那六個人很難使槍。

主丞乘虛，快速砍殺過去。兩人的膝蓋被砍，三人的身子遭擊，剩下的那人腰部被斜著削開，全都滾下坡，又爬起來。

「下來的人身體前傾，脚站不穩，對爬上去的人有利。」

主丞撿起一支槍，繼續跑上去。

後陣的六個人扔掉槍，拔出刀來。其中一人喊道：

「衝下去繞過他，再回衝上來，加以斬殺。」

但是，這六人已經不能再往下踏出一步了。

主丞停了下來，對準這六人，舉起槍揮舞，在他們脚下一陣揮砍。

從下面往上刺的槍威力倍加，三個人倒下，一人被扔上來的矛刺穿大腿，剩下兩人被主丞的刀砍了膝蓋。

「開……開火！開火！開火!!」

繼友驚慌失措，大聲叫喊。三個浪人半蹲着，把火槍口對準主丞。

「打死他!!」

砰——砰——砰——

凄冽的火槍聲衝破夜氣，主丞把身體緊貼在坡道半途。

片刻後，火槍聲停了。

一瞬間，彷彿一股旋風吹過似的，白影跳起，往坡上衝過。

「身體伏在坡上，嘴唇幾乎觸地，緊貼斜坡，從上面就打不到。」

繼友嚇得癱軟，想動都動不了。在他的正前方，主丞長身玉立。

哈呼—哈呼……上氣不接下氣，以刀爲杖。

「這就是唇寒流唇坂的戰術。」

「我…我……」

爲數衆多的藩士左來右往，迫於主丞就在繼友身邊，動不了手。

「豆腐本身沒有什麼味道。不過，經過烹調，滋味就變化多端。繼友大人，您喜歡吃塗上麻油，用微火焙燒的蠟燒豆腐嗎？站在坡下的人猶如單純的豆腐，可以隨心所欲地往上爬。站在坡上的人，猶如蠟燒豆腐，已經做好了，就無法利用斜坡了。」

主丞調整了呼吸，以穩靜的口氣繼續說着：

「繼友大人，我剛才生搬硬套，把斜坡比作豆腐。不過，讓我深感悲哀的是，豆腐就是豆腐，原料都一樣。可爲什麼同樣是豆腐，卻要相爭呢？」

沒等主丞說完，繼友又叫喚起來：

「無……無禮的混蛋！藩士們，斬了他！殺了他！碎屍萬段!!」

主丞臉上哀傷浮現。

倘若繼友能稍稍聽勸，說不定就不用斬殺了……

可是……斬吧！

「忽——」刮來一陣風，血濺到主丞的白衣，染紅了。

〈上卷 終〉

（本書計分 上、中、下三卷）

〔後　書〕

日本男人的美學，就是時代劇

小池一夫

主丞出生於紀州擔任「毒味唇役（毒物品嘗人）」（譯註：在食物尚未獻給主君食用前，負責先行試嘗，以驗證是否有毒的人員）的武士之家。由於經常從事試毒的工作，舌上的功夫就勝過了武藝。在別人眼中，他試毒的技藝堪稱天下第一，往往忽視了他用刀的本領（日本人稱爲「腕」），認爲他的本領不入流。所以，主丞自稱「腕下」。

主丞從小就開始一點點地嘗毒，練就一身百毒不侵的功夫。他的青春期想必過得極爲悲慘而辛酸。這也是主丞之所以會「心灰意冷」的理由之一。

本作品與《帶子狼》同爲我的代表作。主丞一角由田村正和先生飾演，在電視上演出，獲得觀衆熱烈的回響。之後，以Ｐａｒｔ Ⅰ、Ｐａｒｔ Ⅱ的形式，幾度搬上舞台。

主演者田村先生在舞台上的表現可圈可點，他整個人已經溶入戲劇的情境之中，徹底地詮釋出主丞的哀愁與痛苦。那種哀愁並不存在於他的外觀容貌上，幾乎可以說已經沁入了肌膚。田村先生洋溢著一股優雅的氣質，將主丞那種淒美的「內心乾渴」表露無遺。武士的美學就在這裡！

有時，我會想去比叡山（譯註：位於東京的東北方）。律院的內海師是我非常崇拜的師父，他是已經完成「千日回峰行」（譯註：在比叡山每天繞山一周，一千日後結束的修行方式）的高僧。

「說是來看我，倒不如說是被這裡的年糕小豆湯吸引過來吧?!」高僧笑呵呵地說。

年糕小豆湯當然是在我做完早晚課之後，才能品嘗得到。儘管我打坐的時間頂多能維持四十分鐘，那一天的早課卻足足超過了六十分鐘。雖然我嘴巴跟著和尚誦經，下半身卻已經沒有什麼感覺了。

做完早課，我無法立即站起身來。就在這時，內海師拿起供品中的一個大蘋果，向我扔了過來……

在我用雙手穩穩接住來勢凶猛的蘋果那一剎那，整個身體向右傾倒。實在是沒辦法，因爲我的下半身比較消瘦。我拚命掙扎，想爬起來，卻又跌了個四腳朝天。

因此，我按照自己的想法思考，決定不勉強自己，就這樣讓自己倒下去，緊緊地捧著蘋果。這才是合乎自然的姿勢。做不到的事，再怎麼勉強都沒用。想要快快樂樂地度過人生，就必須隨順自然。或許我已稍稍領悟到內海師所要告訴我的道理了……

「千日回峰」——對我來講，實在難如登天。正因爲如此，我才會覺得內海師的身影和心情完全符合男子的美學觀。如果我對他這麼說，說不定會挨他罵。更進一步，我若是說內海師簡直就是古代武士活生生的投影，不知道會有什麼樣的下場……？

現在時代劇越來越少了，能夠使人感受到男子之美學的領域越來越狹窄。可是，能夠體現日本四季瑰麗多姿之風貌的卻是——時代劇。

男子的美學就在這裡。所以，我喜歡律院，喜歡時代劇。

我這麼寫，下次可能會霹哩啪啦，同時飛來兩個蘋果……到那時，究竟是往哪邊倒才合乎自然呢？兩隻手各拿一個蘋果，到底是倒向右邊好呢？還是倒向左邊？

〔隨　想〕

《心灰意冷》搬上舞台

舞台美術家　隨筆作家
妹尾河童

當《心灰意冷》這本小說決定搬上舞台，找我擔任舞台美術設計時，我著實猶豫了一陣子。

因爲我認爲，目前時代劇的舞台裝置並無法呈現出小池一夫先生原作中乾淨俐落的節奏感，也無法表現出由田村正和先生所扮演的腕下主丞那種自然散發出來的嚴峻而妖艷的魅力。

以一般時代劇的情況來講，舞台可以相當具體地呈現出各個場景。比方說，「江戶城內，溜間和奧書院」這個場景，由於已經考證過那個時代的建築物內部，在隔間方面可以做到上層房間與下層房間，這種主從關係明顯的區隔。可是，如果將《心灰意冷》這齣戲搬上舞台，舞台布景的轉換速度根本追不上劇情的展開。

舞台的脚本是從江戶城的場景展開的。自「城中的書院」，馬上轉移至下一個場景——「狂風呼嘯，掠過傍晚的草原」，接著是「林木挺拔的森林」。腕下主丞穿過草原，緩緩地漫步於森林之中。他已經斬殺了八個從暗處出現的敵人，那是有如電光石火一般，剎那間發生的事。

接著，主丞將身子一沈，向後攻出一招回馬槍，將從樹後奔出的大覺坊劈成兩半。而下一個場景，就來到江戶城內將軍府邸大奧的走廊上。

諸如此類，若是想以以往的方法，表現一個接一個的場景轉換，會很費時間，使戲劇的表演中斷。

因此，我琢磨著，是不是可以設計出一個超越過去時代劇的窠臼，能夠迅速變化的舞台美術？可是，我認爲，爲了加快舞台布景的轉換，並非將布景加以簡略化就可以，而是必須創造出更具有象徵性的舞台，這樣才能突顯出原作的節奏和田村正和這位演員的魅力。

不過，這不是光憑一個舞台美術家的判斷就能決定的事。因此，在工作人員的會議中，我就提出我個人的看法和目標。

我的計畫是將整個舞台，亦即從舞台的最深處，到接近觀衆席的部分搭成樓梯；而且把舞台全部漆成黑色，做成箱子的形狀。

換句話說，除了燈光照射到的地方之外，全部的場景都籠罩在黑暗之中。我希望在某些場景中，能夠利用逆光的效果，讓站立於暗處的腕下主丞的身影浮現出來，就像剪影畫一般。

這個提案對普通的演員來講，根本不可能實現。但我覺得，在講究舞台之美的田村正和先生表演下，絕對可以藉由《心灰意冷》這齣戲，創造出情景交融、新穎別緻的舞台。這個乍見之下有欠考慮的舞台美術企劃，居然獲得所有演出者的一致通過，就連飾演腕下主丞的田村正和先生也大表贊同。

演出者對我說：「以前表演時代劇的舞台是寬度較長，無法進行縱深的表演。但這次的表演，連舞台深處都大量用到，就讓我們來進行縱深的表演吧！」

我也考慮到舞台的變化是否能像變魔術一樣，使場景的轉換從江戶城的城壁，剎那間化成傍晚時分的草原。

聽我這麼一說，正和先生以京都口音笑著說：

「那樣做倒是挺有趣的。不過，場景一個接一個迅速轉換，演員必須一下子上樓，一下子下樓，未免太累了吧！」

當時，《心灰意冷》這齣舞台劇演出非常成功，不久之後又推出了ｐａｒｔ Ⅱ。

我想，讀過《心灰意冷》原作的人再來觀賞這齣舞台劇，多半會覺得很滿意。

原作是備受讚譽的作品，很難在舞台上呈現。不過，竟然能向其挑戰，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心灰意冷／小池一夫著；康明仁譯.
--初版. --臺北市：林鬱文化,1999-
[民88-] 冊； 公分
譯自：乾　候
ISBN 957-9593-84-1(上卷：平裝)

861.57　　88002065

心灰意冷(上)　　NT$160

小池一夫／著
康明仁／譯

1999年4月／初版

〈代理商〉
錦德圖書事業有限公司
板橋市中山路二段291-10號7F之3
電話・02-2956-6521＊傳眞・02-2956-6503

〈出版者〉
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4881號
〔編輯部〕台北市〈文山區〉萬安街21巷11號3F
TEL(02)2230-0545＊郵撥・1670488-6
〔總管理處〕台北縣深坑鄉萬順寮106號4 F
☎(02)2664-2511＊FAX(02)2662-4655
〔網址〕http://www.linyu.com.tw
〔E-mail〕linyu@linyu.com.tw

●本公司產品權益依法保障，非經同意不得轉載、改編、複製●

法律顧問　蕭雄淋律師　Printed in Talwan　ISBN 957-9593-84-1

原書名：乾　候(上)
著者：小池一夫　原出版社：小池書院
KAWAIT SOUROU (I) by KOIKE Kazuo
Copyright©1996 by KOIKE Kazuo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OIKE SHOIN, Tokyo
through ORION LITERARY AGENCY/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山田風太郎 傑作忍法帖

★魔界轉生（全四冊） NT$640

紙門打開了……

兩位女子站在那裡，而且是一絲不掛的裸女——在擺放兩側的燭台燈火的映照下，好像螢火蟲似的，身上散發出青色的光輝……兩個人都美得教人差點忘了呼吸……

——這就是《魔界轉生》一書中的描述。在日本，有許許多多的作家都寫過關於忍者的小說，然而，山田風太郎的忍法帖系列，卻是大家一致公認的「經典之作」！

★柳生忍法帖（全四冊） NT$640

鏡頭由一串串雙手被反綁的長長的囚犯隊伍開始展開……

在被押解往刑場處決的前一刻，主事者竟殘忍地逼迫他們死前還得親眼目睹弱小妻女當面被斬殺的「人間慘劇」，血不只匯成地上的血海，血也從男人的眼眶中汩汩淌流……

★忍法忠臣藏（全一冊） NT$200